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仙屏書屋初集文錄

黃爵滋著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仙屏書屋初集

文錄

道光戊申

秋鐫



自序

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文亦物也尙書序疏
曰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
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旣書有法
因號曰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雖然書之道
尊文之道衍書之義嚴文之義肆作文者動曰
著書僭也六籍曰書文之常也百家曰文書之
變也以言乎變亦云久矣善言變者莫如揚子
虞夏渾渾商書灑灑周書噩噩上下千古數語

何月言月
盡之孔孟之書兼包上代不以文論蘇氏評孟
邱氏評論僭莫大焉若夫六經四子而外其文
可得而言周秦之文變爲兩漢兩漢之文變爲
魏晉魏晉之文變爲齊梁齊梁之文變爲唐宋
八家八家而外則無文焉注疏語錄釋經明義
附書而行亦不以文例也文無定體求其一是
此言雖近厥旨惟允六朝而後駢散乃分作者
斤斤侈言家數不思文以足言言以足志百變
一宗曾何畦畛或曰有韻謂文無韻謂筆辨體

則似求要則非予材疏殖淺媿負所學猥以鄙
陋謬竊時望但應求之真亦有本來妍醜之實
豈能自掩輒徇兒輩之請略而存之姑示生平
未嘗有所託譔亦不欲使人假名耳既存而告
之曰文之爲物在唐宋而變益通洎元明而變
亦窮雖然變窮於文不窮於道以言乎文則自
皇古以歷三代其變已甚以言乎道則自秦漢
以迄於今其不變猶是故曰修辭立誠不誠無
物爾曹但無妄作可也道光戊申仲秋宜黃黃

爵滋書

仙屏書屋初集文錄總目

卷一 賦七首

卷二 論四首 連珠二十二首

卷三 序三首

卷四 序八首

卷五 序十四首

卷六 序二首

卷七 序二十首

卷八 序二十二首

卷九 序五十四首

卷十 記十一首

卷十一 跋三首 書後二首 書二首

牋二首 啓一首 雜著五首

卷十二 傳六首 誄三首

卷十三 墓表四首

卷十四 碑文二首

卷十五 墓誌八首

卷十六 墓誌五首

右集因執友中索觀者眾秩林等遂請於
家大人先行校刻計十六卷文二百十首
自所撰海防圖二卷表一卷曾經呈進未
付剞劂奏疏摺子三十卷除明發者編入
年記外如所選

國朝各名家詩十集均有序文題辭尙未
竣事故不彙入援初集詩例也至課試賦
論各體唐宋以來有編存正集者大人前
已付錄尙欲刪輯故不彙入亦如詩例又

壽文一體元明人始入文集大人將擇其
有關係者編存後錄尺牘一體大人多隨
手應付或以口占授嚮不具草比讀執友
集中有附見者而篋中實無存錄故此亦
不彙入云道光戊申仲秋男秩林謹識

仙屏書屋初集文錄卷之一

宜黃黃爵滋德成著

賦

登五老峯賦

柔兆困敦之歲壯月及元
躋余舟於星渚兮徒
宮亭之上偏見五老之
翠嶽兮若連臂儼立而
倚天關躍奮迅而思邁
兮假飛雲於癯禪遇噴
霧之交集兮天冥冥而
晝閉孤磬闕響於山隙
兮流泉寂其失咽巖飈
振木洞澑澑兮迴若嘯

何其驚人。也石骨嶢嶢森毛髮兮陰翳鬱乎其
生寒也虎踞踰於藜莽兮猿躑躅於層巔鷓鴣
悲號於深樹蒼鷹厲叫於雲端望重險以猛跂
惟耳目之悉捐初發步於山麓兮臨歧路而怵
怵呼樵客以導先兮振飛策而遐征羊腸之磴
曲曲折折厥級可拾湖鏡前開海縣後閤澗乎
含鄱之口淩濤破礮長波浹渌魚龍戲沫漫延
嚆囊混塊北而無垠兮未及半而已廣挹石蹠
履以礫礫兮天風吹而颼颼陟崢嶸披荒榛兮

跨嶽巖之穹覆偉前客之矯捷兮窮攀追於飛
雌嗟後者之勢窘兮日曛曛而若瞶恃爾志之
克定兮振爾力之不仆余茲參往於其間兮默
神馳而精驟循緩步以漸進兮差不先而不後
躋九折而未旣神儼乎其若思藉纖草以暫契
翫飛泉以爲怡山中之果朱實離離大若彈丸
猴糧所遺采之盈掬可以療飢乃抵萬松之坪
長茅蔽天窈窈冥冥人不得見徑不得行颯颯
灑灑但聞風聲令人惶然而惑悚然而驚麝麇

鼯鼠縱縱莘莘氣不敢息若遇於神峩峩僧寮
出於峭壁山田十畝太古所闢種粟之僧襤褸
短褊歌以迎客天機洋溢九屏黓霽陽烏西沒
寒蟲萬號啁啁啁僧房蕭條假以容膝於是
此山之靈夜來告夢飄伯前驅雲童引鞞冠承
露之軼塵兮纓飛翮之影影躡金華之文鳥兮
衣流霞之羽袍目炯炯而若珠兮神超超而自
豪乃授余以古松之圖蒼蒼鬱鬱虬龍蟠屈蜿
蟠縱橫不可殫形始而望之若乘風雨而下天

漢轉而察之若駕煙濤而遊汗漫須臾之間神
旺色壯兀然已醒不知真妄起視山雲黯何黦
黦秋氣交作天雨將至余乃默禱於定光之佛
願假精靈以遂奇志也於是飛步升彼巔屹足
不及竚如鳥舒翰翩翩然蹺蹺然以造乎廬山
之巔坐絕頂之磐石兮若騎箕尾而結跏趺揮
余袂於九天兮撫列宿而摩挲挽銀潢之耿耿
兮迴濯髮於懸波以杖斂石臨風而歌歌曰登
茲五老兮徜徉把臂長嘯兮凌天閭海鶴兮翺

翔俯茫茫兮大荒狂歌未已沈霾四開赤輪丹
珥炯炯燒燒照曜天臺佛光漸起煜煜燐燐遂
徧九垓俯列嶂若兒孫小江湖如楛勺山與水
其無涯惟一氣之所磅礴接洪厓於空中兮禮
應真於青林贈靈芝之翕葩兮惠醜醜使其樹
儼遺世而獨立兮曾何紫元景曜之足倫懷太
白之棲息兮盟丹崖與翠壑及頭白而未歸兮
徒雲巢之寂寞惟符載之宏達兮謝韋劉之使
幕乞百萬於襄陽兮踐買山之夙約慕楊衡之

隱處兮遺詩名於海嶽羨凝之之掛冠兮眇清
曠而獨樂寄吾身於宇宙兮思解脫乎塵縛嗟
眾生之攘攘兮冥道心而罔覺於是窮覽既畢
命侶聿歸道歡亭愒嶽祠稽秩祀睹興廢發豪
情馳冥思相與大笑揖五老而退亂曰巍巍廬
山七千餘丈出南斗兮眩釐崩劣穹窿巘岫無
其偶兮狂風起波揚瀾左蠡帶長江兮洪淋浩
泔瀕洞無際浮青蒼兮盤吳跨楚巖壑迴薄邈
遐矚兮晴嵐曖翠千態萬狀彌山谷兮乘我以

雲於焉逍遙絕垓埃兮大千一髮瞬息百返吾
誰偕兮

龍潭觀瀑布賦

何胚胎之奇特兮闢混沌於太初山以靜鎮水
以動噓偉茲山之第一匯二瀑於一隅米顛題
峽而遠訪道明建臺而獨居朝辭五老兮夕抵
開先鑪峯律峯而照日劍嶺崔嵬而倚天鶴鳴
嶠峻而百仞漢陽峯峒而千盤崖碑封於夕靄
蔚涵漱乎寒煙塔籠花而半露徑菴竹而可穿

余乃別四客於祇林縱孤往於層麓巖樹側而
挂肩石苔平而滑足風颯颯而來耳雲泱泱而
入目影乍沈而更浮勢欲斷而仍續於時啼鳥
無聲陰雷在谷隱隱訇訇縱縱撼撼交引卻會
熊經虎伏搯左澗與右山激天輪而轟地軸遂
目駭而耳迴精搖動乎峽曲窈兮而徠儵兮而
逞奇怪飄忽不可佛仿源九天之混混兮勢建
瓴而掀做沫潼潼而高厲兮浩洶洶以澆盪白
霧泱泱而引起兮若不知其幾千萬丈猿狖狌

而將下兮龍冥冥而欲上丹崖翠壁若有人兮
迴長嘯而欵悅股戰脅息魂之悸兮紅藤綠玉
之不可杖須臾若發蒙兮乃氣旺而神煢余昔
夢遊茲境兮度飛橋於天河把玉蕖之煒燁兮
狃銀闕之嵯峨下漱齒於厲石兮上濯髮於懸
波灑煩胸之纖璫散大宅之沈疴拓靈襟於海
嶽懷曜質於羲娥遂乃羈騫仙都逍遙物性跨
赤鯁而長歌籥白鸞而朗詠藉斯水以爲紳假
斯潭而作鏡比雁蕩而非倫較天台而已負壯

哉大觀於今在斯喜真面之可識知靈源之不
迷汲石泉而煑茗拾松枝以爲炊鐘聲振於蘿
壁榭檀馥於桂旗參妙偈於苦筍鬯名談於淡
藿嗤樂天其已陋奚取夫徐凝之惡詩

唐荔園賦

碧海之曲古稱荔灣樹蚘膠而橫道石犖确而
臨關人坐曹子墩側船艤鄭公隄間十步分亭
半弓接榭翡翠穿檐鴛鴦窺廈水松石竹之橋
荷碧蕉紅之舍主人以虬珠命圃公子以唐荔

題園昌華之舊苑已廢司空之名跡重論在唐
正而漢僞實伯輕而王軒將使藥洲遜美花田
斂魂追風雅於寂滅發草木之溫磨於時千株
結臺萬樹成幄夾鏡虹延環洲霞絡壓帽朱鮮
堆盤紫渥九轉之丹旣凝一品之紅迺卓斯則
何陳何藍惟斯果之足耽何唐何漢惟斯園之
足翫月滿如潮賓盈似雁念人事之盛衰感星
物之移換僕自西江偶遊南海薰風散炎火雲
蒸彩猶得起曲江於九原質斯文於千載

烏逐鴉賦

有鴉集舍南樹上羣烏逐之北去越日復至逐
益力且啄且喧復若擊之南去者家人觀其狀
甚悉時辛卯孟冬小雪也因爲賦之其辭曰
有獫者烏兮遊於仁氣載勤爾哺兮昌爾族類
朝飛而啄兮晡歸而惕樂羣處眾兮曾無或異
天寒欲霰兮慘慘其雲雀集於廩兮噤不得喧
胡鴉之伺兮於樹之垣鷲鳥喪威兮嗟若彼昏
烏曰爾鴉匪羣伊獨爾將東之廬其兮鴛鴦不

爾居將南之禱過兮瞿如不爾宿將西之濩水
兮鳩渠不爾能將北之北囂兮驚鷗不爾服爾
之不爾容兮云何集兮茲木壹者之來兮我畏
爾詭爾之再來兮胡弗爾鞠爾若怙終兮必加
爾誅天網恢恢兮焉往而逋主人聞而嘆曰瑤
光之精散爲陽鳥占曰孚號去疾惟肇我無仁
德化彼狂鴟次莫如猛爾鳥則慈安得全樹芘
爾棲止寒暑啞啞百愠一喜

逐魔賦

予吾軀以中處兮紛吾形之擾擾吾仁不能以
包荒兮吾智不能以矚藐吾不能內屏其嗜欲
兮又不能聽命於著琰之睽兆彼魑魅魍魎之
出沒無狀兮幻而爲金童玉女之夭姣乍牽車
於莊馘兮倏沈舟於浩漭指豨苓而爲昌陽兮
號濁醪而爲清醪化白雲而爲蒼狗兮易芳蘭
而爲臭鮑或如飢蚊之潛嗜兮或如跳蟲之肆
齧或如飛蠅之營帽兮或如蟣蝨之藏衽摶之
而無蹤擒之而益慄聞之而已聳視之而若眇

吾肉不能以奪其甘兮吾血不能以斬其飽又
其甚者磨獐獢之牙厲鷹鷂之爪吾將逃之中
山兮彼則爲狼將溷跡野人兮彼則爲螭將拒
之深泉兮彼且爲鱷將投之叢林兮彼且爲猊
獸不我食兮彼爲俚而挑之人不爾卽兮彼爲
蜮而撓之吁嗟兮爾能噬吾之膚兮亦旣以窮
其巧我能鉅爾之肝兮亦將以洞吾瞭吾將持
昆吾之刀兮斬鬼車之九頭又將奮列缺而揮
霹靂兮誅爾於回惑之區沈冥之表使山夔川

魑匿其形影兮妖狐惴伏而不敢狡亂曰毋謂
天高爾則矯兮毋謂地厚爾則躋兮爾之骨肉
厭其燒兮爾之毒痛亦已燎兮日月曠兮風雲
掉兮爾之不來吾何絞兮各安其居毋猶諄兮

鳳頭鳥賦

艾子得一鳥置几案間名曰鳳頭予觀其狀未
聞其聲感而賦之以示艾子其辭曰

彼拚飛之好鳥兮宜託處於山林胡飲啄於九
逵兮罹網羅之森森將以博歡賞於遊冶兮夫

豈懷乎好音縱稻梁之不乏兮嗟匪樂於予心
獨茲鳥之何來兮獲佳士之清鑑峙頭角之戢
戢兮振毛羽之粲粲窗月覩明檐霜避嚴雖牢
籠之已迫非塵昏之所侵謝主人之惠愛兮肯
貽訕於默瘖悲世人之不察兮忘多言之謏謏
庶埃時而頡頏兮迴陽春之緒風

爆竹賦

天門開兮曠閭六街塵兮未漲隱市鬩之人聲
亂時栖之曉唱百子駢填千頭膈膊火吐獅轟

星搖鳳霍光翻電激響雜車流或竦竿而競振
或落架而低投雖高下之在手終奮迅而自由
足使窮魔褫魄夢魘喪精室神爲之爽悅春陽
爲之發生非遊戲之是尙庶豐年之同情

男秩

林模架

謹校

--	--	--	--	--	--	--	--	--	--

仙屏書屋初集文錄卷之二

宜黃黃爵滋德成著

論 連珠

漢宋學術定論論

古今之儒有異乎曰無異也古今之學有異乎
曰無異也然則何獨於漢宋人而異之也夫學
以孔氏爲宗者也三代以前惟黃老之學與孔
氏異兩漢而後惟釋氏之學與孔氏異然老氏
之學曰靜其病在一無字釋氏之學亦曰靜其

病在一空字學者猶以其靜之一語與孔氏合
欲使反有而歸實况漢宋學者皆孔氏之徒孔
氏之學定則漢宋之學定矣韓子曰莫爲之前
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漢儒去聖未遠
實事求是時明則獻之於上世紊則守之於下
宋儒因之由訓詁以明解說由解說以窺制作
由制作以剖理義由理義以通性道無漢儒之
訓詁則宋儒之性道無由而發無宋儒之性道
則漢儒之訓詁無由而歸是漢儒孔氏之功臣

而宋儒又漢儒之功臣也然則其何以異之也
曰今之爲漢學者巧託於漢而非漢儒有用之
學之有待於宋儒也今之爲宋學者僞託於宋
而非宋儒有用之學之克承於漢儒也託於漢
以攻於宋託於宋以攻於漢愈巧愈窒愈僞愈
浮於是著書滿家而會無一字之有益於今臚
仕畢生而會無一事之有合乎古是則較老釋
空無之學而患又甚焉而猶曰吾漢學也吾宋
學也嗚呼異矣

知縣論

今之爲縣官者皆士也士皆自其縣來也其縣之官有善政乎士必曰善有不善政乎士必曰不善此士之天良也一旦易士爲官則將取嚮爲士時所善於其縣之官者而法之所不善於其縣之官者而戒之則官之天良也而往往不能者何也理欲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今夫一官之利孰與夫一縣之利一官之害孰與夫一縣之害然則害一官以利一縣爲之可也况

乎其未必害也然則利一官以害一縣不爲可也况乎其未必利也故知縣者患不知耳知其有必興之利有必除之害雖明日去之今日行之可也雖然欲明利害先辨理欲理欲分而善惡判矣夫縣官者民之父母也天下有愛子之父母無傷子之父母今或嫉之若仇敵或慢之若奴隸或刈之若菅蒯或躪之若禽獸強而傷之以至於殘懦而傷之以至於忍激而傷之以至於裂翫而傷之以至於潰於是又昌其蠹以

傷其生又肆其毒以傷其元甚則傷其善類以
絕其口傷其愚氓以隕其心嗚呼今日之官昔
日之士也昔者惟望其縣之官之有一善也今
不思其亦有望之者乎昔者惟恐其縣之官之
有一不善也今不思其亦有恐之者乎是故局
外常明局中常闇自視則昧對觀則昭是故今
日之官仍取昔日爲士時所善於其縣之官者
而法之且思其所以善者則過半矣其不善者
戒之而思其所以不善者則又過半矣是故勤

思則理通理通則欲絕欲絕則智生智生則勇
出勇出則事行事行則政立或曰今之爲縣官
者有大難焉伺候上司是已夫一縣官也上之
有府有道又上之有臬有藩又上之有督有撫
其征利者無論已或勤事而以爲紛擾或廢事
而以爲安靜催科緝私聊以塞責諱災諱盜不
得不爾甚或假處分之公私以市其威福藉缺
分之肥瘠以售其報施豈非奔走之不遑避就
之無策歟雖然此可以難庸吏不可以難能吏

可以難能吏不可以難良吏良吏曰吾得罪於
上司可也吾得罪於百姓不可也吾得罪百姓
而見好於上司不可也吾得罪於百姓而歸咎
於上司尤不可也吾自矢吾天良而已然則爲
上司者舍天良又烏能以別善惡明黜陟哉

弭盜論

古無所謂弭盜也周官司徒之掌有曰除盜賊
特荒政之一端耳比長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
奇裘則相及後世本之以爲保甲蓋有弭盜之

實而無弭盜之名然則言弭盜者其本末蓋可
辨矣今夫盜之所由來也天使之乎人使之乎
旱乾水溢饑饉薦臻老稚棄溝壑少壯轉四方
强者狼噬豺吞弱者狗偷鼠竊鮮不曰天使之
矣雖然平日無仁義之教無勤儉之養無知感
之恩無知畏之法其氣足以上干天和其事足
以上觸天怒盜之來也非天使之乃天欲誅之
也天欲誅之官反縱之於是良民見官之不可
訴也則相與隱忍之奸民知官之不能理也則

相與把持之而盜不可弭矣武健之吏出而承之嚴刑酷法勢可稍戢然而習俗刁敝元氣虧喪及其去也而嘯聚如故讐殺且益甚而盜愈不可弭矣然則弭之將如何夫聖人防民於未然恐民之無教也則隆士以率之恐民之無養也則重農以勸之恐民之無感也則賞必信恐民之無畏也則罰必明誠本周官之法參酌行之實而不浮真而不僞小民本無爲盜之心何至有爲盜之事故弭盜者在無形不在有形或

曰保甲果爲弭盜乎曰保甲非爲弭盜也然保甲行則無盜盜失其所恃也保甲廢則有盜盜得其所藏也夫所謂廢者非廢其名廢其實也無教無養而相受之實廢無賞無罰而相及之實又廢其始以良容莠有民有盜其終以莠挾良有盜無民嗚呼天使之乎人使之乎

實行保甲論

保甲之廢其實也久矣何以言之保甲行則無盜有盜是保甲之未行也夫保甲之不行有二

一則卑污之吏利其生事若保甲行則淑慝分明何由施其貪墨之術一則暗弱之吏倖其無事若保甲行則利弊昭著何由遂其安逸之私於是或託爲經費不敷之說或剋爲道理難齊之論以國家之實政付州縣之虛文幸而無盜則謂此何嘗用著保甲不幸而有盜則反謂保甲爲不足恃而不知其實未嘗行也夫忌菑而惡艾而曰非艾所能爲疾蟻而惡梳而曰非梳所能爲有是理乎夫保甲一定之法然或因時

通變或隨地制宜前人論之備矣總歸於有便民而無擾民耳夫天下法貴其相通而政貴其相輔今州縣之政有上之督撫者有上之布政司者有上之按察司者督撫似專治兵布政司似專治糧按察司似專治案然州縣之考成則必由藩臬會同以達於督撫則誠有其相通之法而不可不權其相輔之政故保甲於弭盜爲近專責固在臬司然以之治地則民皆樂輸將何必以催科爲能事以之治戎則民皆知義勇

何必以募兵爲急務故欲考州縣之成莫先保
甲庶乎其不敢以虛應也至其行之在民則必
相及之實不廢然後民有所畏今或有盜舉報
者旣無賞盜必曰爾何樂而不爲我諱也不舉
者亦無罰盜又曰爾何畏而不爲我諱也且官
先爲我諱之矣卽不諱終不及爾此所謂廢其
實也

訓士連珠二十二首

瀘谿置縣纔二百三十餘載僅四隅一

十六都而風氣各殊前後互異其咎豈盡由于弟其責更何論蚩氓夫俊秀者鄉閭所仰望也父師者子弟所則倣也父師而不能爲法於子弟凡蹈邪奸正之事何不可行子弟而不能取法於父師凡背禮滅義之爲何所不至嗚呼此俗之所以日偷也爵滋三載司鐸一長無見竊願行培直桂志蒔芳蘭遠則嗣聲不乏前賢近則接踵非無老輩俾後

進盡儲庠序之彥武士亦化詩書之氣
偶申各義粗舉大端固陋迂疎蓋亦不
恤焉爾

蓋聞禾垂秋露而穉必向根葛蔭春風而葉猶
庇本是以厚於性者卽稱彥於儒林薄於倫者
徒有覲於文苑

蓋聞鷗皇範戴履之德故百羽皆祥炎駒中規
矩之行故羣蹄悉瑞是以顧奉爲士會稽有志
節之興趙德作師潮邑有文章之慕

蓋聞繩墨嫻於獲人舍之則廢弓矢調於飛衛遺焉詎聞是以遵明六年不徙唐遷之舍承宮八歲早畱子盛之門

蓋聞傅野初興首納數半之誨曲臺作記特傳相長之文是以煎鱖魚蛙能屬無厭之腹耕道獵德自獲有常之年

蓋聞藥石旣精則昏憤者必啓規矩旣飭則偏錯者必遵是以父兄不先司馬重教者之責師儒不拒宗元幸曲士之成

蓋聞物不自掩其瑕則攻琢可及器不自滿其量則挹注可施是以謙若之衷勿薄今而愛古歆然之視在取友而親師

蓋聞操鑪錘者不能廢橐籥之器習陶埴者不能遺埏埴之模是以續之擅精奧之名三義能曉士明得要言之法九事須臾

蓋聞辨色以火熄火則黑白俱淆昭形以鏡掩鏡則妍媸立蔽是以獨誦之號孔休源之博聞通覽之才劉知幾之早慧

蓋聞作室雖勤棄基必戒析薪旣力負荷維艱
是以克家用譽乃異守錢之虜令名思善何慙
詒穀之孫

蓋聞荆棘在門勿拔則根株必蔓塵盆在器匪
滌則滓穢曷除是以惡人之齊上帝可事君子
所惡下流不居

蓋聞託辨色於離朱徒嗤其瞶附審音於師曠
莫治其聾是以孟氏所垂特著爲師之患苟家
所述曾無疣贅之功

蓋聞木不能就繩者則巧匠弗庸金不能受範者則良冶是棄是以欺予笑韓亦可知其志荒讀書嘲邊亦可知其業廢

蓋聞以土曰型雖樸而不可廢在竹曰範雖質而不可違是以輕薄老成君子之所必戒毀謗先輩昔人之所深非

蓋聞狗以瘕而見逐能遂其狂羊以觸而受羸定傷其罔是以子淵不校冀自新之有機伯夷不念幸舊惡之不長

蓋聞蛙有給廩之榮而鞠焚可懼鳩有居巢之樂而芹膾可悲是以損人非所以益己假公詎便於營私

蓋聞羽族雖無知尙有銜環之性鱗蟲雖異類尙有懷珠之誠是以翳桑重倒戟之拒老人深結草之情

蓋聞造物所忌者名爲人謀所忌則愈危俗士所爭者利扞法以爲爭則倍覆是以知命者不涉於薰心行險者終至於失足

蓋聞石有不奪之堅故功成砥礪水有不厭之淡故味協清涼是以小慧羣居尼父著終日之戒會文輔義延之論交道之長

蓋聞魚有含沙莫救射影之毒鳥有滴血能致焚巢之憂是以志士慎必擇之術君子戒不臧之謀

蓋聞設筭者善自潛而鬼怵其險發機者巧自伏而神忌其痛是以銷骨之情雖詭肆其陰訐藏頭之計宜默鑒於冥誅

蓋聞川澤有納汙之實山藪有藏疾之量是以揚善可法大知以式中庸稱惡必惡至聖以昭懲創

蓋聞金輝於山非由自炫珠媚於水實本深藏是以長才雖憂於伏櫪利器何患於處囊

男秩

懋謹核

仙屏書屋初集文錄卷之三

宜黃黃爵滋德成著

序

恭擬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起至
十二月三十日止

起居注前序

欽惟

皇上位符出震

統協乘乾

聖人之道服萬民道斯爲大

天子之光被四表光乃稱重

抱蜀廟堂樂無聲而禮無體

開模宇宙言有物而行有恆當

瑞鼎可觴之年正

垂衣而治之日

臣

等香分芸館榮廁蘭臺備左

右史之所司

鳳闈載簡奉春秋書以取法

螭陛簪毫仰依

繼序之休近識

勤思之實伏見我

皇上躬承帝器

尊奉天經

儲徽肇寶籙之膺默符

穹眷

副德備彝章之寵顯荷

宸慈逮

龍馭之遽升聿

鴻圖之祇紹慟依

行蹕雪涕

遺弓痛處倚廬傷心含玉持三年之古制泣告

臣民

八月初四日

循百日之舊章奉由

祖

考

八月十日 奉

梓宮而擗踊無算

輦慎大昇詣

廬殿而毀瘠有加

禮隆上食

諭封疆大吏竭誠毋尚儀文

八月初二日

示蒙古諸王遵制悉停叩謁

八月初六日

玉食罷方物之貢

宣諭維嚴

八月初十日

珠邱需治飾之加監修是飭

八月初十日

欽承

先志戒科派或累閭閻

八月初六日

哀感民情念愛

戴如同考妣

八月初六日

昭茲

休德備迺

上儀惟

聖體元爰定建元之典惟

皇錫極用循登極之文八月二五雲耀圖三光

騰寶寰海則膏施疊沛頒

舊典實賁

新綸藩封則體恤彌周奉

遺詔即臨

恩旨九月初二日

德稽聖神文武

徽稱而龍玉鐫華

八月初六日

道參博厚高明

崇祀而

鳳旂肅駕

十一月十二日

詒謀倍虔夫追頌

八月十六日

懿美竝重厥顯揚

八月十六日

朔虹渚電樞之符遙

攄

舜慕

八月初八日

進龍挾雲從之冊恪凜

初集文錄三

堯趨八月初加號則均表尊崇八月二晉封則

彌申敬禮八月二十五日

璇闈視膳先勞步掖之儀

寶冊騰輝備著音徽之實

德彰正位舉

皇儷之褒封九月十三日

祥表倪天奉

慈庭之懿旨十二月初四日

敷聯華之愛錫爵頻膺七月二十九日

倦同氣之懷追稱不後八月二日展祀許親夫

殿陛羨思共遂瞻依十一月十三日拜

賜僅行於宮廷

敬長宜區禮節十月二日凡此

推恩之厚皆由

錫類之宏丕顯丕承事本敬

天而法

祖實心實政道在知人以安民謹必祀於

園邱寅陳圭璧孚明禋於

太室申薦蕭薌秋汎靜洪澤之瀾情深敬慰月

初六日東注順黃河之道禮答虔誠十二月十七日

恩施錄搶護之功十一月初四日

鼓勵紀遄行之績八月初十日鳩工已蕝亟籌善後

之宜十二月二十八日雁集方多因施代賑之策九月十二日

日商力之輸減百萬八月初八日埽工之征緩二年

八月二十九日興挑濬於先期九月十日給土方之例價

八月初十日開壩慎河防之局難縱刁民十月初六日修

關利漕運之程期遵定限八月初十日聲明例禁無

非紓國計以衛民生

八月初十日

添用正途亦惟資

治人以行治法

十月二日

武陟備大工之用敷帑

項而捐例必停

九月二日

疆臣荷

累世之恩

諭密保而官方共飭

九月二日

甄猥雜於流品銓

衡未便遽更

十月三日

核清白於身家官籍奚容

或濫

十二月十三日

竊名器者必放不徒斥大吏之卑

庸

十一月十四日

玷仕途者必除匪獨罷當官之闕

冗

十一月十三日

行走給微員之精益求精奉公

十一月十二日

日十六章京造子弟之材毋關防弊十月二日為公

罪為私罪科條當判若列眉二十一日或動支或

借支捐攤須確有款目十一月初六日振作以期成效

遴員多破格之

恩十一月初七日審辦惟在秉公劾吏屏遠嫌之見十月

十一月初九日輿情察夫未協十一月初九日眾聽警夫妄搖十一

十月十四日清班恃勢之必嚴八月十四日墨吏營私之必

究八月十四日緝逋淵藪為獎勵所亟加八月二十九日

二月十四日苛法桁楊乃創懲所不貸八月初二日十月十四日

肆胥本

生成之德疎殷牖而寬夏臺八月二十九日

蠲租均

燾載之仁慮堯水亦思湯旱八月十六日九月十二日

十三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三十一日初十日

九日十一月初十日十七日或救荒備遵夫周

法或減糶遠倣乎漢規十月十六日

恩膏普被夫苗疆十二月初一日

澍澤兼流於竈戶十月十六日凡黎元之

初集文錄三

俯念洵

惠愛之

仰承

旰宵許謨遐邇均惠卹丁而資籌畫

十一月初一日漕

糧實

天庾正供紓商而重責成

十二月初八日漕務盡

民生至計蘆洲墾土清賦課宜杜侵欺

十月三十日

稼澤興農修營田實資救禦

九月十一日具文罷講

經之奏

九月十一日時乃日新重秩念典學之資人

惟求舊八月二十八日

恩隆錫予特

命儲司十一月二十三日

眷重耆臣仍畱

顧問十一月二十五日念

殯宮而寬吏議罷斥難安九月初十日依

橋山而感臣悰保全隱賴十月初五日宗人飭法典

不後於齊民九月二十五日陪使告哀禮必優於

天闕八月初四日惟

純孝者教孝亦

時中者建中玉振金聲

墨寶遙輝夫闕里

九月十七日

憲章祖述

心源本契夫

先師

裕前王不吝之謨總殷延訪

十四日

勅古聖其難之旨尤獎公忠

十五日

曰士習曰

吏治曰民生備責措施之實

十八日

為賦課為

刑罰為教化明宣議覆之條

十九日

黜干預於

詞臣示權衡於

聖主十一月二十五日二月吏治當嚴整飭在挈要而持綱

十月十四日民風切戒侈踰貴敦本而務實十月十五日初

材儲夫折衝禦侮

親持甲乙之衡十一月十一日二月政首夫論秀書升

特舉春秋之典九月十八日十

正

御集久頒之註徵信者萬古為昭九月初九日初

慎國史恭纂之編

紹聞者三年無改

九月十日

若乃考文章於

秘殿厥有成書

五月十日

即至進識略於新疆猶

叨

異數

十二月二十八日

蓋

立中生正罔非繩繩繼繼之規而

圖易思艱實備肅肅雍雍之業

臣等幸親

高厚莫罄仰鑽

命宣如綍如綸

德頌之綱之紀

一
二
日無疆惟恤進繪日之金函

億萬年有道方長儲編年之瓊笈

聲爲律者身爲度欽哉

至聖之有臨

敬所尊者愛所親允矣

大孝之不匱

山東鄉試錄序

道光十有七年歲在丁酉直省舉行鄉試屆期
禮臣以山東考官請得

旨命臣爵滋偕臣朱鳳標往典厥事伏念臣豫

章下士至愚極陋由詞館入諫院仰邀

特達之知忝廁卿班之末

寵遇疊膺涓埃未報戊子奉江南副考官之

命壬辰乙未兩次分校禮闈茲復榮荷

恩綸重畀文柄

召見勤政殿

訓諭周詳用是兢兢益以弗克勝任爲懼俶裝
戒塗如期抵境時監臨官兵部侍郎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

提督銜節制全省軍務臣經額布代辦監臨官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臣劉斯喟內

外整肅綱紀秩然提調官分巡登萊青整飭海

防兼管驛傳水利兵備道臣吳振棫監試官青

州府知府臣英桂內監試官署泰安府知府武

定府同知兼管水利臣陳遇隆等咸恪共將事

進學政臣季芝昌所錄士扃闈三試之臣與臣

鳳標率同考官臣何家駒臣佟綽圖臣任注臣

吳士偉臣 張鏡淳臣 汪紹曾臣 吳其裕臣 陳光

緒臣 周瑞圖臣 李恩霖臣 林之彥臣 楊殿邦等

齋心甄拔得士如額擇其文尤雅者恭呈

御覽謹拜手稽首颺言簡端臣 惟

國家取士首重科名豈徒遵常例襲具文哉唐

臣王師旦知貢舉黜昌瑾輩惡輕浮也宋臣歐

陽修主文黜劉幾懲險怪也蓋言為心聲語為

德符其文為有體之文斯其學為有體之學不

獨浮薄宜屏怪誕宜斥凡夫支離泛濫骫骳蹙

邀馳騁囂張陳腐剽竊諸弊悉去而文之真乃
出文之真出斯士之真出矣雖然文之真僞不
易辨也理有淺深氣有虛實二者審則清濁分
清濁分則純駁明純駁明則真僞判故因文以
考學因言以觀德覘其已然度其將來經術由
是吏治由是可不慎歟山左承洙泗之流澤鍾
海岱之靈淑自

先師孔子世家外或羽翼六藝昌明道學或經
營四方匡正民俗賢詰代生史不勝載矧今

聖世敦崇禮教茲邦密邇

畿輔涵濡沐浴垂二百年臣知崑圃之珍不竭

鄧林之採無窮惟是辨瑕瑜於在目繩曲直於
自心務盡一日之誠仰答

九重之望臣與臣鳳標虛衷商榷實力校衡謹

遵

諭旨嚴搜落卷屏除雷同沙汰草率未嘗稍事
遷就雖不敢謂拔十得五庶幾與多士共勉於
眞實之塗毋習爲徼倖之舉則士如鄭顏吏若

冀范由此其選也

江南鄉試錄序

洪惟我

皇上誕膺

景祚

申錫無疆

詔以明年庚子重開

萬壽慶榜於今年己亥預行正科屆期禮臣以

江南考官請得

旨命臣黃爵滋偕臣鈕福保往典厥事臣自顧
非材疊蒙

簡擢涓埃未効惕厲方深仰荷

鴻慈高厚獎勵訓誨並

諭江南汝曾去過大省人數眾多宜益加詳慎
落卷必搜閱聞

命兢兢尤懼弗克勝任謹偕臣福保星馳抵境

時監臨安徽巡撫臣色卜星額外提調江寧布

政使臣唐鑑內提調署江南鹽巡道臣沈兆澧

監試安徽揀發知府臣舒夢齡內簾監試安徽

廬州府同知臣郭令晟內簾收掌安徽泗州直

隸州州判臣葛重光咸恪共將事內外肅清進

江蘇學政臣郝寓藻安徽學政臣車克慎所錄

士一萬三千餘人扁闡三試之率同考官加知

州銜江蘇太倉直隸州海防州同臣于翼如加

直隸州知州銜江蘇江寧府溧水縣知縣臣劉

佳江蘇卽用知州揚州府甘泉縣知縣臣盧元

良加知州銜江蘇徐州府宿遷縣知縣臣易卓

梅安徽寧國府寧國縣知縣臣雷時夏安徽池

州府青陽縣知縣臣張元鈞安徽廬州府舒城

縣知縣臣朱毓文江蘇松江府華亭縣知縣臣

洪玉珩署江蘇常州府無錫縣金匱縣知縣臣

李彭齡安徽六安州英山縣知縣臣陳朝錦安

徽滁州全椒縣知縣臣孟烜安徽廣德州建平

縣知縣臣馬秀儒安徽揀發知縣臣張夢蓉安

徽卽用知縣臣方殿謨江蘇卽用知縣臣姚祿

齡江蘇候補知縣臣左輝春江蘇候補知縣臣

單听南河試用知縣臣賈輝山等齋心校閱得
士如額擇其文尤雅者恭呈

御覽臣謹拜手稽首颺言簡端臣惟漢策賢良

唐舉進士皆本敷納之遺意崇拜獻之先資三
場試士之法肇於元而盛於明至今日而益詳
且備既先之四書文以覘其理蘊詩律以驗其
性情又試之五經以盡其原本之學又試之策
問以徵其通達之才道賅體用義兼華實

國家觀文成化玉潤金聲者二百年於茲矣大

江南北峙鍾梁之積秀包湖海之鉅觀炳靈毓
 英人材輩出臣嚮者既躬親而目覩之席羣玉
 者患瑕瑜之弗審斧眾材者懼曲直之罔辨耳
臣嘗學易至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其九五曰有孚攣如无
 咎言己以實求人以實應也而其所以有實無
 不實者則又在平日而不在臨時制藝言孔孟
 之言必先志孔孟之志詩宗風雅經尙貫通策
 對嚴斷制雖法有奇正而宗於理則一義有繁

簡而要於道則同研說者獨有會心荒陋者斷
難猝辨而衡鑑之責在有司一有不慎則是非
顛倒真偽混淆無論有背於以人事君之義揆
諸敬事之心亦已大相逕庭臣故謂在平日不
在臨時也

皇上用人行政一本循名責實臣雖顛愚曷敢
不仰體

聖懷始終如一亦冀多士讀書立志有醇厚而
無浮薄以答

聖天子重道崇儒之雅化茂矣美矣何漢唐之足云

男秩
懋謹校

仙屏書屋初集文錄卷之四

宜黃黃爵滋德成著

序

朱子全書序

自孔子垂六經教萬世漢儒彬彬去古未遠循
誦習傳各有家法然訓詁之學亦云雜矣宋朱
子出而後集諸儒之大成蓋前有橫渠明道以
開其奧後有蔡黃劉真以昌其緒如山岳之纍
而後崇也如川瀆之放而不溢也方諸馬鄭諸

儒之授受殆非倫比但漢儒承秦火煨燼之餘道在專明義類宋儒當斯文絕續之際道在力陳理要其本末之詣殊亦古今之勢然也故六經簡矣而訓詁繁朱子之書以繁治繁者也繁而不雜猶夫簡也學者欲不爲聖人之徒則已欲爲聖人之徒以探聖人之心舍朱子其曷從哉朱子生於尤溪後居崇安晚遷考亭蓋始終一閩人也其宦績嘗著於泉漳二州夫今之閩獨非昔之閩哉朱子嘗曰四海利病視斯民休

戚斯民休戚視守令賢否誠大明其學以正士
習而厚民風大賢之教行聖人之道復矣道光
庚子爵滋偕祁尚書雋藻比部雷君以誠羅君
天池于役閩南重經茲邑因得祇謁廟庭載瞻
堂廡署令周君培適有修理全書之舉繼自今
讀是書者不謂莫殫莫究以爲易言易行濬源
培本以集其功警媮奮庸以作其氣其於斯道
豈曰小補若夫束置儒書背馳古訓譏竭職爲
好事戒議道爲迂譚匪獨名教之罪人抑亦尙

考證切問難者所不齒已是爲序

歸震川先生全集序

震川先生制舉義余幼時卽喜習之史稱其湛深經術蓋本於王弼州之言顧弼州於其古文詞僅言出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不事雕飾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此雖推重甚至不若史稱其原本經術爲得其要焉夫經者聖人之道如太陽之經天無能外其照也如大海之環地無能遺其歸也昌黎五原廬陵本論何

一不本於經然則稱震川者亦稱其原可矣震川說經之文人所共見其他所著要可類推雖極絢爛馳騁上下古今揆其義法之正殆未有出於經術外者然則有明一代之文推先生爲大家可矣何僅謂制舉義爲大家哉余主經訓書院嘗集諸生告之凡爲文克本經術雖其筆稍平近猶足附知言之末矧夫根柢厚而波瀾富陶冶精而化裁廣有不凌轢史漢跨軼唐宋者乎同年蕭崑圃廣文博極羣書於先生文尤

所篤嗜重訂全集使其甥王君豫生昆季校而刊之書成示余歸然煥然今而後知先生之文卽經訓之學仰前賢之圭臬俛後學之津梁竊爲同志幸之

靜儉堂集序

木性貞而風籟發其韻石形礪而蒸雲播其采伊古忠傑之士類能規不朽於立言慎修辭以居業或文生本乎情至抑言宜出於氣盛至於義關國是道秉天經事往志成身歿文在豈湘

纍之代言不聞矧蜀黨之文字非禁清江熊公
仲龍所著靜儉堂集若干卷蓋一序於進賢熊
公再序於清江令無錫秦公又序於易堂魏子
既亡畢命之先復寢論定而後光曜淪喪且二
百年傅子存性得其鈔本詢所自來則楊生呈
祥以兩升米易之市肆者嗚呼公誓志若皎日
吐氣如長虹鬼神呵護宜在於斯於以表彰義
烈張皇里閭功在後進光乎前籍用志欣仰略
敘顛末至於文章之傑詩歌之偉則熊魏諸公

序論甚當而叔子評語雖有去取亦宜並存以見古誼後生末學夫何贅焉

余東才圖鑰序

鑰之爲義首貴得門終惟入室是以爲席爲幕意類於狂非樹非臺事鄰於幻淮南汗漫之想未可先期京西詭怪之辭亦難徵信惟能力開智府妙叩元關庶存區蓋之言不涉支離之辨然而巨觀非可蠡測宙合豈許墟拘杜鎬老儒指龜龍爲神道蘇子異說等著策於雜家河東

有書而趙戴乃未之讀洛下有數而子厚乃不
可傳斯皆病起師心疑生畔道何由問津孔水
發篋陳山東才先生慧業夙膺靈襟早暢自其
幼承家學長博羣書凡赤文綠字之奇天生地
成之秘經緯表裏之實縱橫變化之用靡不研
精究理觸類多能胷燭神犀目懸炯鏡故乃筦
鍵自啓奧窔畢窺爲麻衣之功臣作知遠之弟
子著書一月定業千秋豈非藝府之天球儒林
之玉笥與嗟乎涉流者眾孰知其原拾末者多

孰揣其本雖使擬規畫圓摹矩作方然而路易趨岐鐵難鑄錯非徒貽笑實亦深憂竊恐石鼓之未足以破其聾而金鑰之不可以刮其瞶也

詩義求經序

昔孔子之訓小子曰詩可以興觀羣怨邇事父遠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由孔子之言推之詩什雖繁其義要固非難知也漢

後去古日遠說經之家類多膠固支離不適用於於是經註益紛而經義益隱夫義固不在經外也以註亂經不若以經正經於是東鄉艾子有詩義求經之作觀其言曰凡求之經之本文而不得其然者吾無以信之吾以信經而已又曰凡求之經而無可證者則且就經讀經不必於經之外強爲之說卽有其義之難見者姑以闕疑無滋後世之惑又曰讀經先在明字義及是經所見之語例及所次之年代所陳之情事

須統全經與經之前後篇次反覆尋玩然後不
至失義而誣經凡此卽求經之例也至若得賢
者昌失賢者亡家國天下古今同轍故易慎消
長書先兪咈禮明是非春秋嚴褒貶羣經之奧
初無異揆今觀艾子求鄭詩二十一篇類多忠
臣志士憂國閔亂勤賢愛士之作求大雅民勞
板蕩抑四篇斷爲召公之訓誡太子靖與周公
之輔導成王同功周之所以再造二公之力與
夫茅苴並詠於兔罝車鄰同觀於駟鐵盛衰倚

伏炳若龜鑑他所訂正大略稱是則知三百之首窈窕淑女便是求賢綱領二雅之末彼疏斯稗便是棄賢歸結孔子刪詩之旨實具於此間與友人論之曰一部詩經不外慎德爲體求賢爲用不謂艾子能爲吾啓發明天人之理謹治亂之幾釐正前誣獨標真旨然是固何嘗求其義於經外哉讀此書畢因兼述吾意以質之至謂國風本無風名說沿漁仲笙詩不得云詩語異朱子惟此兩義僕有未安宜慎存疑之意毋

蹈過論之習蓋此書已四通八達誠足爲學詩
津梁艾子讀古人書不放過一字一句千秋萬
世讀此書者又肯爲艾子稍假乎艾子復有大
學古本註中庸古本拾註但隨文釋讀意理自
貫不爲章句隔閡說最明通又有論語別註孟
子補註證同辨異拾遺補闕均爲有功於朱子
而他經自詩義外易書禮春秋皆有義例屬橐
未成將遂去宰百里乃詣予曰吾爲臨江教授
七年頗藉著述以消歲月恐一行作吏則此事

遂廢嗚呼嚮所謂膠固支離不適於用者非獨
爲學之病抑爲政之病也艾子固通經而足用
矣則他日政成卽學成其又可歧而二之哉

四書隨見錄序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時於易事於書風於
詩文於禮樂律於春秋道莫大於六經旨莫近
於四書四書輔六經而行者也孔子集羣聖之
大成本六經以明道齊魯諸弟子詳而述之曾
子子思孟子昌而傳之於是四書行而六經得

以不廢何者六經備其教而四書會其通也宋
儒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本四書以明道覈義深
於漢唐綜理博夫師友蓋極畢世之精力而猶
有未安者求訓詁則易求義理則難諸儒爲其
易而朱子爲其難也或謂集註猶朱子未定之
書此其說誠有依據固匪迴護又嘗聞閩人有
朱子集註未刻真本與今所行不同此本若出
可息羣喙惜乎吾未見也雖然解四書者類數
百家其大半爲講章之學愈繁愈腐愈曲愈陋

卽就集註現本論之本無羽翼之功適藉攻擊
之口而好爲異說者則又不過剽竊字義謬肆
雌黃襲爲新奇不顧義理此亦何救於繁腐曲
陋之弊然則彼非朱子功臣此尤爲孔孟罪人
曷足訓乎樂平鄒子鳳池南昌陳子作梅合刻
所著四書隨見錄如干卷以問世所錄自漢迄
今凡九十有八種單引孤證不列於目揆所用
心將欲以廣訓詁之功救講章之弊旣勤纂輯
足資聞見但眾說紛錯臚而不斷不善讀之則

似意在攻擊朱註而又欲避其名不知二子意在攻擊講章業已自明其實但錄之以俟他人論定此其意爲甚善耳然則讀是錄者將就所見以推所未見折衷至當求其一是則孔子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後本六經以教萬世子承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後本四書以教萬世其道可以大明若猶是矜記問資辨說襲爲新奇不顧義理則其害將甚於邪說而禍且烈於秦火幾何不訾孔孟而詆堯舜哉

涇川文載序

夫十步之內必植芳蘭十室之邑必居忠信行
誠有之文亦宜然雖然物不厚者無以繁其殖
也道不淵者無以儲其蓄也寸鱗豈足饜罟師
之求片羽奚能致弋人之慕雖然越視秦人或
非切已楚求齊傳誠爲多事是故信之於人不
如任之自己求之於遠不如獲之自近此余讀
鄭子涇川文載一書喟然歎曰美哉異矣粵稽
前明周氏有全蜀藝文之志

國朝汪氏有粵西詩文之載然固郡也而非邑也若宋孔氏之會稽掇英明程氏之新安文獻則博綜而非專錄元汪氏張氏之宛陵羣英國朝胡氏之甬上耆舊則僅詩而不及文獨宋紹興中董棻知嚴州編其地歷代詩文爲嚴陵集九卷多諸書所未錄然是猶一州也非一邑也今觀鄭子所述則徵文考獻自唐迄今一邑而書至百卷此其表章鄉詰功在後進至切至近要亦本山川之鍾毓歷英彥之涵濡彰其美

而傳其盛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也惜乎此書出晚不得與嚴陵諸集同列

四庫書目然鄭子之功爲不沫矣鄭子名相如字漢林康熙庚子副榜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科子文熊負異才年二十鄉薦卒刻是書者其曾孫維屏也今其元孫嘉謨乞予爲序

重刻逍遙山玉隆宮志序

歲丁未豐城劉芳以其同人捐貲重刻玉隆宮志郵書其子奐請予爲序予攷玉隆之祀肇於

唐之貞觀而盛於宋之政和元之元貞祀之有志初於元之鍊師熊君常靜廣於我

朝雍正初之程君以貴熊君益華而定於乾隆初之丁君漢青郭君云崇迄今百年此本僅存表而著之厥功偉矣於是察其星野稽其輿圖光曜統於元枵鬱葱萃乎烏石玉冊敷文鐵符紀績淨明之教永垂妙濟之功不墜夫雲雨之澤不限以方隅也日月之照不囿以尺寸也然而瞻廬嶽者知崇泛官亭而思廣近之不覩遠

將奚及觀夫閩嶠尙有天后之書齊雲則有元
帝之紀予嘗過其地而闡其故覽其物而通其
神况忠孝所存枌榆是述者乎或曰是則然矣
顧黃龍白雲之授丹陽元炁之傳果有當於徵
信乎予曰古稱聰明正直爲神禦災捍患則祀
子不讀胡儼功德碑乎其祀許公也曰民物奠
安而已非爲其嗜神仙修煉之術也故以韋公
配之而曰神功休德同垂不朽嗟夫旌陽旣不
復生乃若爲民去害興利殫厥心無遺佚如韋

公者世亦罕觀讀斯志者感嘅繫之矣

男秩

林模謹校

仙屏書屋初集文錄卷之五

宜黃黃爵滋德成著

序

唐試律探源集序

國家自

制科

大考下迄府州縣試皆有五言排律一首

文教所被罔弗漸濡學者童而入塾卽取兔園冊子昕夕研求以蘄有合夫前軌然而肌理難

精氣體難稱華聲實義蓋罕覩焉昔梅聖俞之論詩曰聲律爲竅物色爲骨意格爲體此言非爲試律而言然審此以爲之亦試律之圭臬也學者之患恆在不守成法若成法不中遽語神明是猶執轡未嫻欲騁控縱自如之妙弄機未慣思幻雕鏤成象之奇其可得哉夫試律之流盛於今而其源則開自唐唐人之詩未有無法者也其高者則神明於法矣先之於意緒而後佐之以詞藻譬如形骸畢具必須血脈潛貫然

後節以冠履文以劍佩置身廊廟之上稱偉男子焉故學詩者舍唐律以求詩雖章絺句飾而絕少靈氣所謂木偶人耳曷足貴乎爰以甲戌之秋取唐人全詩讀之擇其雅潤清麗渾成透脫者編爲四帙加之評論附以箋故以爲學者簡鍊揣摩之準顏曰探源蓋取前人探水須探源之說云

試律匯海序

余於甲戌冬有唐人試律探源之選茲復採

國朝詞館所傳并詞館外諷誦所及者策而成
編名之曰匯海緣前喻而博其趣觀止之義也
我

朝試律之盛遠軼三唐

國家兩舉博學宏詞康熙己未

御試省耕五言排律朱竹垞施愚山尤西堂諸
鉅公皆出是選乾隆丙辰

御試山雞舞鏡七言十二韻劉文定公詩句蒙
上盛獎親拔第一丁丑會試己卯鄉試以來二

場增用五言八韻試帖嗣又移置頭場制藝後
試體詩益爲舉業急務金宗伯提倡於前紀河
間諸公講明於後數十年間風雅蔚興山陬海
澨學者咸知所從事矣夫試律之製限以官韻
繩以體格拘以對仗核以刻劃弱質弗勝其牢
籠高才或厭其束縛不知繩墨勿嫻雖雕錯何
益藩籬旣闕則馳驟自如唐推燕許大手筆其
應制諸詩多擅是體杜少陵最工長律使彼遭
遇明主賡歌堂陛則和聲鳴盛當有在矣劉勰

文心雕龍有曰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風骨乏采則鷲集翰林惟藻耀而高翔乃文筆之鳴鳳司空圖以二十四品論詩自雄渾以迄流動言詩之爲象不一各極所造並臻絕詣爲試體者亦若是而已矣然則學之者當如何曰就繩尺而浹以眞意則我可以馭題而不爲題所馭樸屬者長於理豪放者長於氣婉變者長於情雋逸者長於神韻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不求合乎古而自無不合也特其所以異者剛柔燥濕

不講不知故論者謂無才不可無學不能茲編
之錄於詞館僅十之一二詞館以外偉作尤夥
耳目所及百不得一然而奇正兼收門徑略備
要期無背於劉彥和司空表聖之旨俾學者陶
鑄以成其材醞釀以得其味於以廁雅頌而奏
承平仰答

聖天子涵濡之厚澤是則區區之見所願質諸
同志者夫

續選試律匯海序

八股爲文之時體八韻則詩之時體也因時而揣摩之固習者之事也及時而蒐益之又課者所不廢也矧事關掌故卽

朝廟之雅音人繫遺風亦山水之清韻或參而存之或備而質之爲續選試律匯海坊刻旣成而列其目如左

試賦匯海序

昔陸平原之稱賦也曰體物瀏亮善乎斯言簡而賅矣若左思三都張衡兩京竇泉述書之類

長或數千言或至萬言間有溢於斯旨者乎曰
無有也若張翰豆羹傅咸蜉蝣江淹石蚌之類
短或百餘字或數十字間有歉於斯旨者乎曰
無有也故曰簡而賅也或曰如律賦何曰末流
所趨非濫則涸示之以律乃得準繩此唐制試
士之善法也因律製體而體無不正因律構韻
而韻無不諧神明變化因心而生間有悖於斯
旨者乎曰無有也然則學之者當如何曰博覽
名理綜會體要取材於騷選六朝受範於三唐

近代斯燕許之筆鱗角之才韓白范蘇之義可復覩也我

朝賦學之盛遠軼李唐其用律也宏其製體也精其構韻也整學者之趨向於是乎在前輩法時帆祭酒撰三十科同館賦鈔蓋繼鍾氏同館課藝而作也第鍾選而非鈔法鈔而不選自後每科編輯遂爲成例卷帙繁富累數千牘嘉慶乙亥嘗與家壽泉兄簡鍊商推以備揣摩比居京師益得縱覽近科之作遂自乾隆乙丑迄嘉

慶庚辰釐而訂之得賦若干首都爲前集其採
自各家耑集中及坊間流傳耳目所及者都爲
後集名曰匯海援曩時詩刻之義也或曰賦止
於是乎曰因賦以存題因題以存賦以言程式
庶幾備矣若夫識力之充實才思之穎異憲時
賢之迹以求合乎先哲之旨大而通之是在學
者

豫章經訓兩書院課藝序

書院之設與府州縣學相爲表裏自京師有金

臺書院所以著首善之宏模拓成均之餘緒各省因之生徒備獎賞師長可議敘典至隆事至周也顧士先器識後文藝今以皇皇訓士之規而爲區區售世之術議者猶譏其舍本而務末收華而遺實矧流俗猥鄙習尙佻達視功令若弁髦并所業而糞土之者乎夫藝雖末而本具文雖華而實存非敬無以執事非誠無以居業非尙志無以自拔非知命無以相安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乃若荒經背道棄禮遺

法冒羣居終日之誚習行險僥倖之智卽論文
藝不已傾乎匡庾炳靈賢達輩出予嘗過鹿洞
歷鵞湖緬教澤之畱貽切奮興於嚮往眷言桑
梓未嘗去懷顧欲近求俊傑博訪羣彥相與上
追先軌下諭來者此中甘苦可爲求知者道其
不求知者聽之而已雖然曲直者大匠之所裁
也美惡者工師之所示也薰蕕不同氣而或味
於所別妍媸不同情而或淆於所鏡然則文藝
雖末亦曲直美惡之所由見耳爰自去春迄今

得豫章書院課藝若干作別而存之又得經訓
書院課藝若干作附而益之炳然蔚然可以觀
矣夫

國家鄉會試之制首四書八韻次五經五策而
學政則三年一試優貢十二年一試選貢經解
詩賦靡不旁及書院既與府州縣學相表裏又
况省會所設施爲各府州縣之表率此在當事
必非以爲名也如爲名則適以藉廢事者之口
在學者亦必非以爲利也如爲利則適以便亂

真者之私是故考業必有其常而程效必有其實今以皇皇訓士之規爲區區售世之術而猶不能使之一其趨嚮易其志慮匪惟奉者之過抑亦主者之咎也且學者內求內求則勸勉皆同文者外求外求則好尚非一夫豈能以一己之好尚例他人之好尚哉然則諸生其務以學爲勸勉予之勸勉諸生亦惟以學爲先務則非獨予一己之好尚而天下古今之所共相好尚者也嗚呼江河下而頽孰挽日月逝而景常新

誠知今日之文不必遽讓於古則古人之學亦何必遽絕於今日哉刻是集成姑書以貽今日之論書院者

鶴城草自序

乙亥之冬始抵鶴城東齋郭韻堂君先余一月至韻堂性淡泊善談諧昕夕瀹茗對語忘寂虎僕之役有弗事焉丙子秋賦住東湖上試畢同志五人約遊廬山始有紀遊之作旋署後召諸生作季課廬生品韶遠冒風雪并攜昔著就質

於予予以語韻堂曰瀘谿得佳友矣己卯春仲
識德興余東才君余君掌課鶴城書院距余署
邇倡酬歡甚是歲之夏韻堂已歸峽江余與東
才先後往豫章歸不旋踵東裝北行故人祖送
列尊盈途山雲溪霧慘若爲別不覩松桂十年
於茲矣追念前塵渺不可卽約略歲時有如夢
影中間或試事奔馳或養痾鍵戶清興無多每
疎文筆然篋中一二可證鴻泥春霽秋陰天然
開闔後之覽者或亦有感於斯聞諸盧生韻堂

已逝茲帙錄成將寄余君云爾自丙子秋迄己卯凡爲詩若干首文若干首釐爲二卷其廬山紀遊諸作舊有刻不復彙

己卯北行草自序

若夫由朔及晦月白黑其靡常自春徂秋花開落而未已志士有流年之傷羈人有淑節之感非虎僕其奚追庶客卿之獨喻余一別江鄉三年京國錮山水於靈府鬱風雲於胷中何心文字不乏語言懷尊而故雪猶聞對几而舊槩在

目鱗爪嘴矣毛羽惜焉爰自卯冬迨於未秋略
而存之曰己卯北行草者從其朔云

癸未南旋草自序

遊塵五載歸思九秋輪鐵摧霜關柝破夢待渡
斜照飲馬寒水由燕歷楚沿漢入江雪壓頽波
風號雜樹舊雨不來古人可作鶴每畱尊魚能
送權倩書峯雁假韻石泉白雲無蹤明月猶鑒
俯仰山川儻證今昔

乙酉粵遊草自序

南國舊都西園勝地柳深放櫂海珠揚舫潮解
候人花能語客况朝尋漢冢夕弔虞祠五層之
樓盪胷九曜之石攜袖旣俯仰以馳思將流連
而忘歸秋風催蟬白雲怨鶴杖頭錢乏囊腹句
存儻生海月之緣更踐關梅之約

仙屏書屋課草自序

文未嘗無神韻也而制勝者必以理詩未嘗無
理也而制勝者必以神韻王官居士之品詩曰
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又曰如將白雲清風與歸

神韻之的也理可以解解神韻以不解解雖然
公輸子刻竹木爲鵲鵲成飛三日不下可謂巧
矣揚州道人畫蓮五六日僅作一葉每風起則
葉動露傾已而復然可謂神矣要其詣亦烏可
猝至哉試律固以雕刻藻繪爲事者也及其至
也神而明之之道寓焉唐人惟得味外味故其
傳至今不廢余自髫齡從先生遊卽能爲五言
六韻八韻迨司訓瀘陽倡課同學時時閒作積
數遂多體貌則略備矣以言夫神韻則余亦未

審其庶幾乎否也今年秋諸同志促檢舊篋恐他日不爲貴重遂致散佚偶彙數帙付梓附以小賦數首而序其存之之意如此

玉堂課草自序

詞臣職在翰墨課而習之

試而獻之固亦升降之等而考論之端也予丙戌散館前南北奔馳所習至少散館後初與丁伊輔鄭受山高南渠池籥庭林可舟家仙嶠諸同年排日作課嗣是王夔堂林芾南周石生常

南陔李春皋先後與焉既又與徐廉峯金殿珊
陸立夫李東原諸前輩鮑馨山周雪橋卞光河
陶松君諸同年爲之朝夕過從寒暑靡閒暇或
登高望遠或翦燭傾尊致足樂也歲籥屢更人
事將嬗輒都所作爲玉堂課草十二卷徒以結
習所託光陰可懷若夫工拙之求本末之辨且
未暇計云耳

江左使車吟草自序

著雍困敦之歲則旦窆相之交駢駢征夫每懷

靡及自北而南三千賓雁之程背秋涉冬百二
銀蟾之度西山之翠染及馬蹄東海之潮迎來
鷓首五旬白下花雨初涼九月黃樓河聲頓落
山川過目湖海在胷略綴吟篇聊當筆記既見
君子錫我百朋凡肆好之章因附錄焉

己亥重使江左吟草自序

粵以屠維大淵獻之歲次在鶉火候方溽暑載
奉簡書重使南中怒雨驅炎鮮飆送爽始發之
夕蹴居湫垣積洩集穢毒蚋厲吻涿鹿秋霽瀛

海天曠槐花臥牛茜草啼歷衛河方漲汶流復
奔驪頭沒水馬蹄蹶淖輿夫躑躅而行或排樹
出徑或投石作梁自河及淮時假舟櫓認梁菽
爲芰蘆指農莊作漁舍躋大鎗嶺入清流關則
斥堠雲中泉源天上直趨江介復就卑溼宿潦
橫窪午潮入市乃渡長江抵建業桂樹懷人紫
薇道故時與松泉對几翦燭隔簾呼茗疎鐘墮
月巖析迴霜睡僕驚起咿唔達旦重陽風雨惆
悵狹甸背秋涉冬還轅北指濠梁之水未落龍

山之雲驟飛迨登鄒嶧拜闕里天日晶朗景仰
斯慰川原已冰雪霰載途僕夫况瘁我懷如何
是役也計百十有五日詩若干首

戊申楚遊草自序

夫居藩籬者恆塵雲霄之慕處蹄涔者必致江
湖之思黃子於是攜虎僕命龍賓解纜西山之
東挂颿南浦之北乃溯九江望三峽循赤岸指
蒼梧而返焉時則舫雪猶寒艫波初綠江桃忽
鱖林桑已鳩青陽謝而箏語畱春朱炎起而扇

情卻暑鸞月控其游驂龍雷翼其歸權於是一
卷之中一篇之內第其歲月豈無炎涼之歎眷
此山川亦有合離之感約而存之以示來者若
夫子山泰岱之從斜川羅浮之侍以今視昔略
有同情爰附秩林作并如左亦往時商邛詩例
也

男秩

林模

謹校

仙屏書屋初集文錄卷之六

宜黃黃爵滋德成著

序

仙屏書屋初集詩錄自序

予幼嘗從讀於家素堂先生先生日事吟詠案頭自昭明文選外惟王漁洋沈歸愚兩先生所選古今諸體詩集取而翫之已知三百篇爲古詩之源而古詩又爲唐宋以來諸大家之源也已復徧取近時聞人諸集讀之喟然歎大道之

榛蕪而習俗之波靡也顧見聞未廣識趣不專
閒適指歸殊少成就嘗遊廬山登絕頂五老峯
頭目無障礙洵如鴻鵠高舉見天地之方圓矣
雖然力不堅者無以永其神也慮不通者無以
闕其用也嘗觀儕俗之作有數非焉或聲調便
利靡而不振或意旨蹇澀枯而不澤若是者非
體或馳騁揮霍剝而不畱或堆垛褻積滯而鮮
通若是者非氣或貌似神離虛而不實或以文
飾俗雜而不清若是者非理或苦心束縛自謂

親切或任情泛濫自謂周至若是者非法去茲
數非求其一足然後可以語山水之助發智仁
之妙也而其道之靡窮業之不倦則又貴有畢
生之閱歷同志之觀摩焉夫九州大而四海遙
山林奇崛之士未能徧觀而盡識也然以予生
平所知若徐子東松之嚴於許可張子亨甫之
宏於裁鑿郭子羽可之善於激發艾子至堂之
慎於規守湯子海秋之敏於攻擿門人潘四農
之精於審擇家兄壽泉之密於體察賞奇析疑

肝膈盡吐故予所就商者數君爲多東松嘗論
予已卯三月初九日作曰此等詩一片天趣竹
本瓦礫拈來皆見道機嚴滄浪所謂透澈之悟
也論東才先生將歸德興臨別有作曰此等詩
雋趣而古風韻盎然不落輕薄佻謔派看似宋
詩實則唐人格度直是字字入解矣論早行轅
端望月作曰秀骨珊珊清韻泠泠仍不掩其渾
古之神味此最作者能事論丁氏女作曰事奇
詩奇似梁葯亭孤兒行然梁未免好奇之過此

雖詰屈曲折而分明正當當爲勝之矣論古詩八首曰此等詩拉雜引喻長於諷諭得古詩人之遺然不知其本意者亦難識其妙矣論題徐健菴尙書遂園修禊圖作曰此等詩雖無甚佳處然熨貼切合通體完善無牽率之態有清泠之韻便不可廢也論撫州行曰此等詩固不以工拙論况詩亦未嘗不工乎論辛巳送秋作曰此等圓美之製誠諸君所共賞然在集中則猶爲中駟也論相見行曰此等乃眞走上乘之作

意深曲而辭巧妙亨甫嘗論予鄴下懷古作曰
不作激昂慷慨諷刺刻深之語倍覺讀之感人
此在書家爲中鋒在詩家爲正聲集中如此等
作甚夥論東阿道中望魚山作曰鍊氣歸神骨
韻高絕此種詩真今之廣陵散也論明湖謁南
豐先生祠待月返權作亦然論哭長女作曰性
情旣眞詩無不工者然惟有性情人能之無性
情人一生不見有此等語也非其人無可傷可
悼之事但到此等眞摯處便無處下筆卽下筆

皆搬運故實無一本色語耳余所見天下名士
如此者不少因覽此三詩爲之浩歎論撫州行
曰蒿目時艱宐通風諭况在桑梓風俗之可憂
者乎淋漓竦快詩佳固不待言而余尤感其意
之忠厚也今之詩人大率干貴顯侈燕會耳至
於民瘼久置之不問有言及之者且以爲無病
呻吟也噫論有酒八首曰古今論詩者多矣未
有如此精通簡穆者也稱心而談人亦易足有
志者幸其勉之論咏物二十六首曰近人詠物

詩多旁敲側映弄口角以取媚作者獨從正面
落想不屑爲纖媚宛轉之態故乍閱之不見其
工細味之而工處實不可及羽可嘗論予歲暮
雜感作曰高古深重所感者大如此乃不敢以
詩爲小道論送湯茗孫中翰歸臨川作曰中正
無邪之旨足以維持詩教者此類是也論除大
母服作曰真摯之言悽感神骨不計詩而詩臻
絕頂論海防篇曰集中不可無此題此題不可
無此詩忠誠悱惻歷劫不磨卽以詩論亦不朽

盛業也至堂嘗論予後撫州行曰樂操土風似
諺似謠離奇處從太白樂府出老朴處從杜甫
歌行出論江西行曰似歌似謠忽轉忽斷忽鋪
眞得古樂府神理論悔過詩曰古在味在骨似
几杖諸銘似抑戒詩論和武芝田廉吏行曰從
周秦諸子出似騷似謠似命訓諸體老杜而外
又別有創格也論思寡過篇曰矜鍊似魏晉人
學三百篇作而意義層出本末具見非有眞性
情者不能爲也論詠懷古蹟曰諸詩或正寫或

旁寫撫今追昔意在筆先昔儒所謂天理人情
爛熟胷中者詩之爲道如此而已海秋嘗論予
梅關行曰絕無依傍自成一等詩他人望
而卻步作者每優爲之論讀漢魏六朝人文集
詩曰合校一百首有實寫者有虛寫者有旁見
者有兼及者有承說者有補論者有舉一事以
概其生平者有就一人以知其當世者神明規
矩無法不備直變司馬遷史論爲韻語豈不奇
絕豈不翺絕他人徒以簡易讀過豈知作者神

妙乎論辛卯歲除作曰性情之沈摯人事之艱
辛合而成此詩故字字血誠卻字字典則非是
他手要作長篇便放長些其胷中本無不可以
已於言者也四農嘗論予贈郭羽可南旋並寄
余東才作曰此等詩運意全在空際所以高不
可攀論齊謳行曰一片古骨蘊藉而復遒亮此
種五古雖

國初諸老不能到也論得趙直夫甘泉書作曰
此種詩一氣旋轉李西涯以善用虛字自負蓋

鍊實字易鍊虛字難也論送張亨甫赴鄴州作
曰詩真則易率殊不然真則鬱鬱則焉得率哉
此詩是也論至德州懷徐東松暨盧魏二生作
曰轉摺空闊者其難更甚於細密我夫子詩之
勝場全在轉摺得空闊蓋詩之功候專在轉摺
又須看其密與闊之分別大抵取裁於唐以上
者轉摺乃無不闊也如此詩可謂示人真正門
庭矣論神木歌曰轉捩如神不可方物此等詩
佳處從題外發議而實於題之筋骨自生肉采

乃非霸才無主也論磁州行曰此等詩看似奔注其實盡而不盡此詩之所以爲詩也論論詩偶述八首曰諸作發前人所未發補前人所不及而知人論世具見若徒以論詩求之失諷諭之旨矣論有酒八首曰以源御流至簡至大論詩至此直可抉經心執聖權矣壽泉嘗論予入閩途中雜詩二十一首曰諸詩用意眞寫景奇分之自成章法合之各有格律是工部傑構較武功縣居三十首有過之無不及也論漫興諸

作曰此前後數十首回環往復無限聲情自來
長句罕此絕構論吳門題孔繡山圖冊曰一篇
有數十層轉折感舊述今義兼各體語語崛峙
字字鏗鏘至忘其爲次韻之作集中多剽體老
格如此等詩尤於圓整中得奇縱真絕技也論
西湖紀遊曰山水詩不難鑿削而難渾涵集中
遊覽諸作隨物賦形會心獨遠乃合康樂少陵
柳州爲一手論豐臺觀芍藥歌曰此首已詣元
白勝處集中多雄闊之作正不可不存此一種

令人想見張緒當年凡茲梗概非爲標榜更當
證同異辨離合耳亨甫嘗謂余曰君自有君之
可傳吾自有吾之可傳何必與他人較是非執
長短哉悲夫四農逝矣亨甫海秋復相繼夭歿
東松遠客湖湘羽可退老青原至堂宦隱閭阜
嚮之樽酒論文相忘晨夕今或數年一見或十
數年一見渭樹江雲祗增愁緒故余前後所作
惟壽泉及巖君問樵陳君雲乃得備觀之耳問
樵論登韶州九成臺作曰詩樂同源發出絕大

議論實有人心世道之憂豈詞章家所能辦論
燕歌行曰此等詩寄託遙深曼聲讀之不勝身
世之感論淮安北門城樓金天德大鐘歌曰此
等詩包孕宏遠吐屬自然瑰異近人徒爭考據
自詡淹通視此有黃鐘瓦缶之別雲乃論黃河
篇曰搔首皺眉以歌當泣絕不作憤激之談乃
局外能知當局苦心者是眞樂府更不待言論
南蝗作曰如此驚濤駭浪中有甘雨和風善讀
者自得之蓋嚴君洞曉音律陳君深究治術故

有此論曩在翰林與徐廉峯前輩論詩最早迨
居鴻臚與葉筠潭前輩論詩亦數年兩君皆風
雅壇坵今亡其人矣獨祁春浦前輩抗志希古
殷情好士而身居樞要延訪爲難亦時會使然
也自遊廬後更欲廣覽四方風俗陰求天下奇
士賴京師爲文人薈萃之區朝考夕稽不無所
契又嘗乘傳四出東臨渤海西攬太華南浮鷺
島江淮河汾海岱之間足跡經數萬里所過山
川風雨草木禽魚陰陽變化皆在其中其先有

鶴城詩草己卯北行草癸未南旋草乙酉粵遊
草江左使車吟草己亥重使江南草皆自爲序
刻今都所作復有刪益蓋自定之難且猶若此
况他人乎夫作詩者一代不過數人論詩亦然
漁洋所取尙已歸愚嗣之一宗於正誠一代巨
擘也惜其所著述未闕而其門徒亦鮮有昌其
學者若木虧而燭火燿反舌噪而長離暗詩道
至此不云敝乎然今學者亦稍變矣使如廉峯
諸君提唱於上亨甫四農諸子相與奮發而周

旋之則斯道復興之機也失茲良友如去輪翼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予才疎力薄何能爲役顧
念生平所學自漢魏六朝以迄唐宋元明諸大
家靡不略涉藩輿雖未嘗有所專長而去其非
以求其是要亦不乖於體不亂於氣不悖於理
不詭於法杜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矧夫寶劍有射斗之光洪鐘有應霜之節固亦
識者所共見而共聞也先是龔木民刺史索予
詩付梓嘗與門人蘇賡堂葉潤臣商訂所存迄

無定本比年左青士大令暨門人趙蓮友又各有梓詩之請卒未有以應也去歲過涇翟君西園復以泥字排印爲請遂於旅次付門人洪子齡王句生暨兒子秩林重爲訂之句生寓予書曰集中精奧美善之故如江海含靈一任挹注者之取求各足而已又如佛舍利光其青黃赤白隨學者分量之高下淺深各見所見不容相假翼鳳亦頗能心知其妙而不必一一名言也往歲廉峯前輩嘗謂予曰讀君和湯海秋敍懷

惜別之作危言苦語大聲疾呼有障百川挽狂
瀾之大志集中諸作亦實是正法眼藏竊願與
同志諸君共張之嗣在榕城行館春浦前輩嘗
示予曰君集中句云大儒立天地發言流心聲
理夷出極險語鑿涵至精又曰志壹神先定功
深語必韜多材歸有用小技惜徒勞又曰一字
必矜慎詣苦而意甘讀君詩者觀其自道可以
知其學焉念此者所以自勉非敢以自信也

仙屏書屋四書文自序

四書孔孟之書制義聖賢之義自夫循習既久
本原漸軼天德王道高明以爲腐談立身從政
流俗昧其奧旨徒以功令所存視爲獵取之具
年少拾青紫老成躡場屋窮達有數得失何關
而修辭立誠之道或幾乎息矣試觀明今作者
代興輩出五百年間人事遞易而斯文之用屹
乎風教凡以沾丐後學羽翼先民所託尊而所
被廣也嘗欲取作者之文彙錄數帙俾內益身
心外裨世道庶藉循誦以資感發蓋自束髮以

來所業在是師友淵源不出乎此豈其於一時則利而爲之於終身則厭而棄之乎夫知遇在一時學術在終身一時之權在人終身之道在已然則謂制義可廢誠孔孟之罪人矣夫古於文必己出降而至於後世乃剽竊剽竊之弊不必其在制義也要之士貴立志文求載道日月常新江河不竭此則漢唐註疏宋儒語錄尙不能盡其微不至雖復金陳在前熊劉繼後曾何嘗靳吾才力哉簡鍊揣摩讀書之法今之所謂揣

摩非昔之所謂揣摩也昔之揣摩在正軌今之
揣摩在詭遇且揣摩之巧不過剽竊利鈍雖殊
古今同慨此則全去其立言之本而又何以獲
知言之效哉夫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昔人所訾
誠爲通病顧欲藉孔孟之理契師友之實海內
之士幸不鄙棄旣嘗以予爲識塗之導矣用是
不敢謂制義可廢而思由淺入深由常得變期
與吾黨共存斯業昔在壬寅奉諱南歸嘗理舊
麓閒益新製袁生希肅舍予濟上便令鈔錄去

歲乙巳之秋艾君至堂復爲訂定今年夏初遇
洪君子香見而喜之請就吳門付梓爰以編校
之役屬洪子齡張詠仙諸子而予遂由吳門返
豫章蓋比歲遊蹤屢及吳越而遷延之勢倉卒
之情二者并集不獨明今作者之文未能論次
卽自所存錄亦無暇審究若此於諸君子重有
愧矣

男秩

林謹校

十三

仙屏書屋初集文錄卷之七

宜黃黃爵滋德成著

序

海曲詩鈔序

天下郡之所積郡縣之所積一縣之才一郡之才也一郡之才天下之才也雖然一縣之才其能自著者一郡知之天下知之其未嘗自著者無論天下無論一郡雖其一縣之中行誼少稱述文詞復散佚生與漁樵同處歿與草木均化

已耳此前賢所自悲後賢所宜惜也日照東海
一縣耳有聚奎之秀觀瀾之奇歷代多才我
朝尤盛其在於詩自李氏廬樵最爲傑出外卜
氏則祖子孫三世濟美丁氏兄弟競爽其餘或
顯或晦或同或異幾於人握隋珠家抱卞璧予
友許君印林示其邑人宋君鳴之所輯海曲詩
鈔十卷使加釐定作者蓋四十大都得清厚
之氣絕纖靡之響各標性旨共鬯宗風可以津
梁後學圭臬藝林予故曰一縣之才卽一郡之

才一郡之才卽天下之才也顧前百年之作沈氏別裁僅見彤文一人後數十年之作王氏湖海詩傳一無所見雖網羅若歸愚縞紵若述菴而耳目所限蓋已若此然則宋君之有功於其鄉先進者豈不偉歟讀旣畢遂書之以歸許君

曲阜詩鈔序

夫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昔賢所感乃在勛業至於文學亦莫不然顧人情多忽於所近曲阜恆囿於所私賢者不然語云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蘭近而取之不可議其無擇也博而存之不可謂其非族也此吾讀孔生憲彝曲阜詩鈔而深許之矣生旣編闕里孔氏詩因念曲阜世家孔氏而外顏氏最著次則東野氏其他如魏氏賈氏陳氏黃氏桂氏毛氏王氏皆盛於時復輯爲此書八卷共四十八人人係以傳得詩五百餘首於是微顯悉具典刑咸在生所謂不忽於近者也不忽於近則由近而可推之遠矣抑不囿於私者

也不囿於私則由一家而推之一國由一國而推之天下而遠者益遠矣生所謂志昔賢之志者也其循是以學昔賢之學可也

重刻姚氏今體詩選序

曠之聰也不能外律呂而求宮商般之巧也不能舍規矩而求方員漁洋古詩之選其卽曠之律呂般之規矩者乎桐城姚氏復廣爲五七言今體詩鈔以補漁洋之闕編盡漁洋之遺志於是體備而法周矣夫人之才力萬有不齊爲一

事而成敗異得失分者真僞淆於中而毀譽奪
其外有才而不善用其才其害且甚於無才有
力而不知所以用其力其患更深於惜力詩之
爲學亦猶是耳姚氏此書黜邪崇雅匪獨昭前
修於不墜實足挽頽流於旣靡觀其弁論思過
半矣友人徐廉峯君甚愛此書重梓以廣其傳
又以唐人萬首絕句中佳構湘帆馬君所授自
姚氏者附而行之則亦漁洋之所許也使是書
家置一編彼背道而馳者其亦知所返哉

抑隅詩鈔序

夫檀特之脩必俎豆於淨飯東上之祖輒昌大於慧能何則氣與脈通積由基累以今證古往往而合山陽潘生德輿持其尊人抑隅先生詩示余學有心得辭無貌襲先是余讀潘生詩說品人以性律己以學論斷貫通取裁尙恕余常默默生已放辭旣而讀先生詩乃嘆興觀之學實深於家庭風雅之音獨儲於巖穴負薪種稻不足悲其窮草履柴車未嘗輟其樂則夫坡公

仙居書局
一賦發後生之妙思劉殷七業啓家傳於令嗣
有由來矣夫積習名教子弟之美也齊德同行
先生之盛也鉢池山高射陽湖浚徵車不聞倚
樓人往潘生近益多師尤凜察父斯集之珍宜
若鳳羽大雅可作庶躋吾言焉

雲濤山房詩序

昔余司訓瀘陽瀘之人告余曰金谿楊公之爲
教諭也其仲季二子實從仲子邁功中丞季子
少晦先生也每池藻春碧游鱗競戲庭柏冬青

飛羽獨下先生從父兄之後嘯詠其間情怡性
愜宛然在目今讀其詩益知其人自浮誕之習
起而溫厚之教衰其咎在人不在詩也方乾隆
間錢塘袁氏高踞壇坫海內名流趨之若鶩鎮
洋畢公憑藉地望奔走天下一時風靡而先生
一掉首於金陵再不屈於大府年齒方壯著述
自娛不出戶庭垂四十年故其爲詩獨能發至
情於歌泣陳大義於死生中有自得之眞外無
他求之巧其人則傑士也其詩卽雅音也故曰

讀其詩益知其人自余別瀘陽官京師得見中丞而先生未之見也二曜遷流九原不作倦言所企良增慨惋今年秋仲令孫希臨孝廉示余雲濤山房詩集二卷廬山面目望之蔚然西江之水挹焉不竭此則瀘人所未盡見者然可以風海內矣余於是重先生之有以詒謀而又善孝廉之能述德也爰爲序以歸之

李樂野詩序

士之窮苦不得志至於飢驅四方艱難險阻及

其既倦而歸歸而老且死勲業無所表著志氣
無所發舒藉非託諸歌咏以相餉遺使天下後
世猶得因其言以見其人不亦重可悲哉雖然
身後之名已傷寂寞况其生平未嘗收拾死後
復無相知爲論定斷紙漬於塵封零篇盡於蟲
蠹則亦後死者之咎也吉水羅君芬餘以其同
邑李樂野明經遺詩示予曰請芟定以付梓予
於是嘆李君足跡半天下當世若儀徵阮公南
城曾公皆識君而性情疎宕適於山水未嘗隨

人爲轉移而人亦罕知之其無所遇而終亦其
宜也其詩長於言情有林泉清逸之響無時俗
纖側之態見其詩如見其人矣抑予更有感焉
豫章文獻之盛前明首推吉安吉水則其屬縣
之尤著者也水以派合火以薪傳聲應氣求後
先相望故聞吉安遺宿未刻集甚多誠推羅君
之志而廣之微顯闡幽厥功斯鉅知人論世由
此而興又豈獨區區關一士之存亡已哉

漁浦詩鈔序

瀘水之側有詩人焉曰鄧蘭圃芝予門人盧諤
嘗師事之以語予曰斯人雖逝其詩不亡夫用
志不紛乃凝於神痠瘁之所以承蜩也披卻導
窾因其固然庖丁之所以解牛也君天資既篤
人事惟謹而又根之於經史之業積之於體驗
之功足不出戶而能周天下之情耳不踰垣而
能通古今之故故其寄意閒適則優柔平中發
詞慷慨則激昂悲壯若嫵媚以求悅或奇詭以
自炫匪惟吾道中無此歧途抑天壤閒無此世

界也然則君之所持者壹故其識不移所視者
專故其氣不奪誠不以毀譽求又可以工拙論
哉君子三人嘗從予遊克承家學咸有父風溫
柔敦厚庶益勉旃

徐東松詩序

向者予讀東松蘭臺詩初集歎其思入元虛才
揜羣雅驅使松柏兼梧檟以爲用極命蘭桂雜
申椒以爲芳海水矗立天花亂飛固將凌轢歐
蘇蹤躡韓杜縱往莫禦出奇無窮既予與君泛

葉宮亭支筇大月湖鏡在手雲緜入曾豈不以
繖咎龍鳴聲諧鶴唳身騎箕尾天上之語可聞
人踏鼇背江上之吟頓發而東松則家家焉寥
寥焉羞效徐凝之詩僅作崆峒之記比太白之
登黃鶴竟束鉅筆同少陵之住西華罕覩雄篇
斯則明月未修瑤琴不鼓心求神釋旨徹形離
厥道尤難斯言可味僕論交八載判襪五年聞
訂秋水之篇謬索冬郎之序定知夢得在處神
物護持詎待高適晚年好事稱誦不揣弁陋竊

附知言

甯卓峯詩序

暮春三月閒道梅江過盧穆峯下洞樹壓肩巖
雲在鬢緣溪有屋循徑得堂主人甯君卓峯傲
環翠樓而邀余焉碧占一壺青倚半壁軒仰泉
紳窗俯花檻列座之次巢燕來窺傾談之間池
魚出聽境則佳矣詩亦宜之卓峯識解全牛學
高半豹天籟所發則松柏皆濤靈思所穿則煙
霞盡繡將使追風吉頌跨跡原騷劉卿五字讓

厥長城豆盧一卷慙其冰雪夫麗仙漢響實勒
雲亭之山蕭生李註兼傳冰崖之集固已豔映
桃紅響訇石鼓蓮花峯上古月猶明篔簹谷中
流風彌韻先民可作論在來者余於卓峯庶其
企之

誦芬堂詩鈔序

夫鴻飛蒼冥匪風而遠蘭樹空谷無人自芳故
狃藩籬之觀者不足與高曠之識矜益益之翫
者不足語素心之賞况貴耳而賤目人主而出

仙月書屋
奴重翡翠而薄靈禽尊菘菘而嗤香草是非謬
於初心毀譽亂乎直道非負青雲之才挾幽燕
之氣不役於利交不媚乎流俗靡然追逐鮮不
蹶焉吾友郭羽可浸淫騷雅冶鍊神骨奇若郊
島而篇益富雋若高岑而筆益雄揆其善矯應
俎豆乎歐陽屹然眾裁實膏蜜乎杜甫使其奮
翰閭闔飛藻雲衢必能將九籬於朝陽散萬花
於天雨俾大雅之作共仰其裁成斯文之興有
資乎津逮而乃尺蠖不伸潛虬獨媚抱烈士之

壯心傷美人之遲暮聞瓦缶之響輒欲輟其洪
鐘詫非法之服反自疑其芟製光焰抑鬱神物
茫昧吁可悲已雖然登峻嶽者必致雲霞之慕
涉洪流者或昧珠璣之採文人相輕自古已然
閭而日章有似君子讀誦芬堂集邁乎遠矣

誦芬堂二集詩序

誦芬堂詩初集若干卷已文蔚日下聲流海內
矣羽可復彙近構爲二集若干卷問序於予夫
知人之深者無游詞知言之眞者無更說方其

寂處一室抗心古尚馳驅千里蒿目世途鬱鬱
焉無所施落落焉無可偶如劍之在匣而自鳴
也如風之過空而忽吼也乃若撫田園而思隱
對家室而何求鳥戛然以入林泉溜然而出石
及其登高作賦臨別贈言若洪鐘之警晨或幽
琴之感夕旨充乎物故永情止乎義故高以爲
陶淵明也以爲楊誠齋也吾不知也知爲羽可
詩而已羽可近年屢遊燕趙久歷兗豫所至傾
倒無問雅俗而志不屈於公卿誼每伸於朋友

獨倚吟咏以抒胃臆其詩傳其人傳矣若今日
知羽可之人知羽可之言則予殆非葉公之好
龍亦庶乎九方之相馬哉

壺園詩選序

夫無病而呻者非情有感弗通者非性自正始
蕩汨大雅頽喪瓦釜鳴而九乳息百舌奏而長
離暗於是或託無病之戒昧有感之則謂詩人
之言不必有實私心刺謬掩耳卻走彼果自適
於無言乎抑自遁於無文乎果有師於不作乎

抑徒便其不學乎故志士尙復古之才通儒重
信今之術其與於世也若好事其求於人也若
自炫譽之則爲喜謗之則爲憂詣良苦意良厚
矣余持此以求天下乃得之前輩徐廉峯君君
流覽百氏仰企千古本其家學益以多師其爲
詩也如遊名山必兼極其峻險如泛巨瀆必窮
悉其洸洋剔榛莽而擷蘭蕙披沙礫而網珊瑚
其氣芳故聞者悅於魂其光黝故見者動於魄
是其譜之金石登之廊廟不爲瓦釜而爲九乳

不爲百舌而爲長離夫人而知之也嗟夫聽九
乳者毀瓦釜可也不可禁瓦釜而并禁九乳聽
長離者棄百舌可也不可惡百舌而并惡長離
君集旣出千人共廢而君且益堅其學肆其文
風雨不輟其音霜雪不渝其質則在在處處應
有神物護持使孔氏之門用詩君其升堂而入
室也哉

徐廉峯還瀛集詩序

廉峯自題其近年所作曰還瀛集計若干首君

既沒嗣子志導志恭請於余爲定之嗚呼君竟以詩人終矣自君再入翰林嘗一使兩浙海潮盪胷湖月在掌說士惟甘誨人不倦顧體羸善病詩不多作而境益峻詣益厚如晴空片雲自挾山河之氣夜闌疎鐘足動蛟龍之蟄固性命所依倚尤魂魄所眷戀長卿篋裏幸無封禪之文白傅筒中尙餘唱和之什檠花颭影簷葉墮聲展卷潸然其何能已世之讀君詩者其亦悲君之志夫

簡夢巖詩序

國朝嶺南以詩名者余最喜程周量黎簡民二
家蓋程以學涵黎以才峙譬諸羅浮風雨合則
皆奇巨石樓臺分亦競異前賢允矣後起從之
簡子夢巖余同年友也其知余也以詩余之知
夢巖也亦以詩夢巖之詩味腴而律細學似程
格老而氣豪才似黎與張南山司馬劉湘華家
香鐵兩孝廉並馳聲嶺南表異今日四子皆余
交而香鐵夢巖倡和尤密夢巖則又較香鐵爲

最久也昔者蕭晨浣後靜夕談餘或命駕而尋
暄或開襟而延爽余方鬱鬱負此盛年君每琅
琅錫之佳句雖復涯角多睽蹤跡鮮合而清風
入戶停雲在空心性之感不期而然况日月逝
於上人事遷於下撫琴而慟朱絲攬鏡而嗔白
髮安得青天作紙共寫愁思滄海一杯還淘健
筆夢巖於是謂余自念此生有志未逮惟於詩
道頗耗心力君其知我可無一言夫以君意氣
之邁閱歷之深使十年之心不負千里之志克

遂猶將流絃歌於邦國振金石於廟堂如其不然則且吞吐白雲咀嚼丹荔臨海日之遺址訪草堂之故居招程黎二生之魂而酌之他日重與論文君當飲吾於龍巖泉石間也

艾至堂詩序

夫北海蒼梧之吟菩提明鏡之偈猶以證無上覺有情至真至妙無念無妄矧學聖人之道守經生之訓而旨昧詠嘆才疎諷諭則是緇衣泯好賢之誠巷伯掩惡惡之實風雅不作誰職其

咎哉揆詩之衰固亦有由自眾作濫夫齊梁陳
氏亟復其古崑體蕩夫錢晏歐公必矯以氣而
風會所移波流獨甚語皆浮脆詞或荒誕若夫
效韓而肆步蘇而纖擬白徒率師黃益艱非孫
叔之遇優孟卽黃老之變申韓焉故夫作詩匪
難知詩爲難吾友艾至堂君天姿沈毅識解超
徹矻愚訂頑幼讀橫渠之銘宣文措政長悟伯
安之學嘗論詩之爲道貴乎中有所得故激發
本乎良知而悲憫集於中處可謂知詩矣故其

作詩也因物繪理隨事觸機如鑑之澈可以照
膽如鏃之利可以貫札構思沈冥之鄉得意飛
騰之境江山悽婉鬼神驚泣非矜別趣自發真
詮嗚呼盛矣今之詩人就所知交略可指數若
梅叔振舉於山東孝長騰驤於荆楚亨甫凌跨
於八閩香鍊軒翥於嶺南四農奮發於江左東
松蹕厲於豫章皆抑塞未通沈淪莫拔而至堂
亦挫折英銳韜匿光燄嗚呼物有極而必變道
有微而必彰但使養性治心卽是真靈之業迥

仙居言序
明破暗自參緣覺之機斯尤化張莫盡讚詠無窮君儒者也而詣證九丹道通三昧敢附知言還以相質

味雪齋吟草序

夫風起於一隅而萬物被其韻雲生於寸石而太空彌其陰聲感故無所乖氣通故無所窒古之詩人類多託幽隱屏應求而業炳千禩韻流宇內矧學士大夫交遊列冠蓋閱歷窮江海情有鬱而待舒義有蘊而始發藉非長言永嘆以

昌厥道則性命何所依倚光景何所表著不亦
媿前修恥時傑哉嚮者予聞滇南有五華五子
之名五子者李明經卽圍戴上舍古村楊司馬
丹山池宮贊籥庭暨戴工部筠帆而五也筠帆
與予爲己卯鄉舉同年而神交落落相見恨晚
壬辰癸巳間始與君及楊星珊徐鏡溪巖問樵
陳登之家矩卿爲詩課甚盛已而諸君多外出
課亦遂輟丁酉之夏君乃出所爲味雪齋吟草
十卷示予使序之予讀君詩至水部集有曰吾

溟渺天末地僻風尚古虛聲恥純盜樸學叩心
矩李張及錢彭卓卓杜韓伍其餘諸老宿奎璧
錯星宇比者元城翁詞宗峻堂庶淵源幸可識
前修善踵武蓋滇詩始盛於明而大昌於今點
蒼之巖噪滇海之汪洋秉靈育英名流輩出而
君性情刻露精力彌滿理趣雜陳華實並著偉
哉其有所鬱而後舒蘊而後發者如風之遠足
以動閭闔而周廣莫如雲之盛足以合流峙而
通變化又豈方隅所得囿尺寸所可量哉且夫

詩者心之聲也志之律也故得失歸乎證心美
惡存乎辨志持君之心密而無倦策君之志精
而勿渝由前賢以訖並世由並世以訖將來不
朽之業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陳唐甫詩序

烈士暮年之悲英雄失路之感白日西匿祗思
繫以長繩大江東去要當送之裂石於是綜其
結齧發其瑰奇規元白之遺音秉虞楊之近緒
始自青蓮弱植之年訖於東坡垂老而後雅什

珠駢新篇林立將流而布之則膏馥沾丐秘而
藏之則鬼神呵護遂使旗亭一絕遜此風流御
屏十聯噴其藻繪豈必假推敲於京兆猶當驚
吟詠於鎮西江國春風海山明月君懷若揭我
勞如何

馮子良詩序

番禺馮子良大令與予爲同年生聞蘭蕙於中
林識騏驥於雲路友其人而誦其詩亦有年矣
旣握別燕山懷音江國家傳諭蒙之書戶著絃

歌之化於是知君之政日益爛而君之詩日益
進若夫臨川內史旣遺銅陵之什江州司馬必
擅草堂之篇過此以往未之或覩豈不以簿書
爲才猥雜爲習嚮使彭澤不歸誰流連於下隄
都昌未去空徘徊於酒瓢以君視此能無輟然
君集旣成於永豐今之浮梁將續刻焉構思必
絕造語遂奇而巧不傷於鑱雋不病於詭至於
興懷古風睠念民事斐然惻然可以觀矣屬以
癸卯之冬相見豫章風雪仇離山川獨往而予

仙舟書屋
方盥手宮亭揩眼廬嶽五峯日出三峽雨來撫
卷蒼涼馳神愜適弁而歸之以質作者

壽泉詩序

予少時讀書仙人石下自老輩家素堂先生論
詩外相與往復商榷賞奇析疑則兄壽泉也海
北天南遂孤宿願然既各持其志亦將互進於
道若夫騁轡燕趙之間命傳海嶽之際俯仰以
發其奇歌泣以盡其變自謂斯世不乏孟梅而
韓歐誰屬果如白杜則衢籍奚多循名責實予

方愧已而君則如幽谷之蘭而芳可襲人如在
山之泉而清能滌物瀏然若風籟之薄乎虛空
藹然若雲綺之麗乎照灼雖復趙壹有囊錢之
感鄭虔有拾橡之嘆而道不以窮達殊志不以
豐嗇異會何羨乎鮑昭之賜帛惠恭之遺錦哉
屬以人事屢遷初志未遂叢桂山松黯將再別
昔薛家有齊名之美崔氏有一門之譽矧在學
業豈爲標榜予於君詩固不能無言也

秩林詩序

孔子稱不學詩無以言朱子謂事理通達心氣和平故能言也夫長離之鳴非罽羽所能和應龍之嘯非蚯蚓所得聞然則詩之爲言固有其本也漢魏以降作者迭興莫不附庸四始拓宇三百然廟廊貴夫賡颺而或失之誣山林尙夫嘯歌而或失之野忠告繫夫朋友而或傷於直幽怨託夫男女而或流於蕩不明所發曷適其歸不明夫體曷適於用然則其所本者果何在耶一曰敦好自義軒姚姒之傳修齊治平之要

日星河嶽之精昆蟲草木之化經史百家何一不備固而執之既有食古不化之誚棄而遺焉遂有不學無術之譏必使洞悉是非深明得失然後可謂之通達也一日審時凡夫先後異宜遠近異俗在天則有一息之陰陽在地則有萬里之夷險必使靜有所觀動有所察常有所權變有所守然後可以定吾心氣也二者既得然後可以立言淵明抗懷古人少陵許身稷契志可得而言也言可得而行也孰謂詩有別才非

關學哉夫人之精神必有所寄寄於事者有定
寄於言者無窮明足以達君父朋友夫婦之情
微足以參天地古今萬物之故故詩之至者不
以己域不以情囿窮通得喪何與於斯操本馭
末斯爲盛矣秩林學詩有年將錄所作以就正
海內君子予因以素所論詩者告之

男秩

林

謹校

仙屏書屋初集文錄卷之八

宜黃黃爵滋德成著

序

梅蘊生遺集序

嗟夫梅生已矣其文則傳若夫挹淮海之餘波
抱崑岡之積秀宐有傑士鬱生其閒遠追張紘
陳琳之譽近接蕙堂梧閣之選然或儼之而未
聞或求之而未見若予於生亦既聞之而見之
矣觀其寄傲一室覃思百代氣專如羸骨峻於

仙居書屋
鶴義若泉濬旨隨風遠貧非其病憂乃中傷志
念未畢遽爾殂謝劉子孟瞻生之至友爲生墓
文顛末具見茲遺文若干卷續詩若干首則生
門人薛壽所取定於劉子者也於是生之學有
徵而生之志亦可慰矣獨恨予識生已晚南北
奔馳蹤跡疎闊方謂歲月有待何意天道遂至
於斯然則予之撫卷泣下又烏能已耶

郭閩仙詩序

信江有兩詩人曰弋陽陳唐甫符運曰上饒郭

閩仙光啓唐甫癸酉選貢與予爲同年生閩仙
乙酉選貢後唐甫十二年故予得交唐甫而未
嘗識閩仙也比歲予始識閩仙弟子鄭志昺志
昺視予畱有餘齋詩鈔若干卷曰此吾鄉郭先
生遺集請定而序之以付梓人讀之至與唐甫
唱和諸作知閩仙與唐甫甚相善因憶唐甫數
遊京師無所遇最後遊粵久不得歸乃郵其所
作索序於予書未復而唐甫逝傷哉唐甫將以
不得予序爲憾也雖然予旣序唐甫矣乃若唐

甫所善如閬仙者讀其詩不亦如善其人哉夫
烈火之薰而其臭不滅也繁花之實而其味自
存也蠶之化而不啻傳其緒也羽之隕而不啻
遺其文也故曰離合者語笑之緣生死者形骸
之跡若夫文字之數心性之理殆非俗情所可
畛域閬仙詩自古體迄今體皆有眞實不自掩
處其體質雅近彭澤廬陵諸鄉先輩與近世習
袁趙一派者迥殊雖其胷中磊砢抑塞若有所
感憤而待發者而及其既發要亦和平溫易不

詭於則然則閩仙詩人亦學人也予之序閩仙也其以是也雖然使閩仙有知猶將以不獲予交爲恨而予與唐甫生平業已快意馳騁相忘爾我願爲雲龍卒不可得死生離合之際固未能釋然也設使閩仙生前得交於予亦如唐甫徒益吾悲悼耳閩仙其謂之何

郭羽可豫章遊草序

羽可山居十年與農圃爲徒漁獵爲耦事母畜幼孳孳如也顧平生知交罕所裁問獨予屢有

詣君之約而不果踐於是君屢以詩訊予夫時
不我與者勢也人惟求舊者情也予自癸卯迄
夫丙午江淮之間奔逐未已雖復三詔尋仙九
華遲客問桃潭而亦有汪倫過蘭澤而非無枚
叔然念蛟龍惻惻惟子美之懷人蟋蟀啾啾孰
劉安之招隱昔時之樂今乃續之時則紫極雲
飛松陽月上潘安仁新有悼亡之篇江文通復
多言別之什新詞播於晴瀾古義拭夫冰鑑其
氣之盤鬱而不可窮也其意之周浹而靡有竭

也得所作若干首曰豫章遊草先以示蔣子瀟
子瀟謂老可之作其天獨宏洵知言哉君旣以
子瀟之來喜得一晤遂欲爲芝山昌南之遊訪
鄱陽浮梁兩令君暑不獲行馳使往還有需時
日予與子瀟乃得從君昕夕酬答賞奇析疑詩
筒絡繹不絕於道離合之迹良非偶然君其歸
矣猶將釋故帷之痛奉高堂之歡暇則仰飛俯
潛如遇故人勿遠千里還示新作時道光丁未
季夏月也

程蕉裳詩序

羣雅堂詩選一卷計若干首予己卯同年鄱陽
程君蕉裳作也昔龍川之集嘗待刻於眞長宛
陵之敘猶續書於永叔君歿之後數年嗣子手
持君著謁余豫章書院乞定以質方伯費鶴江
前輩暨浮梁馮子良令君謀梓而行之蓋方伯
與君同庚辰而令君同己卯又同庚辰也君天
才清拔志行軒豁故其奮力追古冥心造遠揆
所撰作輒能發燕趙之慷慨包江湖之倘佯顧

取精粹者棄糠粃采良鏐者汰沙礫慎而存之
少爲貴已予嘗涉珠湖陟芝阜睠士行之舊鄉
指番君之遺廟雖行雲乍過空聞浮舟之鐘震
雷已飛誰摹薦福之碣而若近時饒州教授有
硯齋觴月圖君嘗詠之又自有羣雅齋觴月敘
奧如曠如與君詩旨足相發明恍遇君於薜蘿
泉石間已

重訂陳小石觀象居詩鈔序

在昔名父之子有若前明崑山歸氏待詔之詩

與太僕之文並傳談者稱羨今於新城陳氏乃復見之君天才亮拔性行芳潔追躡古尙邁軼儕輩陳氏素有姓望自君祖父以迄諸父兄弟子姪一門羣從後先競爽而君獨蹇厄困躓多病怒焉以終良可喟已君沒之後垂二十年嗣子大煥以縣丞需次楚北旣重刻其王父太乙舟文集遂以觀象居詩集繼之如斜川之附端明甚盛事也先是君弟書庭嘗以其季禮庭所錄君詩丐余論定又以余同年魏默深所評芟

本副之久置行篋今歲戊申首春始於九江舟
次瀏覽及之蓋編年體也因校所刻已改編年
爲分體而各體中前後篇次竟爲鈔胥易置夫
存詩至數百首非若片鱗隻羽而已使循序讀
之則生平可見古人先有詩集後有年譜惟賴
篇次可考故分體不如編年但分體亦自有篇
次當尋求耳至若字義點竄尤關黑白所刻如
喜雪詩快意目光縱鶩脰湖詩目送鴛鴦三十
六兩目字一訛日一訛月懷外舅詩月照翁顏

色翁竟易我階前積雪篇可悟處世方世竟易
四雁塢題名歌相稱今不怠怠竟易能此其於
作者大旨刺謬亦奚安耶前過蘄州方聞君嗣
攝篆興國江行以風去住不得自由咫尺之間
邈若河漢乃先以書語之而於君山舟次窮三
日夜之力就篋中本一一校勘視今所刻增詩
二十首刪所刻詩八首定而歸之俾重刻焉亦
詰嗣之志也澈翁爲君婦翁以詩名擅海內禮
庭所錄固翁所曾定者人遂謂君詩多得翁指

授而君亦自有文媿爲人子詩媿爲人壻之說
冰清玉潤誠爲美談揆厥所宗實不在香蘇也
惜不得起君九原相與喁喁而共證之

張稼村集選詩序

夫古今之詩亦屢變矣若五言盛於枚叔古詩
之崑崙也四聲起於沈約今律之岷峨也厥體
攸分不可復合雖然三唐之構每存拗體是今
而古者也六朝之詩已多律句是古而今者也
分而取之合而成之此稼村集選之作可謂至

奇極巧者乎觀其寤言之永寄託之遙山川藻
其雲霞乾坤盪其風雨莫不相印在心獨抒其
志而乃善裁古句妙叶今篇宮商畢調赤白互
配假千秋之作者羅四十之賢人斯則江淹雜
擬固爲不化之機東坡集陶猶是未盡之變由
斯以談造物之精貴其能取心性所通視其自
成詩猶藝也進乎道矣

沁香樓贖橐序

沁香樓贖橐一卷東陽李沁香女史作也夫鶴

巖之山淑慧鍾焉畫溪之水秀麗蓄焉則有大
家之徒相如之敵才亞左妹學因韋母自文姬
之六歲已辨琴絃在金鑿之十齡足刊紫石乃
若撫石筍之貞介倚柏亭之磔砢挹夕芬於荷
池濡朝潤於槐幄薰蘭藉藻吐玉探珠又况夜
織之篇蠶詞之什鑿之明月和以春風使其發
帷帳之芳香持閨門之整肅必能廣覽成敗嗣
博士之風頂禮儒佛軼遺芳之構而彤管將貽
玉簫遽斷菊花之徑空萎巖霜海棠之園莫舒

麗旭吁可悲已雖然石火者質也錦綺者文也
譬諸蘭香被折終成飛化之仙法嬰已去尙遺
元靈之曲若女史者當求之玉女名錄中矣

韻芳閣詩序

夫猗實興懷覃葛寓旨詩人之則肇閨門焉蓋
性莫宐於貞靜情莫要於和柔譬諸幽蘭百本
經纖手而彌芳修竹一叢倚翠袖而增嫻則有
河陽之裔楚國之才兄似凝之謂令兄四楸
大令煥龍嫂
同謝韞劉家則孟季皆文宋氏可生徒畢授固

已小山軼獻父之作離亭邁送兄之篇况復雅
羨倡隨自忘甘苦每相攜於甲帳不畏雪霜卽
寄興於璇圖無憂反覆宜其編成纂組字拾瓊
琚澄辭與秋月爭輝綺句將春雲並麗抑僕聞
之扶風博學旣淹擅夫賦才應貞少聰猶善變
夫文體則夫翱翔之告婉婉之詞備雅樂於房
中參風人之正始讀斯集者可以興矣

簪花閣吟草序

若夫新羅有織錦之女紹蘭得繫燕之婦矧在

詩書克工吟詠斯不亦無媿采蘭有光雜佩予
宗年家子夢花秀才視其閨人朱貞卿女史所
著詩若干首乞余定之且贄以畫焉於是蝶絹
傳圖鯉綾讓格李氏媛之竹石豈在臨摹管夫
人之丹青兼誇題識至如高胡擅清婉之篇秦
徐多贈答之什其他或旨同於明發或意協於
孔懷何羨王肅有女僅文義之名宋莘諸妹並
才學之選時則梧月淡暑荷風永秋璆韻鏗爾
藻采奐若竇妻之所同心關妹之所斂手猶冀

他日接踵大家嗣聲宣文笄禕而儒不其盛歟
包王山律賦序

夫非有長短高下疾徐之節無以調宮徵也非
有溫涼醲淡肥瘠之別無以和鼎鼐也是故朝
野異奏不能廢六律蔬錯雜陳不能淆五味選
賦尙矣唐賦則王輔之黃文江諸家猶伶倫之
比律易牙之治庖也丹徒包生國璋旣歿之後
九年嗣子桂生持其橐賦若干首謁余京口舟
次乞序以付梓人於時凍雨橫江蛟龍蟠蟄若

金石之琅琅而發其聲也若羹膾之醴醴而肆其味也蓋其研覃於心斟酌在手其於長短高下疾徐之節溫涼醲淡肥瘠之別固已好學深思深知其意而生之不徇時趨動合古人揆其體段不已異哉惜乎天靳其年人悲其志身後之報豈付冥漠桂生方有志父書因爲書所論以歸之

蔣子瀟七經樓文鈔序

子瀟中州產也

國初中州以古文名者首推侯朝宗與江右魏
叔子江左在堯峰號稱三家商邛宋公嘗合刻
之願論者謂朝宗才士之文而叔子策士之文
與堯峰爲儒者之文有別然予嘗聞壯悔堂集
成甚速而朝宗之逝甫壯盛天不假年莫盡其
才爲可惜也若夫太少鍾毓之宏河洛精靈之
萃代有瑰士於今誰屬子瀟英敏果銳絕倫軼
羣自裴高有萬通之志陳蕃非一室之事何羨
班超定遠遽聞投筆之歎詎慕王華閒居常誦

登樓之賦陸喜著書奚必規夫賈誼張湯作奏
且有待於兒寬所撰七經樓文集若干卷翔耀
必高發聲最大說經鏗鏗論事侃侃思衍致博
辭辨理析道與時進負乎遠哉以視壯悔當何
如矣抑吾聞商邛晚年始刻西陂類彙而盡棄
其少作論者稱之顧商邛撫吾江右首推政事
特其文筆彌復絢爛至如湯子遺書講求實用
語錄審宗旨奏議詳規畫揆所措施尤爲偉著
而文正當日亦嘗爲嶺北叅政二公之蹟具見

謝志今子瀟來遊豫章修書之際披覽宜及知
流風遺韻猶在吾匡庾間循聲繼踵期見他日
然則壯悔之才誠烏足以語子瀟哉

竹素齋四書文序

易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解之
者曰誠也卽忠信也書辭尙體要不惟好異解
之者曰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眾體
所會之謂要若鏡塘姚先生之文其不謂之誠
乎其不謂之體要乎其於詩古文皆然其於時

文亦然蓋先生志聖賢之志故能言聖賢之言
其品醇故其文醇其行簡而清慤而茂故其文
亦如之使試之以政盡之以才必能以經術飾
吏治以學道勵末俗惜乎其以郎署終也嗚呼
先生豈欲以時文名者哉雖然有其文之雅以
醫俗有其文之真以去僞以經解經則經通以
心印心則理熟洵斯文之碩果當世之底柱也
予慕先生之爲人而亟讀其文讀先生之文而
益信其爲人論而存之豈惟文哉豈惟文哉

李曉瀛收視軒四書文序

若夫泛川者必勤舟楫登嶽者必習途徑甘苦
既喻巧拙自分因文見道雖小重也自世以制
藝爲干祿之具背考言之本至於眞僞雜出得
失鮮據臨淵羨魚誰復退而結網苟爲志士不
如是矣鶴城李茂才縉光資性卓越器量淵雅
天不假年人惜其學所存僅制藝若干首非其
篤志嗜古苦心研思披吟一室而不以風雨輟
丹鉛歲時而不以霜雪渝亦何能閉門造車出

而合轍揆其遇合蓋有數焉而光怪發於空山
聲聞餘於幽谷九原有知聊可娛適烏在託賞
音於身後勵求實於末俗哉

相看編序

夫登高能賦可爲大夫古昔所稱風雅事尙然
吳季入魯遂誇相說宋人使遼每矜筆記上國
匪遙長溝竟限若夫聲教所被中外一家旌節
之來歲時相望以今方古實有殊觀則有箕子
舊邦申公嘉客賢勞重著賓從多才洗毫伸紙

灑墨聯吟原本山川扶持神鬼海霞翩其挹袂
關雪鬱其盪霄遂使白月爭輝孤雲讓美顧詩
者心也心相感則相通詩者迹也迹相看則相
合以作者一時之迹證讀者千秋之心其可以
已乎其不可以已乎

朝鮮使者飲餞聯句帖序

夫入鄧林之麓而其陰蔚者楨幹叢也登崑崙
之墟而其光騰者球琳萃也東海古箕子國固
才傑之所鍾乎自予由御史官鴻臚先後晤東

使若心菴趙公彝齋權公翠微申公及趙公羽
堂而四及金公游觀而五焉游觀之來羽堂寄
詩帖索予序蓋去夏心菴諸公餞羽堂而聯句
之作主十五人客一人詩十六韻句鏗字鏘篇
成法立予因所見以及所未見雖片鱗一羽如
矚其狀如聞其聲矣因思予與羽堂攜手登江
亭時雪藕浮瓜清譚忘暑已而別思黯然恨身
不生羽翼與之臨十洲而溯三山今讀此帖不
益勞寤思增悵跂哉

當塗胡氏族譜序

夫世有馳才學府肆志藝林而父書空讀祖典
遽忘者何哉情不洽於所親道常乖乎其本雖
復矜能於墳邛之奧而繫姓之經不陳夸博於
人物之志而敬宗之義無取辨仍耳之呼曾何
與於血食通橋梓之狀究無關夫餼聞其或泛
襲歐蘇雅託名氏遠耀豕韋近羞田舍庭誥雖
亦盈編家訓何曾寓目實之不求文將安攷當
塗胡氏遷自新安聚於霍里指博望之嶽崎挹

丹陽之演漾則有予門人國樞之子遵昭負繼
起之才懷先世之澤爰修家譜以重宗盟長幼
既序疏戚罔閒遂令服屬彰規矩之循宗祀綿
雨露之報而遵昭方以忠孝爲寶經史爲田積
習名教勿赧勿倦猗歟盛矣他日者予將攬轡
青山維權采石過鼎門而問之則文篠清泉詎
獨徘徊謝宅斜陽芳草何必歛歛買墓遵昭誠
加人一等哉

萬氏族譜序

三江萬里八團之族跨南昌豐城進賢三縣之
交溪流匯帶列嶂延絡舟楫通乎大川煙火鬱
爲闐闐余以媻戚數至其處與義山司獄光澂
登邛而撫茂蔭臨淵而羨游鯈蓋未嘗不躍然
興喟然慕焉今歲甲辰之秋萬氏有十一修族
譜之舉司獄郵書示余并述其族子虛谷孝廉
時若篔軒水部啓琛諸君之意索予文以弁其
首夫譜法之傳歐蘇最善兼而式之尙矣然非
有敬事之誠則其義不篤非具親仁之實則其

道不備今取萬氏之譜讀之圖像弗毀昭儀型也祠宇式廓楹馨香也傳徵弗佚文獻彰也炫耀弗事虛僞懲也名僭冒必革尊卑承也婦他適直書寬嚴當也由斯以譚惟敬事乃能敬宗惟敬宗乃能親仁惟親仁乃克收族然則萬氏子姓之所以繁昌基業之所以富殖雖其澤深而源遠本固而枝大亦由于孫賢明繼繩永守勿替若夫僅襲門功徒侈家範以彼方此又何足云

北山黃氏九修譜序

高明之家忽躓如壞屋然其基陷而其蔽又頽也式微之族頓興如新田然其土糞而其苗又沃也吾族自宋元之際祖鳳友公始居北山世稱北山黃氏北山之譜自嘉慶癸酉八修之後迄今又三十餘年於是有九修之舉族兄迪筠實董其事既具詳其始末復命爵滋序之伏念吾祖若宗保世滋大事經積累德在幽隱予小子何敢妄有稱述無已則請申明族訓允茲弗

替若夫家爲善類國爲良民勿昵邪慝而仇親
仁與斯譜者宜遵法令泉則有原卉則有本惟
導惟壅勿湮勿殞與斯譜者宜式貽燕推父而
尊推兄而長薄亦可敦隘亦可廣與斯譜者宜
崇禮讓無爲不爲無欲不欲非貽令名則貽羞
辱與斯譜者宜明羞惡泊不冀豐亨不忘困閑
心所踰專力所奮與斯譜者宜習儉勤鳳皇將
子豺狼噬人機以毒發物以祥臻與斯譜者宜
戒貪忍愚而昏惰巧而機詐幼學不明成材何

藉與斯譜者宜預蒙養士有百行女有四德關
睢好逮牝雞惟索與斯譜者宜肅閨教寢廟既
碩俎豆孔壬曷不夙夜惟神是歆與斯譜者宜
虔早祀犬馬猶蓋道塗所傷紆迴炫惑未福先
殃與斯譜者宜懲停葬凡此十宜庶其念之先
民雖遠遺澤猶存日月遷於上人事逝於下予
小子深懷憂懼是用諄誠至於示蕃衍矜富盛
誇世系侈門閥曾何足論夫盛衰之數而備夫
隱揚之義哉

香草居印存序

李生文瀚以其大父南皋先生香草居印存示予時則寒花絢戶脫葉盈席忽朱鶴之迴翔又丹霞之炯耀蓋陰陽運乎一心方圓布乎寸指鐵石之間文章蔚焉故一技雖微足關乎道妙百年已往足驗其光氣他人猶當寶之况其子若孫哉夫丁度讀書惟取法於服勤范喬執事嘗炫然而涕泣李生其猶此志歟

仙石從遊圖序

予東方之歲甫涉文史桓麟之年略通詩賦所
從遊者師素堂先生也先生逸情若雲澄抱比
月然杖頭之火太乙助其光華探頷下之珠驪
龍餉其珍怪迺具煙霞之概多結轡之惊江上
芙蓉待秋風而不到山中薜荔望美人兮未來
使其斂跡空堂棲神一室不慕右軍之樂不嗜
向平之遊又豈能矚幽遐被清曠疏數偃仰剖
厥道襟漱滌牢籠豁彼塵夢者乎當夫閣下丁
仙祠過伍相覓白社而香火遙叩郭廬而邛壑

晚夕煙萬嶺流出松聲斜照半湖染來鏡色箏
笛洗耳倚杖而聽泉霞海盪曾捫蘿而上岫穆
穆然思遠飄飄乎興高已及其樣棹幔亭轉帆
蘭渡洞邊花露暗滴涼篷林外竹飊虛聞醒枕
曲澗冷碧漾以晴瀾環峯純青綴之奇石昇真
之觀老鶴歸而已仙題詩之巖清猿嘯而和客
常恨米家之船不住謝公之屐未窮邈想神鄉
難償夙願已而林鳥旣倦洞鹿彌馴獻粟者爭
致乎賈逵折巾者雅慕乎郭泰每以看銘考篆

爲經師之解人亦復煎鱸炮蛙樂歲晚之滋味
爵滋飫聆說劔快覩開筵爲憶遨頭誰是浣花
之客自慙蹙足未隨元晦以遊惟於佩鞞之餘
早結繡絲之想音容偶闕寤寐維勞縈林絡石
之鄉瘦蝶寒螿之地茗香半榻徐來清風菊影
一簾仰見明月或追敘平昔或抒寫性靈名花
粲於齒牙古調協夫絲竹昔者縝從劉瓛博乃
通經棻事揚雄奇能作字追隨隴畔識孫期之
常貧訓授吳差稱麟士之小隱軌躅俱遠畫圖

不傳夫歌詩奏雅之懷曾寓諸琴瑟杖策騎驢
之思宜寫於丹青庶幾世之鉅公覽斯圖者感
先生之遭逢識吾輩所戀慕云爾

陳登之訪夢圖序

訪夢圖者陳子悼亡之所作也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來自河陽呼爲鄉里羅帳皆芳玉果有耀
乃判瑤臺之霜忽遺邽山之淚望舒已缺曾無
再滿之時封姨遂歸詎有重來之日故夫夢也
者有精有想有感有性方之文生於情情生於

文抑又甚焉雖然當其生亦夢也何況於滅當
其真亦夢也何況於幻嗟夫蕭郎獨宿謝女不
歸茶鐺藥臼之旁經案繩牀之側遺挂在壁悵
恍如存杳杳冥冥含睇宜笑林飄一葉訝移環
珮之聲花動微塵疑拂鏡奩之影生耶滅耶真
耶幻耶昔人有省曾子王駿之言曰意常嘉之
豈違本心吾於斯圖見陳子之志矣

潘星齋紀遊圖序

夫奮翼雲霞者常馳霄漢之思濯鱗清流者時

遇濠濮之趣或幽憂以發其韻或淡泊以抒其
懷道同者事殊境異者契合星齋之始歸臨頓
也叩靈巖而後返焉屬以夏秋之交吳楚之際
洞庭之濱春水初綠詰昆載晤歡然曷極已而
鄭俠有流民之圖韓愈有閔己之賦今我不樂
出門西笑避蛟龍而吟嘯指林泉而惜別紅葉
之響在衣白雲之影入夢枯僧莫喻其藏下土
孰知其旨遂辭鄧尉載入長安而僕方訪道秘
魔尋幽隱寂飲龍泉之一勺望太行之千尋轉

相告語各忘言象君既作圖傳述者衆而予爲
序之亦以見予之不以牢愁爾其足猶君之不
以塵滓穢其胷焉

男秩

林模

謹校

仙屏書屋初集文錄卷之九

宜黃黃爵滋德成著

序

咸齋五十二圖序

仙屏課詩圖第一

僊人石下有屋數椽竹月梧風最宜詩社予師
素堂先生嘗主盟焉倚翠爲屏眾綠在圃遠峯
近郭若帷若幔

擬峴憑眺圖第二

陸放翁擬峴臺句云潨洄水抱中和氣平遠山
如蘊藉人俯鏡江流遙睇靈谷鉛槧之暇斯可
怡情

錢塘候潮圖第三

嘉慶甲戌秋京試南旋買舟錢塘江上沙際可
步夜半月明海門隱隱作萬雷聲舟人倏起拔
椿潮頭側浪一噴數尺順風挂帆不移時已抵
富春矣此歸途一大快事

鶴城譚藝圖第四

余司訓瀘谿召諸生徒季課自所鑒別外諸生
徒或就質所業無間遠近每庭花冑雨樓葉墮
風薄酒疏鐙相對譚藝追思往昔猶在目前

龍潭觀瀑圖第五

潭在開先寺之右瀑布自黃巖來蜿蜒直下亂
石飛流穿厂瀉谷石路滑險而題刻甚夥嘉慶
丙子秋九月偕余一齋徐東松李牧臣艾至堂
到此初觀不覺大異自登五老峯還大雨徹夕
次日乃益奇

從姑登眺圖第六

山在建昌府城外江中因麻姑得名其絕壁曰飛鼇嶂嘉慶丁丑余自瀘谿至郡因暇過此而麻姑之遊則竟不果

邯鄲尋夢圖第七

道光癸未假旋過此觀盧生睡像楹間有百菊溪制軍聯云虛檐四面挂星斗野笛一聲飄水雲此不著色相而情景耐人尋味

襄陽覽古圖第八

予有詩云江山空霸業龐孟有襄陽漢水幾千里鹿門新月涼魚龍收變化城郭入蒼茫神女渺何處言尋解珮鄉時道光癸未冬十月假旋自樊城買舟沿漢入江

晴川覽勝圖第九

晴川閣在江漢合流處據蛇山之首卽古大別山也道光癸未冬過此有詩云漢影雲邊合江流天外來中峯人獨立傑閣首重回萬樹寒霜落千颿夕照開登臨忘薄暮還問伯牙臺

梅江舟望圖第十

梅江舟中望金精十二峯雞鳴天上犬吠雲中
此境大是奇絕

梅關駐馬圖第十一

大庾嶺以梅銷得名余道光乙酉粵遊往返過
此有詩云千人蟻盤入萬足魚貫投又云試飲
六祖泉冷然心肺秋山巔稍南有泉挹之不竭
其頂則張文獻祠在焉

唐園啖荔圖第十二

唐荔園主人邛君置園招客籬屋數楹有橋有
亭夏則支起荔事畢則收之人謂之活房子道
光乙酉粵遊泛舟海汊紅雲洗氛有句云主人
愛荔兼愛詩詩成啖客延絳妃我同看竹不相
問權向海雲深處歸

江亭銷夏圖第十三

江翁亭卽陶然亭與龍樹寺相望春夏之交綠
樹成幄西山嵐翠出沒几席或風雨驟至蘆葦
成濤令人有江湖思

翠微訪友圖第十四

翠微乃西山之一角而邛壑頗眾友人張亨甫
讀書於其大悲寺中予偕吳子序過之空山葉
響寒月澄扉寺側有海棠溝惜花事盛時未嘗
一至

明湖待月圖第十五

道光丁酉秋奉使山左撒棘後偕嚴問樵符雪
樵泛舟大明湖謁南豐先生祠待月返權蘆花
萬頃蟹火千星與天上水中冰輪交映惜單廉

泉不至嗣於己亥春屬其友人王不矜繪圖寄
都以補前遊之闕云

雨花感舊圖第十六

道光戊子九月偕趙直夫湯子燮登雨花臺一
覽金陵之勝己亥重使江南撤棘後偕嚴問樵
過此而直夫久歸道山矣憑欄追憶不勝悽惻

莫愁話別圖第十七

己亥秋九月瞿綬伯攜樽過此話勝棋樓下敗
荷衰柳別緒蕭然同遊者湯雨生范今雨嚴問

樵也

嶧嶺踏雲圖第十八

道光己亥十月偕鈕松泉登嶧山案志云嶧山
卽東山孔子小魯處萬石所立爲泰岱門戶初
登時見白雲縷縷白石間出抵高則惟覩厂松
竇泉而雲氣反在下矣石形自八卦龍象日月
倉囷無所不備山勢由北來數峯起伏絡繹不
絕故謂之嶧也

孔林拜謁圖第十九

登嶧之明日由鄒縣趨曲阜拜

先師廟畢晉謁

孔林過洙水橋直楷靈著森然滿目子貢廬墓
處遺跡猶存

澄海臨眺圖第二十

澄海樓據老龍頭憑臨渤海望登州八百里道
光己亥十一月奉使山海關登此冰海數十里
白光藍氣一痕界劃則冰盡處也

孤竹撫松圖第二十一

夷齊廟前有屈盤松

高廟所賜名也松倚西牆之偏中幹忽盤屈攬
挈飛舞與眾殊異

平山晚眺圖第二十二

福州貢院跨平山之麓山卽越王臺也道光庚
子使閩居此嘗偕祁春浦前輩暨雷省之羅六
湖諸君臨眺院內陂陁屈曲可達予有句云窄
徑蛇蟠出鳥巢此語似有神助又晚興日雲際
幻海色煙空出人語此十字亦畫所不到也

建溪放櫂圖第二十三

道光庚子秋九月復偕祁春浦前輩入閩自建
陽登舟雲濤激漩艣聲在空因曲爲駛遇嶮得
奇尤以黯澹灘爲勝

烏衣返櫂圖第二十四

廈門古烏衣國道光庚子十月使閩至此奇峯
峭石磊落闐闐間海口四十里大擔小擔青嶼
羅列如浮鷺故又名鷺島鼓浪嶼在其內若京
口之視金焦焉渡海往還俱在廈門之北初時

波平如掌迨還則一片綠玻璃中長風掀簸扒
龍船左右掖導攫拏翔舞真鉅觀也

西湖話別圖第二十五

此福州城外西湖也綠波如畫平畦若繡四圍
山色青蒼小春時候猶浮几席

仙霞啜茗圖第二十六

仙霞關絕頂茂竹深松陰晴萬變廟側有泉主
僧常攜茗款客亭中道光庚子使閩往返四度
亭壁有

國初任邛詩人龐君舊句使僧拂塵錄而和之
巖灘覽勝圖第二十七

激水千里一曲一畫圖而巖灘尤勝余有句云
月沈皋羽墓風起子陵祠墓在巖祠隔岸榛蕪
叢廢過此者但知有釣臺而不知有謝墓矣

靈隱話別圖第二十八

冷泉亭飛來峯均在靈隱寺前予最愛其一聯
云泉自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來嘉慶甲戌春
二月過此道光庚子秋讞事既畢諸公餞別寺

中余有句云偶來仍夢過一飯已雲蹤勞人草
草誠可笑也

北固雨望圖第二十九

道光庚子冬十一月使旋抵京口阻風時龔木
民方攝丹徒冒雨載酒開北固北閣望金焦兩
點在雲濤汗漫中恨咫尺不得渡也

岱峯輿雪圖第三十

道光庚子首春使車循岨嶽而南望日觀諸峯
殘雪蕭然有松鶴思東道主人約爲後遊迨自

聞返則瓊林瑤谷仍在天外迴憶甲戌入都過
此謂飛步登雲車必可埃諸異日乃竟錯過此
願未了垂三十年矣

皋廟瞻禮圖第三十一

道光辛丑十二月二十三日偕柏靜濤侍郎暨
曹良甫周鐵臣阿桐岩過洪峒縣謁皋陶廟砌
柏庭槐縈映星炬瞻仰之餘倍深敬肅西行卽
羊獬邨爲往來停騎處

長安春望圖第三十二

山房書畫

初集文錄九

七

長安勝跡一千年已消盡矣壬寅獻歲偶過大
崇仁寺臨眺四郊風色漸覺宜人瞻顧徘徊已
成春夢

青柯題壁圖第三十三

道光壬寅上元登華抵青柯坪題壁而返有句
云到此塵無滓蕭然意自多千盤通碧落一角
瀉黃河渴飲煩煎茗偶眠堪藉莎奚奴矜矯捷
徑欲上嵯峨白玉泉院至此蓋居華山之半望
蓮花絕頂雖削壁猶萬仞而攀援可造惜使車

未遑久待也然真面旣得遊神運思更自無窮
潼關曉發圖第三十四
道光辛丑冬壬寅春使秦往返過此河勢北來
抱關南下山卽太華之餘隔岸則首陽山巨靈
掌跡今猶宛在

故關曉度圖第三十五

雲霄寺卽古故關道光辛丑冬壬寅春往返再
度曉色迷濛履綦暗溼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
生忽於此處遇之

任城覽古圖第三十六

太白樓倚濟寧州城俯瞰邛壑縈迴亭臺隱蔚
卽南池也道光壬寅秋八月予僑寓任城書院
偕門人袁修謙過此

河隄騁望圖第三十七

道光壬寅冬十月自任城買車至袁浦經桃北
桃南宿北宿南等處時河水斷流驛騎黃塵與
漁莊夕照掩映衰蘆荒草間至若霜月五更千
里一白兀坐轅端悽然生感

平山話別圖第三十八

門人宋晉謁予於維揚舟次遂爲平山堂之別
寒林碧莽水石蕭條視丙戌過此風景又一番
矣

棲霞小榻圖第三十九

棲霞絕頂俯瞰黃天蕩觀閣皆據嶺後盤繞巖
谷間寒翠晴雲若斷若續夷氛未染之地視燕
子磯則又幸矣道光壬寅十二月同巖問樵過
此

東湖泛月圖第四十

道光癸卯寓湖心觀音閣放舟雲卿祠畔荷香
月色頓忘炎暑

螺墩消夏圖第四十一

道光癸卯朱夏過此長籬曲逕苔箐依然林羽
避炎花神笑客時予方寓居湖上閉門矻矻作
告貸書主人袁壽民運佐爲具蔬筍見召洵於
此間得少佳趣也

砬山思隱圖第四十二

石碧去余居縣城二十里山腹洞開眾峯朝拱
譚襄敏題曰太極巖道光甲申與徐東松諸君
訪一齋姻丈於杏溪因造義泉寺醉眠碧下蕭
然忘暑迨癸卯夏秋之間復數與余璜溪過此
蓋將欲卜築於其側焉將至寺有山曰象王峯
義泉所注有潭曰跌馬潭

焦山春望圖第四十三

道光甲辰春二月維揚候友不至與德林硯香
馬書城竹漁黃文涵子湘遊焦山登大觀臺望

隔江佛感洲桃花萬樹爛若霞綺若夫洞壑幽
尋江流俯瞰陰陽萬變觸緒無端見自然菴壁
間有洪稚存前輩書如此江山四字卽以名圖
並揭此書裝之卷首俾寺僧藏焉

西興喚渡圖第四十四

偕子湘渡錢塘江赴會稽與楊濬川太守暨杜
尺莊章理菴約遊蘭亭阻雨遂別復渡江而返
風微颿霽潮平艣柔子湘遂欲乘興上溯桐廬
而予意不果亦可惜也

南屏訪古圖第四十五

西湖南屏山之麓曰小有天園予偕鄭夢白方伯鹿春如觀察王禮之張白也兩太守汪少海明府訪司馬溫公摩崖石刻於叢莽峭石閒披剔得之憶甲戌過此亭榭尙存遊觀甚盛循徑緩步初不知其在山半也崖右石筍依然對此尤不勝荒涼之感

迎江話別圖第四十六

迎江寺與大觀亭遙峙而寺趾憑江形勢尤壯

道光乙巳冬月泊舟皖公山下既與孫敬堂通
守爲大觀亭之遊復偕許价人飲此孫君同在
座焉比者聞諸道路敬堂已逝追念前遊徒增
悲惋

花潭載酒圖第四十七

道光乙巳冬月翟君蔚堂導余爲桃花潭之遊
門人張懋芝暨兒子桀從潭之東曰踏歌古岸
卽今翟邨其西岸則萬邨門人森家在焉余有
句云千里長江載酒來相逢釣隱有高臺主人

家住東西岸山月潭雲面面開惜怱怱返權吟
興未盡也

東園看花圖第四十八

揚州東園泉石頽廢久矣修葺之餘煥然易觀
道光丙午三月過此時春寒勒花晚梅始發亭
臺掩映在錦雲香海中去園抵湖上爲桃花菴
主僧善品食讌集頗盛而平山堂則蕭寂如故
吾與聽鐘圖第四十九

吾與菴據天平諸山之麓丙午三月晦前二日

門人胡清綬張肇辰蔣錫寶汪廷楠暨兒子秩
渠從遊范墳晚宿是菴次晨寺僧導以臨眺登
樓視所鑄鐘擊之三杵既畢餘聲滿林谷閒齋
罷而散予畱句云此地眞傳與點意斯人可證
遇天禪僧名原根爲芻苳中一老宿云

西湖歸騎圖第五十

道光丙午端一泊舟武林門外次日易舟泊螺
螭浦屢爲明聖湖之遊峻嶺篲輿幽潭畫舫各
稱所宜未若湖邊緩騎爲尤適也每遇晚颺斜

照徑萬松嶺而歸壺觴復進陶然遂醉

白嶽登眺圖第五十一

浮梁與馮子良明府別後攜秩榘赴徽取道婺
源山中將至休陽過藍渡問向齊雲山路無導
行者時丙午仲冬十七日也次晨復自休陽折
藍渡三十里造焉羽衣迓入天門簫笛間作輿
從徐引懸厓邃壑中垂虹跨漢塵市若雲至東
陽院小憫黃山咫尺襟袖可接院後邈迤盤折
周覽無際雙姑五老厯厯可探巖松崦石與爲

俯仰頽陽迫人蕭然遂返回望玉屏鐘鼓仍在
天上矣

新安放權圖第五十二

新安江石如雲如海其灘面如度水牛手可挾
如櫺具如椎如鉢如囊如琴如壺其灘腹如螺
如蚌如鼈如龜足所履如龍如鼉如筏其大者
如犀如象如駱駝如鱗鯉其羣如江豬其有聲
如獺如水老雛如軍其幻者如突騎如四面伏
其亘於洲者如虎落如馬阜如困如斛如破竈

如敗葉攢聚如枯槎如鐵接於岸者如梯如關
其蒙葦如披裘父被華如濯錦娃其醜如疴瘵
如癩如豕緣於山者如蹲虎如豹如孤獰如鹿
如鬼如屏如林如屋於時灘聲似雨人影欲飛
乃呼童烹茗取友人程麗仲所贈宋石試以佳
墨石有文曰易簡記事云時道光丙午十二月
也

送李牧臣北行序

十二月十八日始得長至前二日手書碧波東

溯鯉尾西來白雲北飛雁頭南嚮於時殘葉堆
榻寒華倚窗日高可曝重霧不開風凍未知急
雪驟下閉戶噤冷啓械破寥而君已抵虹津邁
玉嶺黃子不能已於言乃援筆爲序而追送之
曰夫干將之珩經干埋而始光卞和之珍被再
刖而乃出然嘗歎君以樸誠之資負磊落之概
寄傲一室則虹霓自舒傾契同心則風月常霽
而名場蹉跌者垂二十年重以眷戀庭闈悽愴
霜露稻梁歲逐異地嗷鴻枕簟夢回隻身騎虎

謝安多故莊忌言哀讀君入山吟諸作蕭然撼
然幾於灰心青紫矢志薜蘿今秋相月又被沈
疇影幻疑蛇形癯惜鶴承吳客之問陽氣未升
讀陳琳之文頭風莫愈而君力疾出門務踐舊
約幸河中之無水冀斗下之有人黽勉從事不
敢告勞君慮換骨空嘲點頭暗失謂今又坦率
則少年科第但誓他生志痛沈舟力憑射石座
上故人駭聞此語而丹鼎已開席帽旣脫榜發
之夕君遠不聞探名謝僕隔日方知然後思罷

遺愁兆先聞喜一舉之獲何難若此意殆深其
蘊藏而利其脫穎遲其收拾而倍其取材耳方
今禮羅廣設儒館宏開君當坐致燕臺之金親
嘗蓬池之鱠勿以離索鬱其遙情勿以兒女減
其奇氣庶驪龍之珠先獲驂駟之路遂開若其
濯足金焦盪胷海岱驅車督亢之野飲馬桑乾
之河見翰林之文章觀

天子之宮闕靡不掇摹臺閣助借江山他日示
我一編還期先覩抑僕所舊經差能領略也

贈郭羽可序

夫極閱歷之勞者必返夫無求具超曠之識者必歸夫自得引身乃知足之符山澤亦文章之寄然事之所適人或尼之理之所信天或靳之此泉明所以僅見高臥而伸統所以空懷樂志也先生抱濟世之心裕及物之量雖遇不伸於知己道不展於平生而足跡徧公卿聲名動宇內江湖有罷釣之情士林有同舟之慕豈不亦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而乃決去一官甘守吾拙

如是有年泊然無間則夫自今以往屏棄俗慮
優游至道蒙山躬耕自適田園之情光黃隱居
豈爲妻孥之故至於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則山
中宰相轉爲多事安邛上人何須絕迹但王奐
灌園雖無勢利之交劉昫上谷應有吟誦之侶
獨恨負茲塊質孤我良朋不佞自笑若浮閭之
魚先生相望如入雲之鶴不佞過伯玉之年未
能寡過先生當白傅之歲自稱樂天但使夙志
未忘初心克遂終從載酒青原摩碑鐵字抑仙

人之藥當手種以相貽石碧之泉猶相招而其
飲請質斯言以爲左券

男秩林謹校

仙屏書屋初集文錄卷之十

宜黃黃爵滋德成著

記

房山縣重修書院記

古者州縣之官非徒恃能治民也恃能治士自
州縣不能治士士之有文行者鮮矣士且然况
於民故州縣欲治民先治士治之如何曰培其
氣而已培其氣如何曰導之以教濟之以養教
之必有其師養之必有其政房山舊有雲峯書

何處書屋
院事廢不舉。余同年生楊濬川君往治此邑。下車之始，則白大府曰：政治之源首在培養士氣。房山地鄰，首善書院之脩，尤不可緩。得請乃率諸紳士，新其舍宇，益其膏火，而捐廉以爲之倡。事旣成，上之大府，大府請於

朝議，敍有差。於是官課師課，規矩肅然。而士之來學者，濟濟如也。夫是非獨教其文也，將教其行，非獨養其身也，在養其心。

國家教養士人，垂二百年，深仁厚澤，被及遐荒。

况在畿輔左右薰濡尤近乃讀書之士無所資
贍雖學額甚寬而童試之士中小之邑或不過
數十人爲牧令者催科而外別無設施前後更
調官若傳舍孰肯教士孰能養士有詰之者則
曰彼地方磽薄士無由養也或又曰風氣僻陋
士無由教也今楊君一爲之勸而踴躍若此然
則士果無由教無由養乎教士之行卽以教民
之行養士之心卽以養民之心士能治則民治
士不能治則士非士而民非民彼牧令者方以

催科邀上考調繁去簡棄瘠就肥秦越其人無
所顧惜嗚呼此士氣所以日衰而吏治所以日
病也房山去京不及百里其邑人士輒就予學
予知其士習多端謹得賢有司而教之養之則
絃歌之化可以復古夫事難興而易廢功易創
而難守今楊君旣已創之旣已興之則視夫繼
之者之能守而勿廢也楊君請予爲記遂樂爲
述之以望治天下州縣之皆如楊君者其始末
條規具書於冊故不詳

重修宜黃縣學記

自唐尊孔子爲先聖始詔州縣立學而宜黃之
有學實昌於宋南豐記之偉矣厥後則吳草廬
虞道園羅一峯諸公咸有述焉若夫山川鬱積
之奇與膠庠陶淑之盛因時發見代有聞人史
傳所紀若宋之樂氏明之譚氏其最著也方今
秘閣之藏逮頒下邑

臨雍之化遠被陬隅凡夫肄雅之徒釋菜之士
宜莫不洗心滌慮無玷儒林矧由前賢之矩範

以仰遵先聖之步趨生斯邑者不綦幸歟雖然
瞻之者必有其貌循之者必有其物故夫臨泮
池則如涵泳洙泗也游射圃則如徘徊矍相也
登明倫之堂則如聞詩禮也企敬一之亭則如
箴視聽也景名宦則知父母斯民之所由不忘
思鄉賢則知先正典型之所由不墜先是學宮
屢經修葺自乾隆迄今垂百載矣中間公田塵
肆之羨鄉會院試之資與夫講堂之遷建考棚
之創立義舉踵興而重新之役則至今始度焉

蓋難易之勢然也夫事必堅其所求而義必精其所擇彼其崇奉夫寺觀曷若依倚夫宮牆彼其營謀於田舍曷若馨香於俎豆是役也請諸部得議紋者若干人由當道獎勵者若干人此在

國家必重勞勩之報而在士民宜益致鼓舞之誠循是崇先聖之道廣前賢之業又非徒飾其貌當傳其心非徒備其物當率其教也諸君屬余爲記爰書之以勸來者其事之始末詳予族

兄迪筠記中故不及云

經訓書院記

夫通天地人曰儒儒之道本乎六經者也禮經
解疏曰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故
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
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又曰詩之失愚書之失誣
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溫
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

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夫是自漢儒述之則曰經解自孔子言之卽爲經訓。六經之教先王所以載道然其學有淺深故其事有得失矧廢其教而易其道哉。故曰經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訓道也。古訓先王之遺典也。漢儒以經術飾吏治尙矣。至宋而理學始有專門。朱陸戶分黨。

伐遂起其實新安問學與金谿德性揆諸六經
初無異轍至如泉州之治荆門之化凡所布施
又何一不其秉經術哉然則鹿洞鶩湖典型具
在其所爭固不在章句訓詁而已江右自宋大
賢後名儒間出則有若元之臨川

國朝之高安尤卓然以其學爲一代鉅擘後生
小子遠宗近仰宜在於斯譬諸觀河知源登嶽
識徑苟徒欲掩空疏之名矜涉獵之譽斯不亦
昧厥指歸何裨荒陋天下四大書院江右實居

其二意必有忠信才德魁奇絕特之士踵生其閒而未聞也毋亦謀利之心勝於謀義作偽之機勞於作德上以實求猶恐下以虛應矧夫未嘗求之而曷爲應之哉前廉訪趙城劉公陳臬江右有經訓書院之舉比劉公以擢去事幾廢越數年後廉訪漢陰溫公始亟興之溫公旋亦擢去今廉訪海昌陸公至而書院適成於是章程聿定詳課士之式酌善後之宜六經之教將被於無窮矣抑嘗考之經者道之常也孔子惡

鄉愿恐其亂德孟子獨歸本於反經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詩之泮水有曰淑問如皋陶書命皋陶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又曰民協于中時乃功易噬嗑利用獄其在賁爲反對則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禮樂記曰禮義立則貴賤等樂文同則上下和好惡著則賢不肖別刑禁暴爵賞賢則政均春秋鄭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有曰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彊斷之以剛

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
民於是可任使而不生禍亂由是觀之六經之
教莫不先德後刑內本外末今觀三君子之所
設教洵能稟酌前經允合古訓則如經解所云
猶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圓
不誠隆禮由禮蒸蒸然以有方之士率無方之
民哉屬以猥鄙承乏師儒四載於茲樂觀厥成
聊陳末議以告來者院計講堂一所題其額曰
景陸右先儒祠表所宗也左劉公祠著所倡也

堂東北爲山長院題其額曰不菑畚齋韓昌黎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畚要非計其利而爲之因時順理易之義也又東北計齋舍若干所董斯役者爲南昌教諭黎君樹培其事之始末費之多寡具詳於冊茲不備書而舉其課則如左道光戊申夏至宐黃黃爵滋記

瀘谿縣學西署老桂記

若夫五柳先生七松處士王氏則築因梅卜裴公則莊以杏開綠天作書三年懷素之蕉葦綃

傳句萬朵微之之李至如頻斯以飲桂爲壽離
婁以餌桂得仙瓊栢露承石梁澗邊之影金粟
雨下天竺雲外之香斯尤孕氣輪困托根幽負
而或別薌林之遠蔭移招搖之旁枝梧竹成陰
不覩大鵬之采煙霞締契未聞飛鳳之來室陋
無名樹嘉莫譽不亦媿乎瀘陽西署之桂久逾
百年高可四丈幹聳後榻影垂前庭小園一角
恰放全根破屋數閒乃被半蔭旁生新芽綴若
雅青杈藏古蘚暈爲銅綠春飆始含彌布色澤

遠挹山岫近映盆水好鳥時鳴如弄絃筦北牖
書聲與爲和答時入炎夏以蔽赤馭以引長颺
侍婢曉起忽拾殘蛻坐客晚聽已奏新聲石榴
一株嫣然醋醋十步相倚逾極妍豔序轉而秋
釀凍數日寒花乃盛采可絢目香能媚魂酈權
之詩九里柳永之詞萬斛東家有女簪鬢而去
落英滿席貯以磁瓶黃霰旣消元雲斯護凝霜
晞葉乍同雨滴殘雪賸枝有疑月挂每執一卷
婆娑其下歲感將移情憐獨處若其晝夜之所

徙倚陰晴之所徘徊固以體態曠殊領略時異
圃之西北新橘一樹榘在其東與茲鼎峙屬有
羣蛾慕香而至一縱一橫取徑其閒譬彼狡兔
儼備三窟淫淫奕奕憧憧訂訂穴不借槐卽是
南柯之郡宮何須石恐幻西京之樓是用熄彼
蚍蜉扶茲大樹雖慘情於元駒實切憂於巖友
冀迴黜儵之盛不負偃蹇之奇余官斯地已閱
三載一枝雖近疑仰天而難攀異種所分惜移
宮其未得顧此土非余久居此樹將何以堪爰

竹月言序
著篇翰備采擇焉生異小山未是劉安招隱品
能獨秀還徵王績答言云爾

瀘谿縣重建來鶴亭記

夫氣感則情動情動則跡昭彼翱翔乎穆清之
表超軼乎塵埜之外偶有所託非其所滯然其
來也若可喜其去也若可思瀘谿之平步山有
亭建自置縣之始以鶴來故名予司訓瀘谿時
嘗曳履出西郭轉而北渡橋訪友人傅筍圃讀
書處或古梅橫路雪月虛皓或碧桃始花風靄

在髯攜手茲亭徘徊瞻矚惜鶴之不復來也而
予之去此已二十年矣歲癸未予自京師歸道
樊城遇鑿泉楊君於逆旅因訂交焉越六載庚
寅楊君以謁選得瀘谿令其治瀘也崇士恤民
政簡俗安余門人盧韻寄書京師曰侯循吏也
民知之鶴亦知之矣今歲丁酉侯以政暇重建
來鶴亭親製上梁文詣亭拜祝適有三鶴自妙
高峯後飛來朱嘴長脰毫光射目俄一鶴隨後
至向亭際迴翔而逝噫仙耶鶴耶侯召之耶其

仙居言尾
昔之鶴耶其非昔之鶴耶願以告余惟楊君之
治瀘也惠其士民而已而其氣有所感情有所
動若此則信乎循吏之可爲也獨惜乎侯將老
矣譬如鶴焉其來也使瀘之人喜其去也使瀘
之人思思而頌頌而傳夫如是侯亦可以樂矣
著今之亭爲他日思侯者券也

念劬別墅記

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爲孝子行役不得
養親而發予幸際

唐虞闕門之盛躬承若考作室之訓未敢援以爲例但事有殊塗義歸一致舊居之側有汙地數十弓破屋數十架捨土而累之購材而新之顏曰念劬別墅志所感也爲堂一室十四門室二堂室皆有樓繞以方牆牆掖以架循樓而上可周覽焉書數千卷可藏可曝牆以北曰北窻爲室五北窻之北有泉曰時泉榛莽蔽虧疏鑿遂出泉之右北而上厨湑在焉閒以籬壁絕氛濁也嵌山爲門直舊居之後通柴汲也泉之左

不月言月
一
歷級而上爲室三而一之曰倚竹山窗懸友人
郭羽可畫竹風聲月影與鄰篠相雜其樓可四
望可涼可燠由泉左南下直東牆之東爲室一
而二之對室一可讀可臥其前曰曉閣閣下可
讀可臥循梯而上林巒眾出拱接若主賓山月
先得可與可賦直閣之西則南牆之南爲室三
別其二以爲僕室其一則西向屏以牆可茗可
沐內通以戶中藏其梯循樓而上平列以架可
置花卉循牆過西南隅爲室二可造酒旁有戶

以通舊居又轉而北值西牆之西爲旁室三內
通以戶便管鑰也自堂之東南爲大門大門之
外護以版扉嚴啓閉也扉外爲路越路而南則
爲南垣垣之中爲正室五曰思樹芳蘭齋齋左
直西北爲圓池池中爲亭曰芙蓉鏡徑以石橋圍
以石闌池左有室招比鄰兒童讀書其中授以
小學曰童求小塾其南有舊井井甃以石旁有
門門右有室取逕循齋後行至齋右爲室四敞
曰松風水月之軒軒之北直齋前東北爲圓池

與西北對其軒後雜植梧竹可獨坐可招客是
役也經始於癸卯之夏落成於甲辰之春中間
爲先人窀穸徧載春糧又以官累屢煩輿楫暑
雨祁寒奚暇鳩庀使兒輩省覽而已銘曰

猗歟雙井吾宗之澤肇宋迄今以豐以碩越我
王父卜宅於茲雷谷殷殷仙石嶽寄自我之生
厥有比鄰黃童白叟東主西賓今幾何時廢而
弗守黯黯林楓悽悽塘柳睠言更之曰惟其便
不雕不飾惟朴惟堅有達者泉有止者石止爲

我規達爲我則處約奚怨在豐何夸山林非嗇
鐘鼎非奢惟有百行居之以正惟有萬卷取之
弗競圖艱斯永處逸乃亡出慎歧路入告面牆
我爲此銘以示後嗣匪予之私先子之志

鵠園記

非園何以名園說文園所以樹果果木實也吾
取其實而已園何以鵠禮內則曰子生男子設
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男射女否射必雋
鵠志正體直君子取之自予舊居路東循池行

折而南值念劬別墅西南而南垣之西也稍上
爲鵠園門北對仙石入門而西爲正室爲辛宅
爲兌於艮門宜其對室爲震左爲坎右爲離其
西南爲坤爲爨室循後過西北爲乾爲門通柴
汲焉值正室後爲咸齋基高五尺踞山爲左右
二門拾級以達值齋之東北爲門與正室路合
門左有室外據池與舊居路東正相值池之西
爲鄰池鄰池之南有陂陀籬塹值齋之西北徑
斷以牆牆內爲門循齋後出與齋左路合齋後

地復高數尺迤邐抵山後爲橫牆爲門循門而
右轉南復迤邐抵齋右行爲門通以坡值正室
右稍東復踞山爲無隱臺臺特高值鵠園之東
南爲巽值念劬別墅之南爲丁爲離其北通南
垣又一門反鵠園役旣畢書以誌之

梧陰書屋歧竹記

余氏梧陰書屋歧竹生於嘉慶初元垂二十年
而萎主人乃取其幹實而藏之今道光癸卯維
莫之春予偕郭羽可舍人客余氏主人乃出竹

其觀羽可旣爲補圖爵滋記之曰嗟乎凡物之
生莫不秉天精合地靈託生息於造化順消長
於四序而氣之所感則有異焉予觀斯竹而恍
然見余氏太母之克貞其節以教其子而易堂
誠齋兩先生之能盡其孝以友于兄弟詩云有
斐君子終不可誼此其奮興宜在百世匪獨子
若孫也然則天人相與之眞通乎至隱鬼神呵
護之理極於無窮方其見也矜之詫之而識者
必思其可繼及其往也珍之惜之而君子但培

其本根爰附知言以待來者

郭羽可畫竹記

羽可畫竹名聞海內今來宜黃求者踵至羽可應之未嘗稍倦旣遊石碧歸始登仙石過予仙屏書屋周歷上下見厓竹葱翠與靈蔕古松互相映帶覺旬日所作興猶未盡而予方思築健咸兩齋羽可許撰駢幅爲他日飾齋壁乃脫衣磅礴伸紙揮墨石氣盤空風篁成韻噫吁異矣夫天下至美之觀惟靜者可以意造然非有所

觸則蘊而不宣非有所契則宣而不鬯乃悟向
之漫然而求者羽可或亦漫然應之也羽可斯
竹固其胷中所自具亦予意中所共成而非人
之所能與也然羽可之眞爲不可拚矣予將藏
之以示子孫俾知予之所以遇此者又自有予
之眞存焉以是求羽可竹又無人之不可以與
也是爲記

聚秀軒泥鬪版記

道光乙巳之冬翟子文虎導予爲桃花潭之遊

潭之東岸卽翟村也晤其族叟西園出所造泥
鬪版字視予蓋君於此事竭心力者三十年矣
君子一傑請以君所自著試印成冊於是詩律
之妙文機之巧煙墨輝采互相映發夫材得所
選故良業專所習故精嘗聞昌南之製取土爲
先練泥蕩泐厥工備矣君不遠千里以求其材
不惜時日以盡其業擴宋代寶藏之秘踵我
朝聚珍之傳此其有裨載籍將爲不朽功臣豈
比魏磚崔琰僅誇窰技已哉復憶桃潭西岸峭

壁高數十丈其石均齊方正有若書版扶輿之
秀實萃於斯然則西園此製其必與此石竝壽
爲無疑矣

登祝融峯遊記

山水如朋友遇合之緣蓋亦有數自予與徐東
松諸君爲廬嶽之遊一時勝踐取決晤譚之頃
迄今逾三十年今歲正月旣望由豫章發舟遊
楚計過九江當造東林補遊山北諸勝而風不
得泊乃逕趨武昌迨三月旣望過洞庭抵長沙

方定計遊衡嶽東松尙客耒陽馳使招之以四月八日先至謁嶽廟蓋東松久蓄此誠又與予契闊久思一見也予自湘潭攜兒子秩林陸行赴衡山縣以二十五日始至晤東松旅次次日偕赴嶽廟假三元宮齋宿又次日禮神畢候楊八愚明府登嶽適有案當詣驗未至東松以腳疾不能往輿從方獨候予雨不果行乃復與東松劇譚厯探其所刻詩文集數十卷閒道古今興廢出處大略東松時作呻吟予爲快論豪辨

欲使忘其苦累也東松旣晤予甚慰期次日返
耒陽及晨見日出予決計登祝融峯候東松去
已亭午復陰翳予曰卽冒雨行亦快事也嶽有
五路予所登爲第一路路盤紆而磴高廣自嶽
廟前循壽澗經祝高峯上南天門僧雲谷道士
李寶林先在候飲茶稍憩入上封寺將至寺門
則陰翳乍開眾峯離離悉出胯下坐寺中食頃
復見陰霧四塞不辨庭宇予曰此去祝融絕頂
僅二里許頃已開矣安知其不再開也將至日

炯炯果復出詣鐵瓦殿肅拜畢由門左扶掖踞
磐石坐石形塊聚凹凸拆裂周廣約數十丈垂
空萬仞或曰卽風穴也其旁卽雷池於是九霄
虛靜六合夷曠三湘九疑噓吸無際方凝睇間
則林莽空涌澗谷驟失波濤重疊勢與霄平山
或出一角露一脊如水中奇獸騰躍僅隱隱可
辨所坐石若動搖作泛舟狀予語秩林曰此雲
海也黃山之觀不是過已蓋衡之奇在雲自世
附會昌黎禱嶽之說遂若以雲爲衡累者惟明

邱毛伯雲說所紀歷覽諸勝與今所見略符然
謂雲之聚散使山若隱若現若可見若不可見
是則猶泥其迹未渾其神予因指以示諸導師
曰今茲吾等不居然排雲而馭空乎適秩林徧
覽諸石上得大書篆刻雲海二字殆前人所見
已悟到眞實境界非僅謂盪吾心胷如鐵腳道
人之猶爲虛鋒語也已而奇處漸平忽有隨風
飛旋如蓋著人頭上復四垂而下爲一片白地
光明疑天在履鳥間直不知若何變幻也逶迤

循舊徑下憩半山亭從夕照中回望重巒紫霧
頽霞縈迴天際下瞰村郭燦爛若繡綺至玉版
橋以東則復聞夾澗瀑泉與旁溪禽鳥相答而
聲色之妙遠尤以絡絲潭爲最至廟已曠黑仍
宿三元宮次日返衡山縣飲楊明府署中明府
爲具舟返湘潭又次日解纜秩林請爲記因詳
述之以補前人之略且寄耒陽使東松聞之亦
如身遇之爲樂也時道光戊申端一日書

男秩

林

謹校

仙居書屋

三

仙屏書屋初集文錄卷之十一

宜黃黃爵滋德成著

跋書後書牋啓雜著

朱文端公家書跋

此相國朱文端公家書絕筆也公荷

三朝之寵遇邁古稀之大年仲子方貴益塵名
教之思長孫始昏猶慎裝遣之誠蓋持盈以謙
處盛以節身修之符也人倫之則也乃若事治
身榮卒成盡瘁之志多忠少欲尙何家室之戀

徒以加年之請若流連於大過遺疏之陳實根
本於大學嗚呼此

帝之永念純修而公之自求無墜者與然則廣
受父子也而詡相隨之雅允點兄弟也而高皆
隱之風雖云退素慙此致身矣

申翠微飲餞帖跋

朝鮮抵京師三千里耳而山海之雄風土之厚
使節所經行色甚壯申公此行蓋再歷焉讀飲
餞帖見諸君文稱其實情餘於詞而若心菴趙

公彝齋權公、追想輪蹄、定如夢影、矧十年以往、空懷舊雨、浹旬之閒、僅逢今日者乎、雖然六合至廣也、以其所至、及其所不至、則氣象彌遠、四海至眾也、以其所交、及其所未交、則心性益通、然則面之所見、孰與夫心之所思、猶夫身之所馳、孰與夫心之所涉、申公歸矣、其以吾言質之、諸君謂何如也、

慈仁寺古松圖詩跋

右慈仁寺古松圖、于君作聯句詩、予同鄉符孝

廉書也相傳古松二株金時舊植今惟東一株
尙存其西則補種者然已高二丈餘矣松側古
槐一株亦數百年物也道光丁酉之夏予與江
左汪孟慈閩中陳頌南兩農部招趙羽堂使者
及其從事朴心田李藕船二君盤桓松下竟日
而散圖繪以紀之諷詠以傳之遂使千年神物
海國知名亦茲松之幸歟夫物備所鍾故厚宐
所養故榮是松也屈蟠乎天地閱歷乎古今未
嘗求避於俗而獨立不懼未嘗求知於人而相

賞有真子與諸君同此性情故同此俯仰耳雖
中外何閒焉昔子登五老峯宿九屏寺槐枕方
酣松圖忽見張茶農大令爲子作匡廬紀夢圖
申翠微趙心菴兩使者均有題句心田聞此故
及之云

書漢學堂經解爾雅古義後

右原比部受業於江鄭堂鄭堂受業於余古農
古農受業於惠定宇自敘爲小紅豆山人門下
再傳弟子此爾雅古義之述爲鄭堂所付託以

補小紅豆山人十三經古義內未成書之一也
於是州別部分綺交星錯復觀其眾家註序言
他日當總此上下卷並前輯捷爲文學以下十
家專注推之倉頡凡將勸學字林聲類之見隋
志小學家者合爲爾雅疏證一書而矢以願力
期以年歲謙益之義何其盛歟顧嘗考之自漢
有鼯鼠之對一見於終軍再見於竇攸史稱漢
武賜軍絹百疋人爭受爾雅之業世祖賜攸亦
絹百疋詔諸侯子弟從受爾雅千古豔之其實

漢唐諸儒說經之家訓詁名物多本是書蘭坡
朱先生序則謂許鄭二家可爲爾雅補缺臚舉
異同至爲詳備要之爾雅固釋經之宗也所患
音義不明博辨罕覲昔唐武宗製字以試王起
起言三教書所不識惟周穆王傳齊商二字今
之讀爾雅者恐多類齊商矣矧能綜比貫穿會
通證皙以求折衷乎予主經訓書院方以分經
授課今獲是書將亟以示諸生中之習爾雅者

書逍遙春興圖後

道光丁未嘉平之月先臘三日雪門人德林置酒有閩士林文錦善寫真座中六人使悉貌之問圖於予予曰西山之隅斗牛之墟仙靈所都奧如曠如盍爲逍遙春興乎於是首予爲種樹狀次門人樊焜爲試馬狀次兒子秩桓爲戲紙鳶狀次兒子秩林爲課耕狀次臧子紆青爲讀易狀次德林爲磨劍狀噫若茲乎四海之廣萃於咫尺一塵之纖通乎六合人生百年少壯幾何仰觀俛察惟其時耳圖廣一丈二尺高二尺

臧子字牧菴江蘇宿遷縣人年五十有二燦字
燮堂四川三台縣人年四十有五秩林字子幹
年三十有三德林姓閻氏字研香漢軍人年二
十有七秩桓字子尙年十有一子時年五十有
五宜黃黃爵滋樹齋識

答許學使師書

前奉教示如親提命伏承鈞諭於江右士習民
風垂念肫然仰見大君子之用心無所不至爵
滋幼時習聞鄉里近事卽有江河日下之憂今

又數十年矣嚮者里巷過從尙徵伏臘塾宇相望猶雜絃歌今則年節無爆竹之聲比戶染鴉片之毒其貧無自存者流爲娼盜恬不知恥讀書延師者甚少加以豐年少荒歲多民邪日熾士正日衰一縣如此一府可知一府如此一省可知雖然江西素稱名教之邦富知節儉貧習勞苦會匪較之閩粵不過強弩之末鹽梟較之江浙更爲無聊之思衙蠹訟棍皆視官爲轉移官弛則出而譁張官嚴則避而阻藏較之他省

實易爲力然而燎原之火起於寸薪決隄之波揚於勺水生理之傾元氣之敗匪曰天道實由人事今之不思後將若何江右山田十分之六水田十分之四山田憂旱水田憂潦田多農少其近山則煤鐵不下數百廠其近水則漁船不下數千艘此兩處頗易藏奸但一則計功授食一則以貨易錢尙爲有業之民非盡無賴之子兩處而外游手最多今若畱心於備旱備潦之法驅若輩使之農田則田治而人亦治此本計

也至於除暴安良惟在州縣實行保甲江西皆內地無蠻徭雜處無山谷寫遠較之他省更爲易行江右書院不獨省府州縣卽一邨一鄉往來皆有義學惟在地方官畱心董勸以祀其邑之先賢而教其里之後進各就其處宣講聖諭鄉約使由秀士傳教愚民而勸善懲惡興利除害尤易爲力者也夫士知畏官則士易教民知畏官則民易教易教則易養易養則易治乃今亦漸有不畏官者矣然於一二循吏未嘗

不俯首帖耳卽其官萬無可取有能明白一案則口碑交頌可見直道猶在人心夫州縣視其官如傳舍矣若大吏受

恩深重仔肩艱鉅固宜滿盤籌畫以教養士民爲己任以訓導州縣爲己責然後利可興而害可去耳爵滋才質淺陋見聞固塞於先生長者之前輒敢妄陳梗概至於利弊之原遠大之識儻遂舉而陳之待而行之則豈惟一省之福將天下實賴之吾師聞見之下必有其詳伏望詢

示一切楊生士達雅具才學結綠青萍已增聲
價近嘗招之偕陳頌南溫伊初諸君作古文課
不敢爲無用之學負有用之才耳

與揚威將軍書

蓋聞斬惡木者必鋤其根擒狡兔者必焚其窟
該夷之盤踞廣東猶木之有根兔之有窟也方
今銳師向浙而彼以廣東在其掌握之中可無
返顧之虞勢必肆情鼓動放心騷擾且可出其
餘力分向蘇洋以北張皇聲勢以遂其牽制之

計漢奸從而勾誘何處疎虞則何處破敗此不可了之局也查夷船分赴閩浙則廣東香港等處勢必單薄徒以奸民從中作梗窺我懦怯反用羈靡局外旁觀爲之齒冷奈何竟墮其術中哉閩之鼓浪嶼尙有夷船盤踞摧折之兵不能遽進則閩方自顧之不暇豈能與浙爲應援乎然而有不應之應不援之援者何也閩洋一擊則浙洋之夷船必將返閩粵洋一擊則返閩之夷船必皆返粵粵中預集銳師併力剿辦曉諭

恭順各國使其通商如故獨絕該夷之市有能助我擒獻渠首免其國茶黃等稅若干如此則情順而事亦順矣至於北路則天津漢奸最多明查暗訪絕其內線此第一急著也登州北黃城島抵旅順口鐵山海面深廣風力難駛夷船之來必藉漢奸引水取徑近島山東奉天兩省豈得諉爲過而不問果使北路嚴緊聲勢聯絡彼必不敢北向惟有聚而返粵粵無可歸彼必繭然而退夷船旣退漢奸猶恐不散然彼時圖

之亦易爲力矣今欲爲浙洋大舉之勢必預爲
粵閩其發之謀否則浙洋卽可暫退而他處仍
復披靡去此則集彼去彼則集此雖有勇將銳
師能若是之疲於奔命乎此又墮其術中而不
堪設想者也明之倭患垂二十年然倭人早退
後所誅者惟漢奸耳將來事勢正復類此今宜
通盤籌畫謀定後行利器善事不妨寬以時日
若猶枝枝節節爲之雖有小效何補大局天下
雖大亦安得此不竭之府爲有損無益之用哉

將軍天潢重望濟世宏才英斷協乎

宸衷謙受賅乎羣策苟有所見敢不以聞竊以
海防大勢須合北三省爲一局江蘇浙江爲一
局福建廣東又各爲一局今之出師名不過一
隅而利害實兼七省暗持旣恐其事乖關白又
患其勢阻於各自爲守各自爲戰之中寓互相
應援之法不獨夷技立窮卽漢奸亦無所售其
術儻可奏請施行一俟

廟謨旣定詢謨僉同然後約期舉事則奇功可

決就矣

與楊鑒泉明府牋

自鶴城二百年號循良者不數覲矣今聞足下
惠政所加士民並載仁聲所召靈異聿臻昨得
盧生籟亭手書以他日循吏傳中添一故人爲
下走賀信乎若聆于皋之清唳觀在林之奇翮
鶴耶人耶無以異也夫今之可爲者縣官耳縣
官有不善民未必怒有一善民無不喜至於歌
詠昌之思慕傳之則有善而無不善可知安得

如足下者徧布於七十二州縣哉來示謂積逋未清安能擺脫而去以此知足下有歸志矣夫鶴過而聲畱人去而名存誠善策也然勇者貴決於所難智者常持其所重故淵明解組未必非貧士也仲統樂志未必果良田也矧名成於進而保於退足下其果有志歟則如鶴焉可也飲啄乎野田翱翔乎雲表夫誰得而矰繳之哉若其精神益壯事機可乘則黔首待命而子孫又非所念矣聊陳古義用質大賢

與李海初牋

閱大槁并手翰所論深得古人通要所作皆能
自抒性靈惟詩貴擇言孔子論詩蔽以無邪兼
收鄭衛用垂懲創子夏信而傳之漢魏迄晉作
者輩出語涉連行旨歸麗則觀文選所取絕無
豔體宗聖教也慄師傳也齊梁以降天子播輕
豔之吟學士進靡靡之樂大雅不作詩教絕矣
唐宋大家卓然復古厯元明及

國初有志之士猶然宗而守之蓋詩體屢變而

詩道不變未有敢以邪辭干正法者也夫鄭衛之詩傳而其人不可傳蓋當時列國之詩皆由採風而得存其詩逸其人古人之幸也後世無刪詩之孔子凡廉恥道喪醜聲昭聞齊梁人之不幸也近世詩人不凜鄭衛之戒轉蹈齊梁之醜俾數千年之詩教一壞於六朝之季再壞於今日波流靡底毒入膏肓蕩廢名節頹敗心術嗚呼可勝痛哉僕自顧力弱障挽無由思得一二賢豪其明此道今吾友自負磊落之才不辭簡

悅之謂允宜拔出流俗追取先民乃所爲亦復爾爾且如某人士女倚闌圖晉卿旣覲不肯爲矣而吾友乃代爲之此何意耶僕深喜晉卿之不肯爲矣甚矣其不擇言也夫性靈之說有正無邪近世狎褻之作非性靈也若能以古人之性靈爲的則無論漢是魏是唐是宋總無悖於立言之旨乃可謂要乃可謂通卷中儘有大雅之作若其漸染時習者速宜塗去詩題甚多何必爲此想高明之士必能虛聽不以僕言爲

迂爲謬、豪氣不可無、狃氣不可有、凡事如是不獨詩也、勉乎哉、自審之則吾黨之幸耳

丙申四月四日江亭展禊啓

夫物無過而可畱、事有往而足繫、况

帝京鉅麗之區、英流薈合之日、玉河雨而楊柳青、豐臺暄而芍藥紫、自春徂夏、忽焉將邁、而詠歌之趣不洽、風浴之旨闕如、非所以廣前型、昭後則也、且因見而逮聞、由分而得合、在易則義叶從虎、於詩則道徵鳴鶴、豈惟時會之乘、實亦

人倫之鑑城南有陶然亭者江翁之遺構也北
瞻瓊島西挹翠微菰蘆方長鸞燕乍至序惟除
月日有慶雲時則

雩祀禮成

慶榜將發布德行惠

天子所以祈澤出門同人吾儕所以觀志宜展
曲水之期爰倣右軍之例古人往矣蠶鼠之跡
猶新君子至止主客之圖可繪跋茲同好勿有
遐心

州縣四則示銘東屏諸子

勤坐大堂爲州縣第一要法州縣所辦者公事也大堂公堂也是非曲直民間自有公論公論不伸至激而成訟訟公言也一人坐公堂之上萬人環視於公堂之下雖欲不公不可得已故州縣理訟除疑難之案須隔別研審外一切戶婚田土總可大堂斷結使民信其公何快如之矣

清釐積案是下手第一要著州縣事隨到隨審

隨審隨結何至積案纍纍其初由於濫准濫准者訟師之所由生活也濫准既多又復嬾於聽斷於是一案卷宗或延之數年或延之十數年連篇累牘竟日而不能終故積案之難倍於新案也今下車之始先戒濫准其准者隨到隨結則新案少一面檢查舊案視其大小排日審結速則一二月遲則半年未有不清釐者也如是則訟師無所施其技向之拖累不堪者皆感激出於意外矣

精練民壯是今之急務民壯與鄉勇相輔而行者也但鄉勇募於有事之日民壯須儲於無事之時且如捕役輯賊只可用爲眼線蓋彼旣與賊通必不能挺身拏賊其情勢使然故亦不能不用民壯也練民壯之法須會同營弁與兵丁一齊操習則民壯精而營兵亦精矣

實行保甲是州縣最便宜處保甲之法隨地制宜古人備矣一切善政皆出其中今之不收其效者皆行之不實耳宜於下車後卽親往各鄉

查看門牌按郵繪圖又縣一總圖置坐右保正
甲長詳悉註明有犯除保正甲長示懲外五家
相及之法尤必切實照行行之一年而四境不
清者未之有也

記余叟父

湘潭市中有長者曰余叟叟父以孝傳叟王母
氏張年四十三舉叟父姊五十一舉叟父叟父
在母腹僅七月飲叔母乳比長習勞勤弗倦張
一日病逝既殯棺有聲啓視復甦如常獨蹇難

不能語長曾孫生乳者抱詣母乞名母見牛指
示之乃命曰牛叟父侍寢聽息不解帶七年張
九十終嘉慶甲子叟父年六十四忽一日召戚
友焚借券約三日別至期果如約於堂中端坐
逝叟名學智字樂菴今七十叟父諱彩文字春
圃江西安義縣人

書朱春塢畫竹

自余友郭羽可畫竹外得朱春塢春塢豪視一
世不以畫名老可嘗自言非其人不畫挾求不

畫勢利不畫俗鄙不畫余謂非其人亦不能畫也此幀爲春塢遺墨嗣子船持以示余質如其勁韻如其清落然以遠泊然以淡想其點水飛毫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斯之謂歟顧余居京師時羽可官舍人數以詩畫往來嘗倩工寫真作竹林二友老可補圖盡長絹數丈各藏其一而君雖公車屢上恆落第南歸故所得君畫絕少祇雪竹一紙嘗爲歌以酬之今存余詩錄中去年暑夏老可來遊章門聯吟之暇見其伸紙磅

何月言是
一六
礪猶能以怒氣寫竹君獨齋志沒地楹書千卷
已付令子則安得起君九原請姑以畫行哉

書花潭一醉圖

幼讀太白贈汪倫詩嘗喟慕之茲桃花潭之遊
翟子蔚堂邀至其家其族叟西園暨玉山子敬
諸子率其少長咸來肅客欵洽備至予雖慚太
白而翟氏諸子之能爲汪倫者盛矣蔚堂旋偕
予客維揚比返豫章就予講堂以安炊爨朱夏
炎暑揮汗舉觴輒憶空潭晴雪艤舟坐磐石時

便覺清涼入吾肺腑爰命畫工寫真爲花潭一
醉圖老可以予爲不類也復易工爲之嘗記竹
林二友圖予所藏不類予而老可絕類老可則
謂其所藏獨予類而老可不類也予笑曰天地
間何者爲類何者爲不類吾類其意非類其形
也類形則貌類意則神

雲石旃檀小像自贊

芬乎其氣澤乎其躬窈乎其思泐乎其容錯二
儀之萬化存千古於一息動莫如雲靜莫如石

男秩

林模

謹校

仙屏書屋初集文錄卷之十二

宜黃黃爵滋德成著

傳 誄

安福王氏三世家傳

正白旗官學漢教習王錫榮之父景雲祖星煒
曾祖世福江西安福縣人世福妻高氏有孝行
年二十九寡無子撫夫弟之子星煒爲子卒年
五十九道光十四年

旌入祀本邑節孝祠星煒國子生幼稟母訓人

無聞言嘗傾困仿朱子社倉法遇荒蠲息之半
大饑則盡蠲之里中稱便年七十三卒道光二
十二年

旌入祀本邑孝義祠景雲歲貢生筆耕授徒爲
養母病篤禱於神乞減己算益親母夢神語曰
帝感汝子誠增汝十齡矣病遂瘳道光十四年
旌並入祀本邑孝義祠錫榮爲景雲第三子乙
酉拔貢丁酉舉人今以教習期滿奉

旨以知縣用

贊曰史籍所載若漢石氏建慶隆貴時萬石君
尚無恙未再傳而孝謹衰君子譏之然如羊祜
九世清德楊準七世名德要亦憑藉名位履常
居順推爲顯貴求之閭閻蓋罕聞焉矧夫貞孝
起於閨門德義標於女子子孫三世屹然主後
視世之襲爵爲榮者何如則夫表彰大節闡揚
至行匪獨其孫子之望固亦學士大夫之責也
先是錫榮宗人廬陵王觀察贈芳嘗爲景雲作
孝子傳本末具詳又爲王氏三世

旌門記右所錄者特其略也

鄒廣文傳

廣文鄒先生諱夢蓮字曉江爲吾邑經師祖極當宋元祐時仕于朝與執政議不合慨然曰吾親老樂里居可久處省部耶于是力請外除旋挂冠居邑之桃源洞子孫守儒業不衰今潭溪族皆其裔也先生五齡就傅授西銘正氣歌能會其旨六齡通韻語十齡後爲文敏捷若夙構十八補弟子員三十一舉于鄉由大挑二等補

興安教諭修書籍治禮器訓士有方眾論咸服
獨興安令與齟齬而舊時弟子且盼望思有以
裁成之乃乞假回籍及部行取知縣不就時年
已七十餘矣處士余誠齋先生學宗程朱爲道
義交歸後誠齋已逝猶館其家課其子姪未嘗
少倦余髫齡嘗從讀家素堂先生素堂先生工
詩先生館所去余家塾纔數十武詩筒往來不
絕歲甲子大水嘗同登仙人石眺望喟然歎歎
兩先生聲情猶在予目中也自余爲瀘谿司訓

及官翰林先生每惠書必援古義相勸蓋先生
既于性理諸書務求心得又嘗參之閱歷證之
聞見故其言動中窾要令人三復不置其爲文
亦如之所撰述自詩文集外皆羽翼傳注有關
名教旁及鑿葬多所發明平生作字未嘗不楷
亦心正筆正之符也

贊曰宐黃文獻宋始有徵樂氏父子外鄒極尤
著觀先生之去就雖隱顯不同亦可謂允符舊
德者矣著書授徒窮年矻矻葆道秉禮躬行是

訓使致身青雲則鳳鳴九霄龍睇大漠聲氣所
集眾善必彰惜乎其未廣也雖然若先生者豈
獨稱鄉國士哉

鮑給事傳

鮑給事名文淳字粹然號馨山徽之歙縣人生
時母謝太夫人有夢桂之祥姿稟幽異性行純
篤髫年興橋木之悲弱冠慟春暉之報家庭多
故嶮阻備嘗以道光癸未入翰林與予爲同年
生始識之君材藝周應智慮詳審侃侃論事媿

媿道情其入御史臺也昂昂軼羣皦皦避污旣
奪柏府仍返柯亭蓋君幸遇

聖明不畏彊禦故能吐不白之衷表獨行之節
神明霍然志趣澹若良可感也自余與君文酒
過從賓主雜遯鑣轡有相望之雅關河無契闊
之歎乃若汪子寅禾之敏練周子雪橋之簡悅
卞子光河之軒朗池子籥庭之沈毅許子玉叔
之英拔蔣子元峯之俊雅雖各致飛騰皆紛然
摧折曾未若君之優游養痾寂寥委化斯不亦

有光松壑無慙蘿澗君以道光辛丑某月日卒
年五十有九子鍾諫先歿孫四人其長孫明璆
乞爲傳

贊曰黃山之英蛟潭之靈君炳其秀聿駿厥聲
惟和乃介匪爭而矜芝殘木萎延茲令名

江太學傳

歛太學生江君名本琮字象崑號鞠圃晚號悔
齋自其先世業鹺至君惟抗志讀書行先孝友
德在恭謹節不以豐匱移道不以顯晦異家庭

美讓產之賢山林見杜門之士於是適情多藝
推心及物自三元休咎之分五行生剋之辨君
臣佐使之宐城郭溝池之慎應無不周行靡有
倦至如焚巢孔迫喫酒何求祇明皎日之誠自
獲反風之報厭世而去遂返其真營魄甫征異
香乃發以道光壬寅二月二十二日終春秋六
十有一君聘許早歿娶吳甫五年歿繼娶程六
年歿君以無侍奉職遂不復娶君子觀濤敦讓
程所出也敦讓夙從予遊予故得聞君之行而

識其略如此所著有企柏山房詩橐醫學管窺
悔齋壬案蕉篔隨筆藏於家

贊曰器之成也以甄苗之昌也以耘予觀江氏
二子恂恂眈眈則可以知其庭訓矣

素存子傳

素存子姓黃氏名振號端崖宐黃君陵里人初
君與余受知山陽補府學弟子員旣緣同歲之
親重以合宗之誼奚止班恢並列侃敏相知而
已哉夫奔走輪蹄者不若山林之娛志也眷戀

纓組者不若田園之適情也槐榆橘柚無過得
天之榮蚤蝨蝸蟲豈有尤人之賦君嘗自名其
堂曰素存揆諸古義庸蹈世情獨羨君似會稽
而余慙修水耳

贊曰皎皎其質汶汶其名圓以規式方以矩循
匪華而悅惟素乃存彼何人斯吾寶石之門

第二泉傳

二泉第爵甌字枚吉從伯祖陳州公第四孫從
伯父農部公第二子也思軼高軒少昌谷之一

歲才雄魯殿過叔師之二年天乎難問吁可悲
已二泉甫四齡而生母逝兄壽泉亦甫七齡顧
弟兄皆秉夙慧爲父母所篤愛稍長尤奮志讀
書博才藝能文章嘗居仙人石室與予塾比鄰
花晨月夕數相過從其在壽泉若東坡之有穎
濱而予則如靈運之於惠連焉二泉嬰疾八年
輒以餘技自遣哀絲豪竹豈足寫其悲懷尺樹
分人何能吐其奇氣而生死付之達觀吉凶委
爲定數斯又識兼齊物義深聞道者也二泉沒

後婦洪矢志撫孤今二十七年矣兄壽泉語予
曰子盍爲二泉傳以慰其生者並示其嗣子若
孫見子文則如見二泉也予曰唯唯遂書以誌
之

兩侍郎師誄

惟道光十有五年四月十二日東部侍郎長興
張小軒先生卒爵滋旣爲詩以哀之越明年五
月二十一日工部侍郎會稽吳梅梁先生卒兩
先生皆爵滋座主也駿乎莫覲淒焉再傷昔者

柳下之沒二三子雖慙述德邈公之亡四十人
猶將紀行其可無言以爲之倡爵滋乃作誄曰
嗚呼哀哉昔在豫章歲惟單闕惟我兩師實秉
使節國士之知載拭載拂十有七年有如一曰
嗚呼哀哉堯市鬱鬱具區淵淵生我哲人不黨
不偏事必師古訓必守先枉而不愠尼而不悛

惟

聖知人惟臣敬事以謙守貞以和釋忮士懷其
溫而束其義吏服其誠而生其畏博而不矜彼

陋反譏敏而必詳彼愚反訾人皆泄泄公獨孜孜巧生拙死天道誰知師謂小子汝方強仕迨若吾年勛名立矣初謂斯言訓勉之旨孰知死別不吾復啓嗚呼哀哉長興之逝會稽實傷惜此莫贖萬夫之望孰謂今日哲人再亡天不憖遺重此心喪嗚呼哀哉大梅之木鏡湖之龍形委神化何始何終一椿未老兩楷方榮迢迢白髮慘慘青瞳上不負

君下不負學繫公之師惟唐相陸旣彰前徽允

嗣後躅所用未竟天平曷蹙自弱而強允望允
才文章東壁疏草西臺強禦不畏柔昧不懷湖
湘滌盪岷峨崔嵬歷外敷中

帝方倚重所過有思所馭無罅智舍沈沈神機
從從經待子承祿惟親奉嗚呼哀哉昔侍我師
以詠以嘯今視我師載泣載諫乃含乃瞑于泉
于霄天平乎人乎孰測孰料嗚呼哀哉國士之知
小子未報一易寒暑兩韜光曜風來若聲雲去
誰貌綴此哀辭爲知者告嗚呼哀哉

有月書屋
吳子顧誄

道光七年月日故工部屯田司七品小京官南
豐吳君以疾卒于京邸年僅二十有四嗚呼哀
哉夫南華有偃室之喻洛生託凌雲之笑達人
大觀幽顯一致然而薰膏之質或追惜于燒煎
柯壁之才或興嗟于短折人非太上其何能已
君綺里聞家草廬望籍述其祖德中林蘭蕙之
風頌厥先芬寒水甘瓜之味自觴辰習禮卅角
與元何晏八齡咸謂神仙之侶桓麟十二卽儕

命世之賢蓋與哲兄子序有二龍之稱兩驥之
目焉君以金馬待選之客試水曹雅稱之才懷
犀絕塵飲冰障暑不以嬌嬈累其二親不以據
要私其兄弟至于意寓逡巡情夷縉紕阮生無
飲渴之趨揚子有扼歛之戒善乎子序之謂之
曰其意嘗若善進不如善退用多不如用少近
于老氏希夷之旨苟假其年以大其學必能挽
末俗之頽流正先民之經軌俾狹襟單慧之子
聞之而生愧匿行易言之夫對之而自反天乎

何辜殲此善類嗚呼哀哉昔仲宣中零子建哀
送孝若隕卒安仁是慟况痛甚法曹悲深昌谷
者乎乃作誄曰

歲惟丁亥艮止之辰冥冥者天蒼黑其雲元霜
殺宿素雪凋新嗟乎子顧懼此不仁子之守身
克慎厥疾興居有恆飲食惟節如何一朝遂抱
綿惛冥冥者天使子永畢伊昔惟桑飲子令名
雖在心友未敢面朋比親子跡獲降我情望益
輔仁何如子誠嗟乎吾子孝乎惟友乃分其翼

不齊其首哲兄在門遺琴在牖曾不少待而蔽
于叻嗟乎吾子宜順爲心謀爾祿養負爾枕衾
冥冥者天煩寃何深猶結于寐固覲于臨昨者
與子攬轡城隅攀花悵莫拾葉憐枯我唱旣發
子和則虛頗疑斯旨或類棄如嗣猶命酌而黶
吾子子辭以疾亦云偶耳冥冥者天孰測其理
曾不浹旬而子不起嗟乎吾子往矣何蹤聞車
憶響撫卷思容冥冥者天天壽孰窮殲我善士
孰不沾胷嗚呼哀哉

李都轉誄

惟道光丙申五月五日侯官李蘭卿君以疾卒
 于揚州關部官署春秋四十有三時君已擢山
 東都轉鹽運使大府惜其去奏畱督辦練湖水
 利運河開工及軍厥戰船諸務用勞成踣當強
 而夭嗚呼哀哉君兄蘭屏君予同年生也以狀
 聞乃為誄曰

有唐中葉渤海嗣孫五州都督振武興文

狀云先世

唐大曆中成公諱椅以御史大夫持節都督
 泉汀澤五州軍事首興文教為閩名宦第一子

孫家焉遂昌于閩世有令德篤生及君君與哲
兄馳聲邕角軾轍居眉機雲入洛異跡一心殊
方同學有田其歸載誓載告孰謂斯語欲踐永
乖第殂江上兄泣燕臺湯無續命符不禳災慶
雲易散茂木其摧嗚呼哀哉君自弱冠載舉載
翽薇垣踈跂樞地從容由中厯外惟慎惟恭名
在作述利在士農

天子有命不忤不愧

狀云授廣西思恩府知府
上訓曰汝讀書人仰不

愧於天俯不忤於人
素所知也其勉之

賢母有教興利革弊廉吏

之子勿懈勿替 狀云太夫人誨之日汝廉吏子

積弊以緩邊興文教以 荔水春暉潛焉猶滄 狀云

正俗勤田事以字人 所居荔水莊旁有雲月菴葺而新之以為春暉

草廬二載廬居自念怙恃永感骨肉凋傷乃相

約再出當早歸田殘 君所敷政一一有成甘泉

鑿淒然相顧泣下 溢澤 狀云思恩郡城無水募工于城之東南隅

感 銅鼓傳聲 狀云思田古荒徼風氣簡陋又所

治蘭鄉入境而賓州適出銅鼓蓋上距元 知學尚穠息爭粵人謂君再世陽明勸稻江南

豐七百有三年而鼓再出此鼓篋之兆也 屯丁

狀云自買田平山之下試種早晚稻因以教民

為江南催耕勸稻編又為勸種早稻再熟稻說

二篇 攀茭江北五壩不開萬靈不溺

狀云洪澤湖水每盛漲以

令啓壩民扶老襁幼號泣臥壩上官以威震之

乃去鍬鍤一舉田廬漂溺流民四出蘭卿陳之

大府力持不啓揚河間數百萬生靈白茆溶溶

陰受其賜而隄堰鞏固湖亦不為害

劉河濟濟成厥先志盡茲民力

狀云請開白茆劉河以王代賑

吳淞間饑民全活無算自謂昔先司馬作三吳

水利書議開斯河不克如願今幸假節陳臬藉

手疏浚慰先君所敷政凡百有那精詳教令溫

公未竟之志 厚詩歌道守專靜才奄眾多百函朝發萬卷宵

摩甃社開樓

狀云於露筋祠建三十六湖樓

窳尊載酒畫屏之

松狀云於榕園兩修禊事引東江以為流觴曲

水各其隔江之山曰畫屏通以玉帶橋刻石

初集文錄十二

日蘭卿所賞松石

平山之柳

狀云補種平山楊柳為補柳亭

芟惡藝良

鏡清滌垢人瘁物榮神存質朽嗚呼哀哉如君
 幾人天方嚮用何權不平何機不綜匪家之楨
 伊國之棟如君幾人誰能不慟嗚呼哀哉昔之
 還鄉始焉授室朝士榮之繪圖紀筆昔之還
 朝賦麗秋雪今幾何時悲來明月蘇齋弟子君
 惟少年知己之報生事死傳盛衰一瞬修短同
 遷自古若斯良用慨然獨此蚩氓從彼髦士于
 粵于揚宜享宜祀人懷匪私我言曷已慰爾哲

兄貽爾孤子嗚呼哀哉

男秩

林 樂 謹 校

仙臺

下

仙屏書屋初集文錄卷之十三

宜黃黃爵滋德成著

墓表

皇清誥贈中議大夫例晉

贈光祿大夫刑部左侍郎加二級先祖玉亭府

君墓表

嘉慶十年歲乙丑先王父爲府君兄弟析爨嘗
述先曾王母之訓垂教後來曰吾生年祖逝七
齡父故吾母矢志甘貧親族寡助顧未嘗有所

怨尤惟曰爾祖宗積德累行爾父耿介自守爾兄弟當思樹立搖尾乞憐之狀吾不忍見子孫為也吾泣誌之不敢忘是時先王父年六十有一爵滋年十三嘗隨往田閒俾識耒耜讀書之暇則隅坐侍聽述生平甘苦閱歷事嗚呼吾祖之貽謀遠矣篤矣今吾子孫或有不率吾祖其必棄之有能始終敬承徙義崇德吾祖其必許之也自先曾王父歿後三十二年先王父始得營定窀穸葬先曾王父於崇仁之新溪阮時乾

隆四十七年壬寅奉先曾王母命以先伯祖南
軒公葬先曾王父側以先王母氏葬壽藏右後
十三年以先曾王母合葬時乾隆六十年乙卯
也後二十八年先王父歿又九年先繼王母氏
歿府君兄弟尤慎其事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
初四日合葬臨川九十八都朱家嶺側山向申
寅兼庚甲二分葬課庚子戊子庚申庚辰耶壑
迤邐山木甫盛比年爵滋復為增地後林改道
前阜亟思相度享堂經營坊碣以道稍遠而費

仁人言行錄 卷之二
尤不給尙不能不有所待嗚呼吾祖之靈其必有以鑒之矣乙巳季夏長孫爵滋謹誌

皇清誥封中議大夫例晉

贈光祿大夫刑部左侍郎加二級先考守垣府

君墓表

縣城外北孔道曰十里排山勢自西而東過峽尤峻折而北迄刺桑墩為譚公襄敏祖地其折而南迄五里鋪有山如鼓鼓下為旗旗之心得今先府君葬所焉其外陽曰萬馬洲大河前橫

遠峯曰帘天寨如張繡屏左為卓嶺右為鳳山
獅石拱向馴伏悉可指數先是余君璜溪舟行
過此望氣異之招予子秩架往尋再三遂矜創
獲蓋余君宿習地學又精監法故此地及小橋
葬吾母處皆其所指示山向艮坤兼丑未二分
葬課癸卯乙丑壬辰癸卯時道光二十三年十
一月二十四日也府君生平嘗曰葬者藏也烏
有以父母遺骸為子孫求福者哉不孝視青烏
家術繁雜炫惑惟葬經一書余君嘗稱誦之誠

為知言今此卽郭氏卜隴之義云爾不孝爵滋
謹誌

皇清誥贈淑人例晉

贈一品夫人先妣周太君墓表

易家人利女貞六二柔順中正女之能正位乎
內者也故其象占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其六
四曰富家大吉則又以上位者言之固知理
無閒于尊卑道莫違乎隱顯或疑修短殊致天
道難測不知祥殃易轍人事不爽自吾先曾王

母氏紀中歲矢節撫吾祖有成享年八十先王
母氏潘善事吾祖享年僅二十有九先繼王母
氏楊事吾祖亦如之享年七十有九先妣周太
夫人明懿慈惠溫恭淑慎享年僅三十有九豈
不以栢捲僅存松楸徒感然自吾母歿後如天
之福吾父康彊逢吉不孝與婦居順履泰垂四
十載不獨吾母巽順之規如在目前卽吾先王
母柔嘉之澤奚啻百年書云在厥初生自貽厥
命詩稱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視世之抱慙婦德

仙居縣志
貶譏女誠者何如也謹以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葬母于小橋之官圓墩宦羅山而耐庶母氏魯于其右山向乙辛兼辰戌二分葬課甲辰丙寅丙辰丙申也墓出西城外三里許去五里鋪葬所五里循墓前孔道西北去新溪院葬所十八里惟去朱家嶺葬所稍遠至八十里云不孝爵滋謹誌

朱鐵梅墓表

鐵梅朱子既葬之後一年其子航以狀來乞為

文以表其墓君癸酉舉於鄉與是科選貢誼為
同年顧久未識面道光壬辰始飲君於京邸讀
君沙井行作乃大快曰君詩俠也君山左友人
徐君超遂為君作豫章詩俠圖先是甲申高堰
河決相傳有題壁詩十八首甚驚異之至是亦
皆知為君作君既與予交常相過從而予之知
君已非旦夕君子之請其可卻乎按狀君諱振
采初名纓榜名欒字冕玉江西瑞州府高安縣
人曾祖彬祖龍光父銘潛德高行世濟其美母

蕭氏生母熊氏君生而敏異總角讀書日十行
下年十八補弟子員山陽汪文端公嘗三視瑞
州學每試輒異君稱為江西一人助以著書盛
業君治經自此始於是俯睨俗學仰躡漢傳嘗
謂漢學之佚而可惜者虞仲翔之易鄭康成之
易與書服子慎之左傳也今易有張皋文虞氏
義惠定宇周易述書有王西莊尙書後案孫淵
如今古文註疏略具梗槩惟服氏左傳為絕學
爰采羣經正義史記漢書三國志註及唐人類

部諸書所引服氏解義彙為一編以訂杜解之
論曰服虔左氏傳解義疏證其餘所著曰經典
質疑曰易圖問答曰詩微曰禮記故曰儀禮校
正曰周官辨非駁曰四書釋地駁鄉黨圖考駁
曰爾雅纂遺皆實事求是折衷至當其篤於信
好類如此豫章自李唐來祕鈔之本甚眾君畱
心文獻嘗採摭耆舊撰著二百餘種為石室叢
書又做鄭方坤全閩詩話例輯江西詩話一百
卷徵引書籍一千三百餘種視郭青螺裘任遠

兩家書多十數倍又輯豫章經籍志皆足補史志所未備其勤於表章類如此至乃博聞多識又其餘事嘗居粵東制署宮保阮公出示玉印龜紐文曰武平侯印君曰此曹魏公所上故印也文選冊魏公九錫文云今更下傳璽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是已一日阮公復出示牙牌上刻殆端二字君曰送往也明代四夷往來特置此牌以送其往問見何書君曰郁木山人集遊宦餘談有之取書視之果然君父聞之歎曰吾

每病其雜學由此觀之無書不當讀也君負才
學名四十餘年居京師試禮部庚辰闈前有編
修某公甚重君名欲物色之君曰得失有命未
敢以區區者喪吾志且安知衡鑒之不明及領
落卷正在某公房中君自是亦卒不售生平無
他嗜好惟喜聚書積卷至三十萬有奇自京師
往還外吳越凡十四至歸輒滿載時人目為朱
先生書船嘗雨夜泊丹陽僻處舟人伺之君懼
佯為查書呼舟人秉燭盡開箱篋示之乃已所

著自說經外有九芝仙館詩文鈔又有天官書
詳註說文舉正說文駢珠字音匡謬漢詩衷說
陶詩箋平濠事跡考道光高安志及雜著十餘
種九芝仙館有樓閣山池之勝君著書其中卽
藏書其中焉綜君生平獨崇風尙若鴻鵠之摩
盪而自薄雲霞也若松柏之撐拄而不撓霜雪
也晶晶乎若導闇之燭而肆其光耀也幽幽乎
若鋤棘之蘭而貽其芳烈也噫嘻盛矣昔裴度
常訓其子曰吾輩但可令文種勿絕山谷云士

大夫子弟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今君子航君
弟振本子艸皆能讀君兄弟之書則君之盛且
益彰而所待於後人者正未有艾君生於乾隆
庚子七月十二日歿於道光壬寅四月十四日
春秋六十有三以壬寅九月初七日與君配鄒
孺人合葬於朱岐山祖塋神道下子一卽航道
光戊子科副榜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女一適
幸孫男幾人孫女幾人

男秩懋謹校

仁厚書屋

ノ

仙屏書屋初集文錄卷之十四

宜黃黃爵滋德成著

碑文

誥授榮祿大夫吏部右侍郎署戶部右侍郎兼
管錢法堂事張公神道碑

公姓張氏諱某字紹渠手有文曰大夫故又字
掌夫號小軒浙江長興縣人曾祖儒妣蔡祖敬
銘妣錢父大本妣丁姚三代皆以公貴

贈如其官公生有異稟甫就傅日誦千言年十

八補弟子員旋食餼嘉慶三年領鄉薦四年成
進士改庶吉士習

國書同事者畏其難公曰此條理秩然最易通
曉其十二字頭卽切韻之攝其二合三合音卽
周禮之終葵為圭并夾為籥其人名地名竝用
對音卽春秋經之罕達軒達皋鼬浩油所謂有
定音無定字原本乎古自然而然卽其音可以
知其義也六年散館授檢討九年

仁宗睿皇帝臨幸翰林院公隨例進呈冊頁蒙

賞

聖製味餘書室全集九家註杜詩及端硯等物
十二年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旋丁父憂十
四年服闋復任十七年

大考二等遷右春坊右贊善轉左贊善十九年
升翰林院侍講尋奉

旨充日講起居注官轉侍讀升右春坊右庶子
二十年二月

上命內廷翰林英和等纂輯祕殿珠林石渠寶

笈續編

詔公與學士吳其彥等八人入直

懋勤殿襄辦書成下部議敍先後奉

賞王濟觀馬圖楊誠齋易傳及紗裘等物轉左
庶子升翰林院侍講學士二十一年遷國子監
祭酒稽察左翼覺羅學二十四年六月充江西
鄉試正考官差旋御史佟濟以齋戒不到參劾
滿祭酒竝及公其實公已在齋所或勸奏白公
曰無庸也得

旨降一級調用二十五年補光祿寺少卿七月
睿皇帝升遐

今上卽位

命卽日前往熱河行在辦理卓帳卓帳報銷嚮
止依例造冊數多不符公一一覈算絲毫不爽
山東道御史例咨取糾察公令書吏卽日移覆
冊籍清楚無可指摘其辦事精謹類如此道光
元年升通政司副使二年升太僕寺卿稽察右
翼宗學九月

命偕太常寺少卿明安泰赴楊邨驗挑剝船奏
言此項剝船一千隻例應拆板變價惟查船隻
堅固者百六十七隻稍加修脗即可利運者四
百有六隻若一槩拆變殊為可惜請分別修脗
留用旋奉

命偕明安泰往直隸讞東光盧龍獄皆分別虛
實論如律三年晉太常寺卿十月任安徽學政
四年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安徽巡撫陶
澍

陞見

上諭及學政張麟考試認真公聞之益加勉勵
六年充會試知貢舉旋充

玉牒館副總裁官

文淵閣直閣事七年三月署禮部右侍郎丁繼
母憂九年服闋十年八月補原官署兵部左侍
郎升兵部右侍郎十三年轉左侍郎署工部右
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八月任福建學政嚴關防
勤校督舊時積弊盡行剔除十三年調戶部右

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十四年轉左侍郎調吏部
右侍郎十五年署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
三月充會試副考官時爵滋為同考官見公晝
夜坐堂皇者二十餘日積勞成疾至揭曉時淹
臥牀蓐目光已散猶索觀榜錄出闈遂卒公性
和而介德謙而尊學博而有要才敏而不居祖
通奉公嘗著家訓三十字曰敬以居身恕以及
物勤可補拙儉可養廉益加小心益加謹慎毋
敢一念自恕公刻石家塾以訓子姪自遷轉三

寺閱歷五部凡閱案彙斟酌詳盡官吏欲有所
將就必宛轉諭之使感其誠未嘗有遽聲疾色
又嘗示爵滋曰爾他日必持文衡文之優劣雖
一覽而知然其劣者亦必再閱乃可去也公生
于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于道光十
五年四月十二日春秋五十有九聘孫夫人娶
鍾夫人長子傳早卒以兄子備繼備由監生挑
取謄錄先六年卒無子以本生兄子福佑繼女
一適劉夫亡守節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里福

佑以銘請爵滋出公門下義不敢辭謹按家狀
及

國史所載本末竝爵滋所親見聞者臚而誌之
其餘嘉言懿行固未能悉詳也銘曰

何以戒欺曰虔何以去僞曰安有昭昭而無泯
泯此

聖主所以求賢臣何彼蒼之不懲俾夫子其弗
延偉令儀兮誰嗣望湖山兮涕漣

誥授光祿大夫

晉贈太子太傅兵部尙書

予告陝甘總督一等侯忠武楊公神道碑

道光丁酉二月二十八日予告陝甘總督楊公
以疾卒于家春秋七十有八遺疏入

天子震悼禮臣遵

旨議卹典

贈祭葬入祀賢良謚忠武先是

天子詔公陞見親加慰勞晉封一等侯在籍支
食全俸竝

御書福壽字暨內府人葆以賜

優賚蓋臣有加無已蓋萬一待公猶可起用也
公輔翊

三朝勤施四國老成威望中外皆知顧紀功于
國者制之光也撰德于家者禮之備也矧勲績
懋宜恪誠裕實如我公者哉公諱遇春字時齋
四川成都府崇慶州人先世由麻城遷蜀代有
隱德曾祖宗顯州學生妣氏陳祖梅州學生妣
氏鍾父廷棟妣氏李均以公貴

封贈有差公以乾隆庚辰十二月二十五日生
于州之白碾邨先一夕太夫人夢大水泛紅匣
至啓匣而金鯉見公年十七始習騎射由武生
中己亥鄉試入本省督標營効用無貲辭去福
文襄督川聞其才劄崇慶州知州王嘉猷召之
嘉猷厚有所助乃就翼長海公學習軍事海公
尤厚視之甲辰隨文襄出師平甘肅石峯堡以
功補青雲營把總移龍安營把總丁未檄調赴
閩林爽文平以功補茂州營千總辛亥出征廓

爾喀復以功擢四川城守右營守備乙卯黔苗
逆命復隨文襄往征解松桃嗅腦永綏城圍

賜勁勇巴圖魯名號遷雲南中營都司以功升
四川松潘中營遊擊嘉慶丙辰復以功擢廣東
羅定營副將補頂寨之役威勇侯額公方入其
阻文襄令公往援公帶所從數十人馳斫賊營
勇氣百倍文襄登高而望曰奇才也黔苗旣平
而楚陝川三省教匪迭起公隨額公剿辦初以
大紅旗爲號繼改黑旗指揮所至風馳霆擊荆

門州之役斬五千餘人奉

旨諸將能以少擊多實屬可嘉惟公獨以身先
故也戊午丁父憂奪情墨綬從事以擒羅其清
功列第一升甘肅西寧鎮總兵庚申復以功擢
甘州提督旋

予雲騎尉世職辛酉復以功加騎都尉世職龍
洞溪之役所俘尤眾公擇健者八百人陳說大
義許以立功贖罪皆伏地痛哭願報不殺之恩
時額公方與賊戰失利公馳師會剿遂獲大勝

八百人用命也賊竄入老林老林密箐毘連川
陝公率所部追奔捕殺每遇絕險足穿草履繩
緼而上搜剔勤奮未嘗稍解壬戌調陝西固原
提督

上以大功垂定公在諸將領中勇略尤著加二
等輕車都尉世職癸亥丁母憂復奪情餘匪旣
平始奏請回籍守制丙寅赴京至陝聞南山兵
叛親擒首逆經理一載兵民始安戊辰

陞見

賞乾清門侍衛仍授固原提督

命叩謁

純皇帝陵己巳三月到任公前後領提督者八
年至是始克視事修廢弛補殘缺選戰兵一千
二百人分布署之左右箭道令技藝精熟者為
之師每日周歷各處親加教練又每閒二日親
率馬隊赴教場習騎射歷五年如一日然後固
原之兵其可用也是秋適有豫省教匪之事公
奉

廷寄卽率所部八十餘人馳抵衛輝竝調固原馬兵五百步兵一千刻期踵至賊走入滑縣抵死抗拒公乘閒突入生擒首逆牛亮臣等械送京師滑縣平

睿皇帝大悅

賞給二等男爵赴京時陝西南山民變

特旨令公剿辦兩月悉平

晉封一等男甲戌

陞見

睿皇帝執手慰勞已卯復

陛見

賜慰有加時公弟逢春方鎮曹州

上命公繞道山東視逢春所練兵

今上卽位

特旨加太子少保銜

賞戴雙眼花翎蓋

上屢與大臣言十八年滑縣功楊遇春居多故

獨先有此

恩命也辛巳

陞見

賜公以

睿皇帝遺念竝

命叩謁

梓宮逢春移鎮兗州

特旨令于衛輝途次迎見公子國楨以部郎出

守潁州

簡放雲南鹽法道旋升雲南按察使

命繞道赴陝西定省甲申

陛見公子國佐遷茂州營都司國楨擢河南布政使公請以國佐隨任幫辦家務而便道河南訓迪國楨得

旨皆允准乙酉署陝甘總督丙戌途齋張格爾叛公聞警卽具疏奏請前往剿辦以公為參贊大臣于是四城以次收復

加太子太保銜有

旨令公

陛見喀什噶爾之役張途已在網中公忽病作數日始稍蘇而張途已逸去嗣聞公入關乃潛回謀以歲除復奪四城提督楊芳擒之于鐵蓋山芳公所拔士遂先公封侯焉戊子實授陝甘總督時國楨巡撫河南公仍請由豫行走到汴三日惟示以訓練兵實扶導民風未嘗及家事也

上以平定回疆大功告成繪功臣三十三人像于

紫光閣公與焉己丑

賜公七十壽竝

賜夫人有差是年冬閱看陝甘營伍先期傳檄
裁漏規免迎送自漢中至陝安昔時裨將已多
垂白公軫念舊勞各予脂秣之費道出青門固
原兵民攜挈老稚爭迎于郊隊伍成規釐然在
目庚寅復有安集延賊匪入卡滋事

上命公駐劄肅州督籌後路借以彈壓內地辛
卯回任公整飭吏治籌畫民生務持大體培元

氣西寧野番歲多搶劫公審度情形添蒙古兵
五百名隨同官兵操演使自為捍禦故番案絕
少河州漢回雜處而回教之中新舊各別相與
翫法回民馬振遠習知兩教情事公召至行館
從容諮訪由是回情畢達因拔其次子為把總
其善于措置類如此乙未以陳請甚力
恩准歸蜀營別墅于郊外杖履從容晏如也公
性量宏毅儀容端重長髯尺餘

睿皇帝嘗稱美者再自大小數百戰身無矢石

之傷平時號令嚴明隊伍整肅及戰猶十里五里停頓排比故見敵無退蕙遇伏無倉皇大帥知公所部皆精兵嘗易以疲兵然疲兵隸公輒振精兵隸他人輒靡信乎兵無勇怯視將何如也公初官副將而福文襄歿其後每臨大敵先一夕文襄必入夢卽以占接仗與否如是者數十年蓋公業盛而心彌慎韜富而氣彌專若有鬼神佑之此其所以奮不顧身克副

三朝殊遇嬾往蒞而益彰對知己而無媿也公

卒之後五月公孫熙以狀請銘予與熙數往來故聞公之始末甚悉至公之戰功則今提督果勇侯芳勤勞錄為特詳也公家居日少然奉親色養備至訓弟逢春友愛尤摯雖軍旅倥偬必與同臥起逢春先公十五年卒公配田夫人善理內政至老而敬不衰先公二年卒公子二人長國佐今加副將銜次國楨今襲侯女一人適薛福前四川會鹽營守備孫五人長煦州附生候選郎中次熙州附生以

恩廕官刑部主事次杰候選遊擊次斨次烜孫
女九人曾孫五人光序光圻光培光垣光堵曾
孫女二人以某年月日卜吉于崇慶州娘娘岡
祖塋之側田夫人耐銘曰

成都之楊著自靖恭介夫父子新都之雄江原
一角篤生今公

國之所倚天之所鍾乃軀乃幹如彼衡嵩乃智
乃勇則莫不崇乾嘉之際四海阜盛或棘而延
或蠹而孕惟閩有鯨惟黔有獍惟楚陝川復驅

于弇力勤徵勦氣肅見威

先帝曰噫惟公之才百戰勿挫一誠所披豫東
山南旣克旣治責專事集勿撓勿舛昌言颺
廷

先帝曰善

帝曰惟公

兩朝所眷往彼天方平其蹂踐赫赫制府惟公
之營雖曰

帝厚實惟臣貞隆隆保傅惟公之承雖曰臣良

實惟

帝明獎公之忠以風羣吏孰如我公始終罔僞
獎公之武以勵將帥孰如我公遠近攸賴
九重洩涕四國咨傷英靈曷駐毅魄是藏金臺
玉壘鬱鬱蒼蒼千齡萬禩爾瞻爾望

男秩

林模

謹校

架

仙屏書屋初集文錄卷之十五

宜黃黃爵滋德成著

墓誌

盧君墓誌銘

君姓盧氏諱占光字撝謙號地山瀘谿鵬山人
也會祖鳳翔祖漢郡增生父慎修四傑名宗九
老餘裔吳興仲甫工亭沼林木之辭涿郡尙書
偉植幹楷模之望君德能述祖芬必誦先卅角
與元觴辰習禮負米百里勞瘁弗辭采蘭南陔

馨潔是奉既而灰心纓紉矢志枕棲阮步兵之
屬文初不畱思陶淵明之讀書非求甚解夏林
避暑看痾瘦之承蠲春圃迎暄命橐駝而種樹
至于秉性寬和處悰醇厚鄉閭被德倫戚懷仁
有夫妻反目者君為解之散灰之疑既釋脫衣
之慶遂延有詬者君勿聞師婁公之耐事傲崔
光之善言有盜入室君釋其縛飲酒遣之齋中
偷人感再生之恩梁上君子獲自新之路皆雅
量軼羣純心追古天不憖遺奄焉以歿君生于

乾隆庚辰十月初四日卒于道光甲申閏七月
十六日春秋六十有五配饒氏繼配黃氏子二
諱馥孫男五旭贈挺琬琬有夙慧七歲先君
卒三日而殤君舊中痰疾因悼琬甚遂不起越
五日而殤又殤君子馥予官瀘谿時所識士也
疊抱喪子之悲重以鮮民之痛將以某年月日
葬君于某里請銘于予銘曰
生非金石兮形旣摧委化棄養兮兒女悲鶴山
之麓兮營魄歸爾芬爾苾兮視所貽

郭廣文墓誌銘

君姓郭氏諱廷賡字慶猷號韻堂江西峽江人也世居玉笥鄉駿溪里父占周以君貴

贈文林郎母氏習

封正七品孺人君資稟穎異志行醇實自成童補弟子員弱冠食廩餼每歲負笈豫章親師取友久而不懈嘉慶戊午舉于鄉乙亥選瀘谿教諭時爵滋選瀘谿訓導後君一月至因相與召諸生作季課雖風雪載道生徒踵至識廬誦于

諸生中識魏崇基于童子中君嗜好與予同而性情之恬澹意念之周摯余弗及也君性篤孝居瀘五年思母至切引疾歸養君父卒時君弟廷笏甫十二齡君母坐堂上織君與弟讀書于旁月夜霜晨終歲不怠作紡訓圖以傳君既奉母家居名行益著凡見人之善必成之見人之厄必矜之故自一室以至九族無閒言自君去瀘後不數月予亦去自後與君不復見瀘之東門外有來鶴亭則予與君永訣處也君生于乾

隆庚寅三月朔日以道光丁亥二月朔日卒于
家春秋五十有八君弟予同年生以書告曰先
兄行事子言之信矣其無辭君子三人長鍾麟
邑廩生次鍾田次鍾駿孫六人承緇承緒承綬
承緯承紳承緋以某年月日葬君于某里銘曰
居官不如居家為有母也為有弟也為有子也
生有聲瀘之渌沒有澤峽之汎山蒼蒼樹漠漠
前有邊後有郭

林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林氏諱泰雯字慶章號雨屏廣東吳川人也曾祖愈祖祖一菁考邦瑞石室名家鼎門舊族道秉心行德存天布公卯日表異鵬辰著徽張禹之隨家人入市解卜劉孺之侍叔父置坐屬文弱冠顯當時之名秀才立後生之準由廩生兩中乾隆庚寅辛卯副榜祕其試卷不以示人卒以萬中之才空被九舉之目公曰士有以自立何必科名乃躬負承歡請與養志表讓金昆競勞玉友事葬盡禮祭祀備愨以產則貧

論道則富含素葆真推己及物嘉慶丙寅授東
安教諭扶持風教宣明聖道青雲之氣與玉屏
比崇秋月之抱與銀水俱遠課雨暘于田叟謝
干謁于長吏嘯傲錦里之峯歌詠碧虛之谷所
著見山房詩集四卷杼寫性靈不假陶冶極乎
酬唱與為獎勸一覺之內詵詵如也甲申三月
引疾去職周流里閤存問親故腰腳輕健耳目
聰明其訓子召棠也有三義焉一日處己以謙
一日事上以敬一日接物以和嗚呼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況重以慈惠之
教厚以修明之業者哉公篤行本至性善交出
至誠子弟謹其服從鄉閭靖其繁嘖樂易長壽
美意延年宋纘篤學尙微不倦之容鄭元知命
已歎賢人之逝以道光五年八月二十七日終
于里第春秋八十有一娶楊安人繼娶陳安人
子四召棠道光癸未進士翰林院修撰召棣廩
生召梧監生召桐女子二皆適士族孫七人詒
燕廩生詒杰附生詒熙詒薰詒照詒忻詒燾孫

女四人曾孫一人道光八年四月某日葬公于
縣西四十里下寮銘曰

西河之系十德之門世有穆行芘其子孫引而
伸之厥惟廣文由由廣文有美行尊豹棲元霧
鶴唳碧雲生徒于于歲其百人百人一體慳慳
敦敦攜兒在牀醒輒誨諄跟經躡史規世矩身
先民之型是式是循言重詞復在耳猶宣德予
之報孔熾孔繁有松蔭隴有稻盈田佳城鬱鬱
營魄孔安

李庶常墓誌銘

君姓李氏諱錦業字心一號菊田廣西宣化縣人父某由閩遷焉生子四君其次也負薪道人
之山采藥靈仙之囊方乾廕早傾坤慈嬰患痛
為子之不知獲吾意之所解固已義勝求瓜仁
深泣筍旣而功比良相名聞諸侯董奉之杏蘇
耽之橘求者踵門不劇不倦而君幼方學劒矢
力從軍長更通經研心志學年十七補弟子員
旋食廩餼二十七舉於鄉四十八成進士改庶

吉士君之為秀才也貧不能赴省試鄉有女子
感君再生之德出鍼黹所易貸之遂一試而雋
焉其為孝廉也貧又不能赴禮部試當事聞君
之賢破廉俸與之前後僅兩試而又雋焉斯其
道守固窮誠符動物者乎君處物恂恂論事諤
諤和而不流靜而不滯天不憖遺人誰取則嗟
乎辭家一年而母不得終其養去鄉萬里而子
不得護其喪天實為之人乎曷訴君生于乾隆
五十年某月某日以道光十二年某月某日卒

于京邸春秋四十有九疾革之際取筆據牀作
家書言詞有要神明不昏呼其友人梁禮部曰
天下一人知己可以不恨黃侍御師以文章名
海內得一言死且不朽禮部以語予予泣而諾
之君子某某將以某年月日葬君于某里銘曰
情有喜而益悲志有從而更違吁嗟君兮有死
別而無生歸宿草離離兮拱木萋萋君靈魄兮
宅茲昌爾後兮永期

孫君墓誌銘

君姓孫氏諱朝棟字如東一字岱山高祖明振
妣唐曾祖怡士妣譚祖徽五妣李考悅來妣張
生子三君其長也自君高祖代有隱德世居瀘
谿入都瀘陂里後徙居白珩之岐州里焉君事
親能竭其力課子黼文讀最嚴黼文嘗為余述
君家塾饋師深夜必煑清粥躬潔以進其誠敬
如此課孫丙章亦如之丙章來京師數從余遊
余聞君之行乃益詳焉余昔為瀘谿校官嘗數
過金谿之獅市獅市人道君不欺無賴子咸屈

服四十年如一日余以詢丙章丙章曰吾祖一
歲中常三時農一時賈嘗曰人或負我我決不
可負人故人皆信之耳噫此謂市井其躬仁賢
其行視世之尊其業而疚其心者何如也君慈
祥寬裕篤于孝友兩弟先卒撫其子無異視持
家儉約而樂於周急貧而負者輒焚其券待人
無城府有某互訟君方為解之某弗聽反誣焉
黼文忿欲申理君曰我本無瑕校則玷矣及卒
人無不涕泗者君生于乾隆壬申八月十六日

終於道光甲午二月初十日春秋八十有三娶
胥氏先君二十三年卒男二人黼文廩生黻文
太學生孫男三人丙章道光乙酉舉人揀選知
縣仁壽德祖曾孫男一祿千以某年月日葬君
于某里銘曰

而壽而昌自而高曾及而康彊匪天之厚而人
之臧而躬雖逝而德不亡伊山之崑而水之洋
熊太學墓誌銘

太學熊公諱思捷字聲進號四勿宜黃崇賢鄉

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爵滋童時先後從公子竹
泉先生暨家素堂先生授讀公與素堂為詩友
數往來嘗列坐松桂閒須麋皓古雨聲琴韻與
吟嘯相答顧予自弱冠後出山數十年於公之
行事未能盡知比歲憂居始得從竹泉先生詳
詢始末張仲孝友詩之教也揆公之志非必矜
奇異求表著大約任人之所不能任忍人之所
不能忍無事可以處常有事足以達變則蔡軌
奚啻嚴君魏公何有傲弟起於家庭推及閭黨

尊行隱德可以風矣公生乾隆某年月日卒道光某年月日春秋七十有七配羅太君生乾隆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春秋六十有五於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十二月合葬崇賢鄉九都之雙源子六人長名某卽竹泉先生年逾古稀躋於場屋猶幸覩先生之容貌無異聆公之警歎也次某某孫某某曾孫某某銘曰
篤於彝倫者求吾仁也泊於聲聞者存吾真也
羌以遨兮以嬉渺山巔兮水湄

誥授通奉大夫江蘇布政使司布政使文君墓

誌銘

君諱柱字砥中號東川江西瑞昌縣人宋文忠
烈公十九世孫也曾祖蔚遠邑庠生妣何胡祖
存潔太學生妣周父光燦邑庠生妣詹兄成邑
增生次星太學生四世皆以君貴

封贈有差君以嘉慶丙寅補弟子員癸酉登拔
萃科

朝考一等引

見以七品小京官用分兵部車駕司行走庚辰
升額外主事充馬館監督先是有同部某自籍
回任冀得是差而勞績弗逮君知其意為請於
堂官弗許固請之遂改用某至是仍以屬君道
光壬午中順天鄉試副榜甲申奏留候補主事
旋補職方司主事升武選司員外郎戊子派辦
回疆軍務文案君矢勤矢慎料理裕如又總辦
兩次兵差靜謐無擾俱列軍功保奏得
旨優敘庚寅保送御史奉

旨記名壬辰充武會試提調官甲午京察一等
記名以道府用宗室奕公奏請隨往查閱山東
河南營伍旋奉

旨補授浙江衢州府知府下車察所屬縣懸案
甚多督率清理限三閱月報完隨將依限之龍
游令遲延之江山令具稟分記功過於是各屬
知有勸懲人思奮勵陳牘一空乙未秋旱屬縣
成災君捐廉倡導擇賢任事自十月設帳至明
年丙申五月報竣以其餘緡發商生息為久遠

計由是農還舊業衢俗慣溺女君製歌勸禁其
風頓息委署杭州府事結命盜五十餘案旋署
溫處兵備道下車查有樂清鄭肅恭毆斃僱工
陳香山一案陳實病殞而鄭為人所誣陷展轉
四年令再易鄭屢控皆不決新令請於前觀察
許啓驗忽傳棺已盜換事復中止君曰聞啓驗
而忽稱盜換者詐也吾平反此獄必矣或曰案
誠可疑第處此不久當去驟興大難恐為己累
君拊膺曰食一日之祿卽當盡一日之職得失

聽之於天民命所關邊有他計卽具稟詣驗陳
屍固無傷也鄭始得釋戊戌復委署杭州府事
旋奉

旨補授山西河東兵備道兼轄山西陝西河南
三省鹽務鹽池水淹君親詣周勘募工興修以
遲速爲賞罰商皆響應頓復舊規成例二月開
池五月澆曬八月歸科君因時變通議以正月
開池可曬卽曬可歸卽歸免盜竊雨淋之弊遂
定爲制庚子九月委署布政使篆辛丑八月

上諭各督撫舉所屬優異備簡任中丞楊公以君列首薦旋奉

旨補授直隸按察使壬寅十月調雲南按察使旋奉

旨署江蘇按察使擢江蘇布政使癸卯正月到任君念江蘇財賦甲天下

天庾正供勢難緩視又值夷氛初靖支應耗煩爰飭各屬勿玩勿苛甲辰二月奉

旨護理江蘇巡撫七月中丞孫公乞假奏委再

護撫篆一月時嘆夷噫吡疇率其屬至上海探
視通商兩事君飭濱海文武各示鎮靜以昭
國體乙巳九月奏委三護撫篆君體素羸然事
必躬親責無旁貸在蘇三載擘畫焦勞恆數月
不安寢食至是尤力疾從事及新撫抵蘇乃得
交卸奏請開缺而病肺日甚遂致不起於道光
丙午八月初九日卒距生於乾隆甲辰八月十
一日春秋六十有三配費夫人於道光己丑卒
無子立次兄子爲嗣曰其苾太學生議敘州判

職銜繼配宗夫人生子曰其芬太學生候選中
書科中書女二長費出次宗出孫振坡幼孫女
二君喪既歸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所其芬以
狀來告銘曰

信國之忠光於有宋今五百年廟祀以從君惟
述德允矣賢聲闡揚勳烈遭遇

聖明敦篤其行虔共其職不詭於隨不傷於激
勞以誠竭瘁以憂叢

帝用方嚮天年遽終江颿鬱響廬雲黯色我為

此詞以賁金石

誥授武功將軍江西南昌城守營副將王君墓

誌銘

君姓王氏諱世平號賡泰順天大城縣人祖鍾英妣安父鴻運妣李君幼讀書負大志由武生中嘉慶丁卯科鄉試戊辰科會試

殿試第一甲第三人授二等侍衛嘉慶十六年隨

駕巡幸五臺

山平書屋 初集文錄十五

七

恩賜表裏一副雨纓一具並紀錄一次十七年
隨

駕幸海子大閱復

恩賞紀錄一次十八年在

禁城內隨同領侍衛內大臣等剿滅逆匪餘夥
奉

旨賞加二級十九年補江西九江鎮標前營遊
擊二十一年題補江西廣信營參將道光元年
以保薦奉

旨准一等註冊二年授湖北黃州協副將十二年以親老題請終養十六年補江西南昌城守營副將黃州歲值大潦江水圍城門不能啓有匪徒熊豬兒等招集飢民數千各駕小舟越城而入率眾搶奪君親自督捕立擒首匪數十名被搶財物均獲還主一城乃安時道光十一年事也二十一年二月廣東夷匪猖獗南安一帶與粵壤接連恐有奸匪乘閒竄入滋事君奉奏委會同巡緝馳駐梅嶺防堵嚴密匪由是不

敢過境三閱月旋二十二年六月江南夷匪猖獗鎮江失守君先期派備精兵聽候調用竝詳請兩湖調兵合守黃梅前赴彭澤八里江地面於各路要口安設官兵日夜防堵匪退乃撤二十五年江西銀價昂貴議者以捐輸制錢甚多行飭各營搭放君首先議覆言兵丁每月應領餉銀為數無多均須易錢養家方能盡心操演若擬搭放制錢合計當時銀價每兩少錢五六百文恐兵力難支持似非

國家養兵之道事遂止總計君爲遊擊五年參將四年爲黃州協副將十年爲江西南昌城守營副將十二年前後三署九江鎮總兵官以篤鍊勤幹之才遇

國家承平地方安謐未嘗調赴敵場驟建勳績然所莅處輒能肅清戎政安緝兵心恩威洽乎眾寡張弛混乎異同殆循循乎有儒將風今歲戊申正月以病呈請開缺守候回籍得

旨仍畱該省調理而君已先期永逝惜哉君生

於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卒於道光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春秋六十有五配李夫人能以內政佐君有賢聲於道光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卒距生於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春秋四十有四子五人長廷珺改名琨國學生道光十七年卒次廷瓚兩淮候補鹽運判次廷琳次廷瑞次廷琮孫銘之樹之幼女二一適直隸河間縣甲辰科舉人趙松一適直隸靜海縣兩淮候補鹽知事李霖沛以某年月日葬於祖

瑩靜海縣朱家邨之西與李夫人合廷瓚嘗從
予遊以狀來告曰先子之志也遂為之銘曰
坦乎其性吾嘗見其容也鬱乎其情吾嘗聞其
聲也羌處安而思危苟遇險而必夷何倏然而
委化愴雲天兮涕洟

男秩

林模

謹校



仙屏書屋初集文錄卷之十六

宜黃黃爵滋德成著

墓誌

孫母墓誌銘

母姓黃氏瀘谿之茶溪人也年十八歸同邑瀘
洲優廩生孫健庵君往者爵滋司訓瀘谿孫君
并攜其子丙章謁焉見樂羊之發憤厥有令妻
聞仲郢之嗜學實惟賢母日月奄逝形質委化
若夫何曾整肅王章激昂士有好德之譽室鮮

無婦之歎固已易筮交愛風傳雜佩至于曹彬
甫生方有慶于提持李賀多才宜戒言于嘔吐
而訓督無倦嬌嬈不事嘗篝鐙相對母紆子讀
孫君顧而樂之曰此可以教吾子矣旣而王胡
有弱冠之名孔源可後生之准千佛已儕九烈
將兆孺人顧勗之以多識誠之以躁進是則鄉
里式其芳型賢知推其長見使及板輿之奉縹
袋之榮必能卻鮓以勵清修何止截髻以款嘉
客孺人生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卒于道

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春秋五十有八病前一
夕孫君聞空中有鼓樂之異嗚呼天上震靈竟
促飛瓊之駕門前芻束空餘高士之哀越三載
丙章來京師以狀聞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里
銘曰

茶之溪釣可鱧瀘之洲射可雉靜若流芳在芷
琴愔愔行婉婉窈洞陰母歸只哀鄉閭煒冊史
魂乘雲魄藏土母無憂永嗣祉

鮑太君墓誌銘

太君姓謝氏歛之山下邨人也父允楫有隱德
母生而端靜年二十二歸同邑鮑氏爲再繼室
夫諱宜湘太學生以子文淳貴

贈某官元配程氏生子廷璵廷璋母之歸時廷
璵已娶婦贈君攜二子客外姑婦子處或陵之
置不校惟謹閉門戶鄰族卒相戒不敢犯生子
廷焯又七年生子文淳贈君卒廷灼隨兩兄客
外文淳甫十一歲母課讀不懈文淳補弟子員
母告之曰自爾高祖以名諸生敦孝義爾父幼

孤露勤苦成家顧於財無所吝鄰族子有端謹者必援之使立以我聞見十餘家矣生平見讀書士愛之敬之既退輒歎息故望爾甚切所慮爾幼不能必有成時向我言得一衿亦良慰蓋欲我之任此責也第我之望於爾者不止是檢遺訓示文淳文淳泣不能已母爲人寡言笑而意極溫厚平居寢興有常時起坐有常處自奉甚嗇而膳師必豐腆待婢僕有恩老媪樊氏事母久且盡力子亾遺一孫母撫之成人鄰族至

今多稱母事以為可法云文淳癸未成進士同
爵滋入翰林今又同官臺諫出狀示爵滋使為
文誌墓且曰吾母事吾父謹吾父晚病廢母未
嘗解帶臥待前母子無異視居家持大體不苛
細故惟督文淳甚嚴文淳幸獲一官而母不及
見居常深痛念母生平當否泰剝復之交持艱
貞晦明之義士大夫未之或先文淳不敢誣飾
願書以授子孫感且不朽母生于乾隆某年月
日卒于嘉慶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八子廷璵

廷璋廷灼皆太學生文淳翰林院編修現任工
科給事中女一適王守節撫孤母以文淳貴
勅封太安人孫九人孫女十人曾孫十一人以
某年月日葬母于某里銘曰

猗歟安人質秉坤貞黃海之秀天姥之英賢母
之德賢子是承節慎艱勤寬厚慈明凡子所立
惟母是成不逮其養而饗其馨彼丈夫也足穀
屏營母巾幗也卓哉訓行有松鬱鬱有竹青青
藏母之魄以妥以亨子孫孫子覩物思型孰謂

女宗專彼令名

李節母墓誌銘

歲乙巳同縣李君乘龍以其族寧都州生員郁書至其略曰郁母矢志撫孤一生苦節頗有可紀顧事處于窮乏道缺于顯揚伏聞先生當世偉人欲丐椽筆藉光泉壤用敢陳情述哀惟先生察焉按狀母姓盧氏父韞崑太學生年十九適同邑廩膳生李君肇魁子振輝踰年振輝病又踰年二月卒越三日而郁始生姑抑哀諭之

曰汝翁生七十日而吾翁逝三年而吾姑又逝
汝夫六歲而汝翁又逝僅畱未亡人在今汝子
未出腹而汝夫又逝三世藐孤責在汝身吾懼
汝以身殉於汝心曷忍也于是抱孤赴夫側覲
瞑而殮三年姑卒母外禦侵陵內絕姑息郁年
十三遣就外傅廿七補弟子員母諭之曰汝家
世微寒門祚衰薄顧於朝廷未能報効而在鄉
黨苟有補益汝之職吾之志也于是邑中義舉
郁皆奮然任之母又諭曰難居者名難副者實

慷慨出而慳者忌公正推而私者讎專膺則投
閒者隱忍久擅則抑志者覬覦汝其慎之嗚呼
旨哉以人心之險而逾於孟門以眾口之憎而
斐是貝錦也雖小猶疑況於大雖近猶惑況於
遠伊母之誠微特巾幗所未聞亦豈須眉丈夫
所易及者哉母歿之日弔者號感聞者驚悼性
行所感有由然也生乾隆某年月日卒道光某
年月日春秋六十有七子一卽郁州附學生孫
某以某年月日葬母于某所銘曰

艱之安也困之順也匪惟其貞惟才之明匪惟其節惟識之決與日月兮齊光竝金石兮久長

黃母墓誌銘

母姓于氏考惠保祖雲竣曾祖振世為金壇望族母馮苦節撫孤家無宿儲母先意承志孝敬不衰及笄歸長沙黃勿庵君維棠今江蘇候倅也舅仁山君諱璵為江南知縣有政聲罷官以勿庵君仕仍偕姑汪太宜人住金陵道光丁亥仁山君疾醫謝不治母中夜起登樓久之家人

趣視則以利刃割臂肉寸許踣佛前踰時甦乃
躬進湯藥疾竟愈子文涵原名培慶勤學有文
顧艱於進取母曰兒將以為名耶科第之名予
奪在乎人氣節之名成敗在乎己兒毋急其在
人而緩其在己也乙未仁山君卒後三年姑卒
母積勞成病壬寅正月文涵入都納貲以司理
投効江蘇海疆到省拜母牀下旋奉委赴徐州
句當公事歸至京口突遇夷艘艘入長江不能
對渡乃返眞州畱軍需局數日時省中文報不

通文涵乃閒道渡注入金陵先謁制府備陳夷
匪情狀至家則母病革京江失守警報疊至居
民遷徙一空文涵子身奉侍湯藥豫爲殯斂之
具三日告成母遂卒城中巡緝漢奸每夜輒報
火患文涵亟扶柩出聚寶門厝古能仁寺中癸
卯二月改厝南鄉龍山先墓側母以文涵貴例
敕封宜人生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十三日歿道
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春秋五十有五女
二長適介休馬書城次適金壇于榮甸孫一曾

綬孫女二銘曰

天無弗感視其誠道無弗立視其貞觀母之所
以成孝爲仁由己曾何恃夫主之者之冥冥罹
坎險兮旣平卜首邛兮惟正我爲此辭以慰其
後之英

吳母墓誌銘

母姓陶氏江西新建縣乾隆乙丑進士四川松
茂兵備道殉節金川

加贈太僕寺卿仰亭吳公諱一嵩第六孫南河

候補縣丞諱敬然號慎庵君之配也父秀山公
諱賡颺道光辛巳孝廉方正

賜六品服母氏胡按狀秀山公家素封數傳甲
鄉黨勤學好禮母自幼嫻習姆教年十九歸慎
庵君盡婦道識大體舅訥軒公諱嗣蘅以忠臣
子勵志科名不治產業家由是落慎庵君有遠
遊曰吾以一身仰事俯畜內顧爲憂將安賴也
曰行矣大孝尊親不於壯盛圖功名承親志而
光祖德後悔其何及也於是慎庵君得以闡官

分發南河而訥軒公方就簿領需次江蘇嘉慶十八年豫東逾匪作亂慎庵君奉調軍營辦理總局文案承委會審無廢事無滯獄大府欲大其用未幾遽歿乃扶柩歸葬恐傷姑葉安人心甘旨之奉一如慎庵君在時無稍缺其後數年姑卒母經理盡哀又後十餘年訥軒公卒亦如之子長修數次塏修修數初以從九品候委南河由大套司巡檢歷升至高郵州州判塏修以附貢生赴順天試不售捐鹽運司知事投効兩

淮母告曰爾兄弟俱受

朝廷官爵勿以位卑而遂忘報稱勿以糈薄而
妄冀豐餘盡職所以圖功不貪所以勵節得此
意雖佐貳可以濟物失此意縱督撫難言好官
爾家自太僕公以來世守清廉吾固久甘澹泊
爾兄弟當共勉之其生平訓言有如此母生乾
隆四十一年丙申二月十六日卒道光二十五
年乙巳十二月初四日年七十歲道光二十五
年

覃恩勅封太孺人女一適兩淮鹽運司知事馮
 本清孫六人長明錦南河候補從九品次明鉅
 明鎬明鉞明鑾明鏞孫女九人曾孫女一人以
 又二年十一月初四日葬本里楊家山舅訥軒
 公姑葉安人塋側長媳程孺人墓附焉銘曰
 太僕之烈庇其子孫匪惟厥孫婦亦惟賢伊母
 之賢惟家之祐喚哉咻哉勿替乃曾王父

男秩
欒
 謹校